

南華本義

重脩南華本義序

南華本義一書樊江陳尔道先生所註也陳氏代有著述而本義尤見推於明時譚友夏夙寢饋於涑園意其所得与所得於舊人者當不知其幾乃於本義獨推精暢今譚集所載武昌寒溪寺留壁六詩記瞻目而嘆贊不容口是時尚未及見本義也昔歲

其族孫士新以藏本見貽予洵鈔入
舊鈔中竅之如得新書詢其原板
火燹墨污半有墜落猶幸藏於士
新伯祖家欲整輯而未遑惜全書
之不得見古人云宮成缺隅衣成缺
衽此理之常無足恠者然明之晚季
到今為時未久倘更歷歲年又嘗何
如耶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讀其詞而

悲正其脫謬彼昌黎子之於鷓冠何人
哉况其子孫家士薪有伯李立山者
承先志任事同友張百斯校理付
梓頓還舊觀自是愛其書者必与
友夏乃同嗜也矣先生諱治安初
任武昌再為長沙新化令唐敏
多善政其乃祖乃父友夏俱為誌
銘詳鵝灣文集辛未十二月山陰

徐廷槐笠山序

南華真經本義序一

莊子三十三篇道家也其旨在凝神葆息與天合體
清淨無爲而使物自正夫無爲物正與聖人位育佛
家普度意不相遠但聖人位育在心又必身爲其事
如二家者願起而事罪不一一爲也彼亦唯得聖人
身爲其事而始能退修清淨還其寂空是聖人者乃
百家羣品所藉爲經營幹理之人雖欲辭其勞瘁而
不可得故莊子語吾夫子者有曰天刑之安可解自
堯舜三王以至夫子凡其所爲之事莊子亦知其不
容已其道不可以相非今欲明清淨無爲之爲是姑

借聖人之事所必不容已者吾猶且以爲非況聖人而外爲其事之所得已者又安足以入心也夫使天下而果人人清淨人人無爲則天下果可以無事於聖人聖人爲之經營幹理誠爲多事然而不能也雖不能而莊子已身爲清淨身自無爲唯恐人情艷慕於聖人而不入於清淨無爲之內姑出吾說以非之而不自知其不可夫人亦孰不知尊往聖法孔子莊子豈自謂能以一人之言頓改其志意非特自知不能止於其事之不容已道之不可以相非者亦時時自見於言中然動輒曰堯舜孔子之道曾不足以爲

者望百世之下知其解者將恬然於清淨而不生他
艷慕於習中也如與不知者言之彼且不知往聖之
道不可不爲而況於吾之無爲知其解者知吾於聖
道實爲之而吾心恬然常無以爲爲也其所謂不足
爲者特矯枉之言而非其真也如樂清淨者謂萬乘
非貴四海非富豈真謂貴者賤而富者貧哉亦特矯
枉言之而非其真也譽堯非桀莊子以爲不可今不
非桀而非從古之往聖非其情實明矣非其情實明
矣極莊子之清淨已全體似佛佛則併空天地莊子
期於合天而止聖人非不知覆載俱空而吾民物現

在惟與爲現在不必留既往與求長生慮將來與言
無生譬聖道之於民生其日用飲食不可一缺二家
者扶生治病之藥石也予生而多病嘗欲治之昨離
去簿書得取莊子爲之解比三十三篇解竟病亦良
已已已季夏四日陳治安叙

南華真經本義敘二

夫吾何以多病解莊何以能已病蓋緣時難留少貌
易侵衰百齡途短得到仍稀吾之病爲內憂歿生而
起及見夫守氣澄神形全精復廣成傳道嘗清淨而
形未嘗衰黃帝聽熒參萬歲而成其一純始悟吾生

非今始有來自先天滅妄還真或可更作超出之想
積薪傳火何至頓憂年歲之盡至於人抱一情憎其
異趣貝錦偏成夜光掩彩吾之病因外憂毀譽而增
迨觀至人無已聖人無名論汝身非汝有原屬委形
况名乃實之賓又在身外縱人以牛馬而更相呼其
於我又何稱之不可受故至潔無汗雖不爲東陵之
亥利內重外輕亦何恤於挾筴而亾羊又若風雲生
色誓刻河山阨在鹽車長鳴寡效因功名得失則病
轉劇乃秋水面滄若以旋驚宋榮見徵國而發笑缺
瓮藏中何處望彌天巨浸榆枋往外更自有九萬遙

程當斯之時唐堯天下可喪諸汾水之陽軒冕雖尊
何至爲聚儻之殉當夫嬋娟鬪媚妙響迴風羅綺飛
揚管弦聲咽平原暢飲至十日其何多淳于留客竟
一石而忘醉病因聲色旨味遂頻經困殆莊子著達
生之旨明外物之害父子兄弟戒畏塗者止於十殺
一人衽席盤飧爲酖毒者乃百無一免物有餘而形
不養形尚存而生已亾故寧棄事遺生謹守吾柴立
之規毋寧出外爲陽致忘其鞭後之戒猶記少時盛
氣動擬前修依響發聲印跡厝趾然外貌未似其分
毫而內神已苦其矜跂故莊子非堯舜譏孔子薄仁

義擯禮樂盛言古道不宜於今欲人虛心以順於化
初聞足駭三復義存蓋凡人妄有所摹擬是自起病
端莊子爲詆其所摹擬乃消除良藥摹擬之病苟非
親曾爲折肱詆毀之藥亦孰知有大不得已乎哉嗟
乎凡百有情云誰無染一開徑竇便入膏盲莊子立
無心之法爲諸症對治之方如朱丹溪之倒倉盡去
其胃中夙積而精神頓復元初者也今世讀莊者但
喜辭華不求歸趣耽音響於行間得效旣淺仍曲解
於前世紕謬尤淡人共一心理無二趣試取莊書句
爲之解解之而吾心謂當如此則莊子立言本意亦

必如此解之而吾於理見爲不然則莊子當日本意亦必不然今解三十三篇皆用所謂當如此者不用其所不當然者故稱曰莊子本義云爾七月十四日再敘

南華真經本義敘三

解莊子者多矣何以見今解所用者爲理當如此而其所不用者爲理不當然吾往讀莊子書意所未了取觀諸解覺解與書左益增紛塞至徐思本旨則隱顯參差如堪輿龍脈縱千里變換而蛛絲馬跡自有可見人惟不能會通本旨但從字句求之則有自一

字一句數句一節數節至於通章俱爲謬悞不然也者有因一字不得解而知其通一書所解俱爲謬悞不然也者又執已意而強分強合自一句數句一節數節甚至通一書之篇章分合而俱爲謬悞不然也者如逍遙篇曰夫子有蓬之心以斥鷃翱翔蓬蒿之間故小惠子爲斥鷃而解者曰爲茅塞此猶於義理無傷也至大宗師曰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莊子見論語記夫子足縮縮如有術故言德爲循者乃生而德與足俱非由勉強勤行而人真以夫子爲勤行解者曰丘者本

也或曰丘比德也此皆一字謬也天下篇曰其來不
蛻蛻者仙家所謂尸解不蛻者仙家所謂昇舉莊子
修仙術超生歿而以茫乎未盡昇舉爲歎解者曰蛻
稅也止也唯不悟蛻爲尸解而於莊子修仙證道之
意俱所未悟此因一字謬而通一書之意俱爲謬誤
不然者也養生主曰緣督以爲經乃雙關轉軸修仙
要術解爲子莫之執中惠子相梁因緩見莊子莊子
將明名位爲外物先用謔浪而相誣謂惠子恐其代
相攻庖匿國中三日不敢見

莊子字
多通川

郭子玄解爲搜

兵以莊子爲敵國外害乎哉呂吉甫解爲搜索以莊

子爲奸人刺客乎哉孔子舍於蟻丘之漿其隣有夫
妻臣妾登極者極屋瘠也宜僚不欲身接孔子又
觀其爲人故舉家登屋以望解者不能言其所以登
屋呂吉甫曰欲徙而之高也在屋上豈成其爲徙乎
哉此皆解一句而謬者也天地篇言大惑不解莊子
欲釋之於不推其心又不忍釋故以厲人生了唯恐
似已爲愈解此者謂雖有惡人亦望人之爲善則於
上下意俱不相屬顏成子曰生有爲歿也勸公以其
歿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
適惡乎其所不適是語固難解解者曰生有爲而私

故至於歿今勸之以公而不私於本句不肖於後句
難通徐文長曰人有僕歿而復生者以歿爲甚適故
勸公以歿亦殊不然顏成子言人於生歿通無所謂
適不適也生能有爲則似生適歿能勸乃公以歿如
刳鬼勸李赤歿之類又似歿適歿有自者歿自溺水
則以溺勸自雉頸則以雉頸勸皆幽陰積結之所爲
生陽氣而無自何幽陰積結之有說果然乎又惡適
惡不適也又有莊子所稱爲善友作不善解所稱不
善友作善解庚桑楚篇備物以將形三句皆有心之
事卽後所云惡乎其有以備者是惡而非善也若是

而萬惡至者卽前所云天鈞收之故曰皆天也非人
也說者又以爲善曰天理或自有窮通聖人工於天
謂工於道德之無爲拙於人謂拙於世味之有爲能
兼者爲全人而世豈有全人必蟲也蠢然蠕動是其
蟲卽蠢然蠕動是其天故能兼耳人而欲爲全人則
惡天之妨人且惡人之天妨吾之人況吾之天乎人
乎求兼也解者謂聖人至人之外更有全人併能蟲
能天俱作贊可然則彼蟲者亦在聖人至人上邪此
皆以不善爲善解者也莊子稱孔子六十而化曰已
乎已乎禁惠子之輕議孔子也吾且不得而及彼乎

是莊子之欽仰孔子也說者謂皆孔子所自言以至人爲不可及或曰眇者造化以造化爲不可及舉莊子欽仰聖人之意舉蕪沒之矣秦佚弔老聃止於三號曰始吾以爲人謂生而具貌言視聽者也而今非也謂歿而同蜩蛇遺蛻者也說者據人哭泣之哀直謂老子平日之非人夫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老子不斲如此而人自如此遁天倍情者人也謂在老聃哉是皆以善而作不善解者也黃帝與北門成言樂特借樂以明道遂句句作樂解故無一句得解黃帝謂北門成依槁枯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

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此卽其所吟之詞而猶謂是黃帝之言樂所謂自一節數節至一章而俱爲謬誤不然者此等是也如前所言至於丘也而人直以爲勤行者也相連爲句郭子玄讀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爲句歿也勸公以其歿也爲句郭讀勸公爲句知和曰佷溺於馮爲句氣若負重行而上也言氣喘也說者以佷溺於馮爲句外物篇外物不可必木與木相守則然是兩段乃合爲一段目徹爲明與靜然可以補病是一段乃分兩段木與木相守則然至陳疇不得

成言

天地五行相錯至於火盛則造物有甚

憂兩陷之患心若懸於天地之間言人身五行相錯
至於火盛則人生有僨然道盡之患又混造物人生
而爲一矣徐無鬼篇自許由逃堯至外乎賢者知之
矣爲一段有暖姝者至於羊棄意爲一段以目視目
至終篇乃莊子欲有付託而懃懃望人致問爲一段
以目視目後自有照應解者自逃堯併以目視日至
其變也循而止通作一段後段莊子付託意都茫茫
作別解所謂執已意而強分強合自一句數句一節
數節俱謬誤不然者此等是也其通一書之分合而
俱謬誤不然則欲黜去讓王等篇又欲通黜去一書

之篇名直以陽子居南遊於楚合於列御寇之齊如
蘇子所說近日名公俱爲尊信者是也茲亦特舉大
槩爲悖謬尤也若稱情以言則無篇而不有悖謬也
者試舉逍遙一篇此開卷所見人人知解猶人人不
得解夫逍遙遊者是道家養氣要旨也總天地間止
是一氣吾能御氣則六合可通於一息而跼促拘攣
者氣不過止於口鼻出入之間唯能冥事於無心則
神凝而氣聚萬物皆由之以造命而我實無造之之
心無用而無乎不用此所以爲逍遙遊也豈以瀚澆
煨燼之爲逍遙也哉八月望後二日又敘

南華真經本義敘四

自昔解莊者俱用一時苦心章疏句釋欲爲後世讀
莊者津梁初讀莊者方藉解以求通曉今何得指之
曰悖謬莊子曰言之所貴者意也解莊而不得本意
雖欲藉爲通曉祇增結塞耳故吾謂其爲悖謬者非
敢以己意解莊子而謂人悖謬卽取莊子自爲解者
以解莊子而知人之以己意解者多悖謬也甚矣莊
子自欲其說之明也旣以其意一言之又必於一書
之內舉是意而再三言之如曰佻溺於馮意頗難解
隨卽自爲解曰靜居則溺體澤則馮總見富人肥重

轉動艱難其靜居也如肥豕之溺而不能起其行動也。因體肥澤必馮人而後得行。是莊子未嘗連氣字爲解而解者曰。佗溺於馮氣欲求爲佗溺於馮氣之說而使人得解如之。何能使其說之通而人得解也。莊子大意已盡在內篇後之外篇雜篇。雖各自爲說。有若爲內篇註解者。今吾試取達生解逍遙遊寓言解齊物論外物解養生主。則莊子作是三篇之意。自了了可見。人不用其所自解而止於三篇內求解。故多悖於作者之意。解逍遙遊者謂隨物大小各有逍遙趣在逍遙而已。乃莊子則趣在養氣達生篇曰。至

人行於萬物之上而不慄可以當逍遙矣而謂是純
氣之守故知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者是逍遙
要旨也逍遙遊終於大樗之無用人謂莊子趣在無
用而已乃莊子則以無用爲大用達生篇曰棄事則
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
萬物之父母也是莊子之無用將凝神御氣以造乎
萬物故知藐姑射之凝神又爲御氣之要旨也解齊
物論者曰莊子欲齊彼此齊是非而莊子之自爲解
則曰不言則齊言與齊不齊齊與言不齊也本不期
是非之齊而期忘爭辯其欲忘爭辯者自爲解口非

卮言日出和之以天倪孰得其久欲永年也解養生
主者謂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乃是執中緣督爲
經謂是執中之喻至於外物篇則舉關逢比干務光
申徒狄之儔見爲善近名之患不言爲善而不極於
善姑爲關逢比干之善之中焉止也舉惡來桀紂詩
書發塚之儔見爲惡近刑之患不言爲惡而不極於
惡姑爲惡來桀紂之惡之中焉止也又曰物之有知
者恃息天之穿之日夜無降正言氣息穿身緣任督
爲往來此緣督爲經之義不言其爲執中之喻也吾
又取山木篇解人間世田子方解德充符天地篇解

大宗師在宥天下解應帝王則莊子作是數篇之意
又居然可見不待後人爲說以解而是數篇已先有
其解舉此數篇以推餘篇亦不必一一曰某篇解某
篇而叅觀互證理自玄同不待後人爲說以解餘篇
而莊子於餘篇無不各有其解今不用莊子本意而
用吾見影生疑之意以解莊子夫影與形隔吾見於
影隔見中之疑於見又隔由是形本短而吾則爲之
說曰其長也有如此形本圓而吾則爲之說曰其方
也有如此豈不悖謬也乎哉陽月載生明又敘

鄧陽多暇作莊子解名爲本義既有敘四篇茲來與
國再更寒暑暇卽覽觀時有刪改意所不盡於前敘
者復作第五敘敘曰羣言衷聖異竟歸同不判疑端
未明全是夫解莊欲以去病在六經語孟夫豈無方
爲二豎深藏藥石不及傳海上竒方者用一味偏攻
取效更捷莊子一味凝神御氣何止去病竟是神僊
不灰之大藥然又時時言灰之樂謂悅生者爲弱喪
而不知歸若相矛盾蓋生生者不生殺生者不灰欲
存其身故必外其身將住乎世先出乎世言灰之樂
正其所以爲生之長也故此之所謂住世實同佛之

所謂無生者矣。莊子歿生一視得喪同觀，意眇王公，併輕賢聖人，謂放敖得無於世法爲疎。至讀人間世山木篇於人情世故極是委曲周旋，世法不疎也。當崎嶇艱危之衝，橫逆紛拏之會，能自超然無碍，唯有所得於莊教者爲然。觀其漆園寄跡貧不爲憊，可使世主效其卿相，終不可使身用爲犧牛。據迹則似偏於不用而凝神則已造在物先。莊子固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順物自然，無容私而天下治矣。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歟！故馬融感而應聘，安石祖尚成功，大哉莊子道也。內能證聖，外則

爲王至其於篇章構撰特文章小事解中亦以觀
縷於此初讀難曉卽欲棄去喜其篇章結撰復取朝
夕覽觀尋其歸趣得有開悟以開悟藉此故覩縷及
此淮南呂覽叢其詞退之眉山善其法大哉莊子文
也乃文章家鼻祖其精神至今猶在莊子真神僊也
哉昔嘗兩遭靈應特不可舉向人言初欲作解竊自
謂能合莊意無所從問莊子本意果與合否問諸大
易易曰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崇禎五年壬申二月二十二日敘

南華真經本義目次

卷一 內篇

逍遙遊

卷二

齊物論

卷三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卷四

大宗師

應帝王

卷五 外篇

駢拇

馬蹄

卷六

胠篋

在宥

卷七

天地

卷八

天道

卷九

天運

卷十

刻意

繕性

秋水

卷十一

至樂

達生

山木

卷十二

田子方

知北遊

卷十三 雜篇

庚桑楚

徐無鬼

卷十四

則陽

外物

卷十五

寓言

讓王

盜跖

卷十六

說劍

漁父

列御寇

天下

附錄

卷一

宗傳
逸語

卷二

品評

戰國
東漢
西漢
三國

卷三

品評

晉

卷四

品評

宋

齊

梁

陳

魏

齊

周

隋

卷五

品評

南

南

五

卷六

品評

宋

卷七

品評

南宋
金遼
元

卷八

品評

皇明

南華本義目次
終

中華真經本義卷一

會稽陳治安爾道父註

族孫

峻山立氏同

男婿雨木嗣

賓青况

重校

逍遙遊第一

逍遙遊者處廣莫而無為乘正氣以自得冥心無礙遇事不膠故稱逍遙遊也蓋宇內衆靈均一氣所為故神人但知御氣而衆靈自攝萬用俱周從中庸言中和致位育篤恭平天下如此而止莊子乃曰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其埃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使人讀之而驚怪其言乃徐尋以

理則竟不異也首言鷦鷯之南徙必憑九萬里之風力見徧宇宙皆一氣所積有大力者用此氣爲憑藉如蜩鳩決起不過榆枋間其決起榆枋者亦氣也但未能盡此氣之力量神人乘雲御氣而陶鑄堯舜盡氣之力量矣而原本於無何有以不用爲用故堯有天下而思治則不逍遙必睿然喪生天下而天下自治堯斯逍遙矣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

大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國語魚禁鯤鯪鯪爲魚子人謂莊子以至小爲至大是滑稽開端然鯪鵬非莊子自立名也夏革告咸湯曰終髮國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鯪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

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卽後所
引湯之問棘者是已鯤大鵬背復有鯤之大南冥
北冥已極天際但未出世間猶在世上住耳海運
片是桑田蒼海相變之迎會不得不徙之時也緣
鯤鵬事涉渺茫復出齊諧爲證以九萬里爲直上
以半歲爲程途此引證中敘事野馬取其活動是
游塵之名塵埃在日光中非非可見者卽野馬之
實生物以氣息相吹而生生不窮者真體不可見
獨游塵之所以動盪而不已亦是一氣相吹之故
故游塵雖微天之蒼蒼乃其所積而爲天視下亦

若此蒼蒼乃其所積而在下見滿天地間一積氣

耳

揚嚴經云猶野馬熠熠清樓孤山註曰野馬陽
燄浮埃也曰光着微塵為陽燄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

於高切

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

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

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

遇

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

而飛檜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

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殮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

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

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窹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亦悲乎

水積而載大舟風積而負大翼風者積氣之所鼓盪者也滿天地間俱是積氣而局於見者謂氣在一呼一吸口鼻之間故其身亦僅同於野馬游塵營營尋丈之地豈有通古今於一息會宇宙於一身之力量必有高出一世之大力而後能舉古今

天地在其一氣出入之中必有棲息在天盡際之

鯤鵬而後能用此九萬之風力能上下一視蒼蒼

之色向使鵬鳥亦欲與鷦鳩斥鷃棲息世間則榆

枋蓬蒿不但鵬鳥不能自容其身而世間機辟網

罟亦將畢集於鵬鳥豈能久留世上蜩與鷺鳩乃

以飛槍榆枋之逍遙笑鵬鳥圖南九萬之逍遙此

知小而不知大猶之小年不及大年者也均堂均

稱處為堂今俗語猶然增加也大鵬以翼加風上也衆人匹之斲業彭祖欲與齊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

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

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
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
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
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
小大之辨也

舉湯問非證鯢鵬乃又爲大小卽年不相及作引
證前言鵬爲鯢之所化此言有鯢有鵬前言蜩鳩
笑鵬此又斥鴳笑鵬若一事而傳聞互異者棘卽
夏革也革與棘音近自篇首至此皆寓言全不露
正意正意已見於中如詩人之比而興者也其要

繫在前野馬塵埃三句見一氣之徧滿宇宙無息
暫停而萬靈之鼓動運用無不藉是氣力者但不
得感情於小處而輕用之斯能爲大用耳下接知
效一官段則緊緊入題矣

故夫知去聲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

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
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
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朔然也
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
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

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夫效官比鄉合君徵國翺翺蓬蒿之屬也自視亦若斥鴳方謂已至方欲笑人而宋榮子猶然笑之苟未能忘情於世用則其相笑未有已也宋榮子不逐世情而定內外辯榮辱是豈數數於致用者然而曾中猶未免有棟樑其所定者所辯者以爲是則樹之以爲非則未樹也此不必其所游遇其所未樹而後見困內有一不欲樹之心已大不道

遙其唯列子之御風哉御風而行不與世人跼蹐以俱行世不能加以福況數數以致福然免於行而待於風未見有待者之逍遙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斯一言也乃篇中典要綉譜金針均爲天地之一氣而必曰乘天地之正者前因說鯤鵬羽族未得氣之正而今且責成於人也御六氣之辯者陰陽寒暑晦明有周天之候焉御風者不顛顛守氣而貴知時也如是而乘之以游則造化生心無有窮而惡有待篇名逍遙遊獨此處出一遊字見此爲逍遙

遊之要旨也其曰無已無功無名者御氣者之曾
中無窮無待自然不染塵念乃逍遙之明應而說
者以三無爲逍遙之要旨亦見指忘月者類耳

陵陽子明經曰春食朝霞日始欲出色赤黃氣也
秋食淪陰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冬飲沆瀣北方夜
半氣也夏食正陽南方日中氣也併天地玄黃之
氣是爲六氣此亦道家一術然未必是莊子所言
六氣之辯也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
尹士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問請斲其術
者十反而十不告尹士慙而請辭列子又不令尹
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
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感於
子今復勝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
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
之鄙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
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盼而已五年之後心與

念是非口戾念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與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與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華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邪今汝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汝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作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燿爵火不息其於

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旣已治也而我猶代

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焦鷯鵲
遶巢於淡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
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
而代之矣

如彼唐堯許由至人也神人也聖人也堯與許由
讓治而欲去天下許由與堯讓名而不取天下庶
幾脫畧於人已功名之間而一推一拒猶有功名
人已之迹正爲其猶有天下在耳如列子雖免於
行而有待於風能喪其天下則無事矣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

逐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徑庭不近人

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眇姑射夜之山有神

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綿約苦處子不食五穀吸風

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

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詐而不信也連叔曰然

瞽者無以與預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

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

時女汝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薄萬物以為一世

斷祈乎亂治也孰熒熒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

傷大浸稽啟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

是其塵垢糝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髮文身無所用之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

汾

焚

水之陽脊

香

然喪其天下焉

徑在門前庭居門內兩者相遠

肩吾問連叔以接輿之言以質藐姑射神人之事

神人不食五穀遺世味也吸風飲露飽息吹也乘

雲氣御飛龍而游四海之外正所謂乘天地之正

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也而物阜年登則其神

凝自然之效胷中實未嘗有年有物神爲氣母神

凝則氣聚此又爲御氣者之要旨神人凝神以御

氣一物不存於中而神氣所磅礴物自以不疵厲
年自以豐登一世望之各斲其治而神人則未嘗
癸癸焉以治天下爲事而一役其神不役神於物
者物不能傷其所磅礴之塵垢糠粃猶足以成唐
虞盛治而神人之不肯以物爲事無所用於天下
如越人之視章甫雖華無用於其身堯雖聖神猶
未能脫盡人已功名之迹者因其心欲治天下之
民則神役於治民欲平四海之政則神役於平政
見四子於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者因肩吾連叔
接輿而得見神人於是始乘雲御氣而游乎四海

之外豈復熒熒焉以天下爲事堯喪天下而千鈞
重負忽然去身豈不逍遙夫以堯之神聖必得藐
姑射之一見而後成其逍遙猶幾千里之鯤必化
爲鵬而後能圖南九萬里也不然莊子止言鵬搏
亦足以見夫何必稱鯤魚之化哉帝堯千古神聖
莊子猶欲化其爲堯堯之神聖千古所以莫及者
正以其巍巍有治天下之功莊子化堯處乃在喪
其天下夫以開闢洪荒之天下猶不得留一芥於
曾中以礙其道遙然則回視知效行比與夫定內
外而辯榮辱者不若一微塵之在九萬里內也哉

然莊子非真以堯之心曾尚有天下而使之化欲人之凝神御氣雖開闢洪荒之功不得動念耳藐姑射神人乃莊子所欲修詣之極規堯喪天下乃

莊子所欲與人共修之要功

山西襄陵縣有射山喬宇作記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異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

實五石以盛成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

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器鳴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培

剖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

手之藥者世世以泝屏泝僻統曠為事客問之請

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統不過數

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稅吳王
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
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
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
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
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
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拳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
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
子獨不見狸狌生星乎卑身而伏以候敖遊者東西
跳望不避高下中於機辟關死於網罟今夫犛離牛

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斧斤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彷徨亦謂云福徘徊也今詳莊意當是謂作懸蕩之謂

莊子言逍遙而一舉頓出天際目中遂空唐虞故惠子謂其大言無用同於五石之匏夫五石之匏真無所用乃以爲大樽而浮江湖又濟人之要物莊子明已言爲濟人渡世之要言也有蓬之心斥鷃翱翔乎蓬蒿小惠子爲斥鷃也莊子以已言爲濟世之要言而惠子猶以爲衆所同去未得用之

之方耳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乃無思無欲又
神御氣之要方故莊子舉逍遙字而露之於此見
其所以為逍遙者也一官一鄉之知行宋榮子之
內外榮辱列子之風帝堯之天下皆害之之物也
無害者無所可用乃成其為大用安所困苦而不
逍遙哉前堯喪天下正無所用於天下此即是無
何有之鄉廣莫之野矣今莊子顯從身分上言示
疑神者歸趣也人乃以無所可用謂莊子自露本
相夫莊子豈肯自以為無用者哉

樽如酒器浮水者縛此以渡

南華真經本義卷二

內篇

齊物論第二

程子謂齊物論欲齊物理邪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是莊子見道淺不奈曾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此爲未悉莊意莊子作齊物論者謂物論不齊吾因其不齊者與之俱不齊而後無不齊欲已辯也近世徐文長曰莊子齊物論闢惠子之強爲齊物者也物理原一惠子公孫龍輩舉凡物而綜核名實細爲分析又從分析後欲合之爲一故曰勞神名

爲一而不知其同此近似莊意猶未悉其所以作是篇之本意莊子作是篇欲人忘辯論而凝神葆氣爲養生地夫多言耗氣執勝心爭是非欲以一己之見折服天下人之口尤爲費損精神故曰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夫勝心安生由見於彼我之對待彼與我同在一氣中如一風被而衆竅鳴何分彼此使人不立彼此之見亦如衆竅之唱和是爲天籟何至耗精神以爭無窮無益之是非故曰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又曰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若莊子專主鬪惠子則正是起爭未能齊

物也

南郭子綦 其隱 去聲下同 几而坐仰天而噓嗒 榻 焉似喪

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 姬 乎形固可使如

槁木而心固可使如灰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

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

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

天籟夫

子綦冥心御氣噓嗒上通於天和此時形骸心意

目前羣品皆為元氣中剩物嗒然似喪其偶者人

唯有我則有物為對今我既不立誰與物偶稱三

籟者欲子游於我物所從受大源處會之見物我
同此一氣不必立對偶懷勝心而爭是非也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隘氣其名為風

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號而獨不聞之參參流乎

山林之畏偉佳崔去聲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

耳似枅稽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謫孝者叱

者吸者叫者譟豪者突天杏二音者咬切者前者昌于而

隨者唱喁愚冷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

衆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天地人三籟同是一氣所為地籟者大塊之噫氣

作則萬竅怒號山林之畏佳僻隈聚風之處大木

百圍之竅穴其形似鼻似口似耳似柀構樞也似圈

以日似洼牛跡也者似汚者形不勝異正如人之彼

我異形而各成我相者也其聲激者清謫者粗叱

者厲吸者咽叫者揚濠者放笑者淡咬者恨聲不

勝異正如人之門戶分而各立言論以明已意者

也形異聲異宜彼此不勝異趣而起紛爭乃衆竅

無彼此對待之見故一氣所被仍是一家前者唱

于如衆樂之長竿者衆樂之長也隨者唱喁無不和也冷

風小而小和飄風大而大和互相是非辯詰者誰

乎鴈風濟則衆竅爲虛有獨留獨實於一竅之中
執勝心而不化者誰乎獨不見風濟之後調調刁
刁枝頭樹杪搖動自得之形乎有衆竅無私心故
此竅不與彼竅相對偶而起爭也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
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
者其誰邪大知閒閒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其寐也寃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鬪縵者
窳教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纒纒其發若機括其司
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

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
厭堅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歎之心莫使復陽也
喜怒哀樂慮歎變熱聶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
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
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莫
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
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比竹者人以氣吹竹成聲如彼笙簧聲出笙簧而
待人氣吹故稱人籟用問者言一句揭過此化有
爲無法

也至論天籟則人之語言相是非者是夫語言是

非出於人者亦正是人籟何以云天試觀前吹萬
大小殊聲各使自已竅中出乃稱地籟者以竅不
自號有怒而使號者在其誰邪是大塊之噫氣也
地也故名地籟人言殊致有如衆竅中亦有待而
成聲者繇天以一氣使然一氣初分實無彼我八
乃橫生意見彼此之偶選立而不化於是好勝起
爭盡忘其天之所使而情態百出豈止如衆竅之
殊形異響已哉但見其大知則閒閒而矜其所有
餘小知則問問而營其所不足大言炎炎盛氣燄
也小言詹詹事瀾縫也寐寃交而中夜神馳覺形

開而百感俱集與接爲憐日以心鬪心鬪如何心
之瞞蔽者用縵鬪淡險者以窄鬪謹細者以密鬪
小恐常惴惴然大恐常縵縵然其發若機括必期
中的其司是非之謂也此彼我各定之主念也其
留如詛盟雖死不變其守勝之謂也此彼我不相
下之成心也唯各司是非而守勝心故生機日牯
天真日減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
爲之不可使復之而改圖也其厭沒於中也如加
封緘以言其老洩而不能出也近死之心莫使其
復陽也此則爲忘天而爭辯者之實受禍處不可

不痛思而猛省者也其見爲情狀或喜焉或怒焉
或哀焉或樂焉未至則慮已過則歎變而更張熱
而執滯姚冶爲容也佚放自肆也忽啓而開明忽
態而作度以本來無物之中生此諸情如樂出虛
器中如濕氣蒸而成菌喜怒去而哀樂來慮歎已
而變熱作日夜循環相代於前而莫知其所萌已
乎已乎此諸情也爲損實多人胡不遣去之乃不
能自己者豈以此爲我生身立命之原旦暮必得
此而所由以生乎彼誠非生身立命之原但非彼
則我真爲槁木死灰無復有運動非我則於空寂

中又誰取諸情而爲之運動者以此而語其相藉相成之機真若且暮得之所由生其情形是亦近矣然此是有形後之作用而非天地生成彼我之真宰天之以一氣生成彼我亦如噫氣之怒於衆竅而有所以使之者今迷於衆情而不知雖在衆情迷惑之中亦若有真宰在焉而特不得其發見之朕當應酬時其中見爲可也則奉之而行見當已也則信之而不行是分明有所承稟於使之者而然而第其所謂可所謂已皆有膠擾牽滯之態而不見真宰無牽無染之形是以妄情爲真宰而

非真真宰也忘情見則真形隱於無矣

可行已信者自意以爲可則行之自意以爲不可
行當已則信之而不行

百骸九竅六藏眩該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悅

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
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
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
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齧然疲役而不知其所
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

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甚乎其我獨狀而人亦有不甚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平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夫妄情皆因形骸而生起奈何聽之爲主宰百骸

九竅六藏賅而存焉

六藏者心藏神肝藏魂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通命門而

六 是假合之妄形吾誰與爲親以不足親之妄形

汝乃皆悅之乎而處處皆視之爲真宰其有私焉而獨奉一處爲真宰如是皆有爲臣妾者乎如手

欲取足爲之奔目欲視心爲之營也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有欲在於此則爲役者又將在彼役者臣而能役之者又卽爲君也抑更有真君存焉故目能視耳能聽手持足行成其爲百骸竅藏之用不容以百骸竅藏互相爲臣妾者而妄推之爲君也如是以求之庶幾不遠一氣生成之本源可以得真君有無之情狀卽令不得也彼真君者乃使聖使愚使彼使我百骸竅臟俱藉以運動此萬靈共被之真元豈以一人爲存亾而謂其有損益乎真哉但自此一人言之迷失真

君而反聽命於形骸一受其成形日夜以形骸所
向者爲事而不怠以待盡與物逆則相刃順則相
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趣入歿鄉而已不亦
悲乎終身役役而謬用其妄情不見成功蘊然疲
役迷失真君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
奚益白少壯而衰老其形日化其心亦隨時以俱
化而神氣已索與歿不殊可不謂大衰乎人之生
也怠其所使失其真君趣歿鄉而不覺固若是茫
昧乎其我獨茫而人亦有不茫昧者乎同在一氣
所使之中我何以不覺悟而獨茫也不可不思也

又如楊墨諸家未必真有見於真君然學楊墨而成其爲楊墨之心學諸辯說家而成其爲諸辯說家者之心隨其用心而師之則中心判斷以爲可行以爲當已誰獨無師乎亦自以爲不茫也而未必真不茫也此又奚必心稍靈明知日夜相代之端能自爲主張而心自取者有之雖愚者至茫昧而據已見以爲可行以爲當已亦有師焉而各行是非也唯其未成乎心則其是非不特無真見求其有如楊墨諸家之偏見而猶不得而遽有是非是全然着妄爲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

有無有爲有雖神禹之大智不能知其妄之所由
起妄之所以終吾獨且奈何哉此是非論辯所以
益煩真君所以愈迷雖同在一氣中求其如吹萬
之相和不可得也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
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穀却音亦有辯乎其

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
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
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

無非是也此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

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歿方歿方生方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夫言非吹萬也有言者有爲之言者萬口所吐同受靈於元氣如竅中有怒是亦一吹萬也特其所

言之人有喪我有我之分未定其言之出於真君
所使不出於真君所使果不出於真君所使徒以
我意言而有言邪其出於真君所使我雖言而我
實未嘗有言邪如方出卯之轂音非有教之而自
然啾啾成響彼未嘗有言之言言而無心與轂音
奚辯不謂之天籟不可也言爲天籟則言出而道
自顯惡乎隱而有真僞言出而真自定惡乎隱而
有是非一氣所被彼我俱在道中道惡往而不存
一氣所使彼我俱以道言言惡存而不可然而道
與言卒隱而不存者何也楊墨辨說五之家不得

真君所使而各師其成心道隱於小成矣隨其成
心以使之而喜爲浮誇以惑聽言隱於榮華矣故
有儒墨諸家之是非各執我見以是其所非而非
其所是果欲是其所非非其所是得道與言之真
而不至於隱此則非明不可蓋明者徹見彼我受
氣同源真君不異物無非彼我亦彼也何必是我
物無非此彼亦此也何必非彼但不明者見我不
見彼自彼則不見而唯覺彼之爲非自知則知之
而但知此之爲是緣我心未化故彼出爲偶彼出
乎此此亦因彼兩者相爲對待此方生之說也方

生者不終生歿隨其後有此者不止此彼還相示
雖然此說猶緩也生既終而歿方隨若彼此之偶
現前卽是不必言旣與隨也方生卽方歿方歿卽
方生方可卽方不可方不可卽方可因有我之自
是卽有彼之相非因有我之非彼卽有彼之自是
是以彼我對立之間聖人不出而照之以天夫人
言原是天籟因而照之以天契其真是之源亦因
是也但見彼我一氣此亦彼也彼亦此也彼亦一
是非何足辯詰此亦一是非何必異彼果且有彼
此之分辯乎哉果且無彼此之分辯乎哉彼此莫

得其偶所謂嗒然自喪其偶者也是非圓轉謂之道樞唯圓轉故其心虛而得環中以應無窮可以
是天下之所是亦可以是天下之所非而是一無窮可以非天下之所非亦可以非天下之所是而非亦一無窮若此者非照之以天不能也故曰其若以明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

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

舉莛庭與楹厲與西施恢悅詭慟決怪道通爲一其

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

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

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

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

三何謂朝三日狙公賦芋序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

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

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

是之謂兩行

物理一而無岐衆言岐而易亂照之以天則有形
悉妄彼辨說家有非指非馬之說矣此公孫書云
爾也唯一以為馬又一以為非馬一以為指又一
以為非指故說愈岐是非愈以難定今明知物之
是非皆妄指非指矣何以更稱是指又喻為非指
而使聽惑何不直以非指喻指之非指而使是指
不與非指偶其說易明也明知白馬所以命色非
馬矣何以復稱是馬又喻為非馬而使名惑何不
直以非馬喻馬之非馬而使是馬不與非馬偶其

名易定也

此只是要經者議論之法

△孫龍書白馬論曰白馬非馬可乎曰可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故黃黑馬一也
可以應有馬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
審矣

指物論曰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非有非指也且夫指固自爲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爲指指者是非也物物皆妄相指妄相是非故指皆非指

天地雖大亦是妄形猶一指也萬物雖多爲名悉假猶一馬也然則彼我之隔亦妄亦假非有彼我而何容爭辯遇其可而可之遇其不可而不可之道行之而成非小成之行也物謂之而然非榮華之謂也惡乎然然於其所當然惡乎不然不然於

其所不當然所謂然與可者不必專在於我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雖不然之物亦有然時無物不然雖不可之物亦有可時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之直與楹之橫厲之醜與西施之美恢愷憍怪之竒與道之正其偶至不倫而各有所須不可以相無則各有所然各有所可通而爲一矣凡物之情惡其分喜於成然而分也未有不抵於成而成也未有不抵於毀何得獨謂成者爲然爲可而分且毀者爲不然爲不可凡物無成毀之偶復通爲一矣唯明達者照之以天而知通爲一爲是不用

彼此之偶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可常用者也用也者通也通彼此爲一者也通也者得也得彼我之真君者也適得而幾矣近天籟之自然矣此何煩用一毫我見以爲之但因是而已已而辯說家不知通復爲一若然者之謂道乃析其本同者以爲異而又強合至異者以爲同有大一小一之稱

見天下篇

不用通復之一勞神明以爲之一乃不知物

理原同不勞爲也若此爲者謂之朝三何謂朝三狙公以七芋賦狙朝三暮四衆狙怒朝四暮三衆狙喜均之七芋而喜怒爲用亦爲其有朝三暮四

之不同因是也而喜怒哀實不勞爲用也亦猶辯說
家因有通復爲一之理而勞神明以爲之一而實
則不煩爲一也是以聖人於天下和之以是非亦
如吹萬冷風飄風之相和出乎天籟者還以怡神
平氣而休息乎天均天均者造化之不偏者也不
以我偏於是彼偏於非謂之兩行蓋通復爲一故
能兩行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
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
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

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
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
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
琴也師曠之技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
皆其感者也故載也事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
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
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
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
也是故滑和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
諸庸此之謂以明

故至人冥心於未始有物之初則是非安起達者
一視於既始有物之後則彼我不立古之人其知
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元氣混淪
未離於天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其次以爲有
物矣而一氣初受未有彼我界限之封也其次以
爲有封焉而受氣成形未始有是非之辯也是非
彰則大道虧大道虧則愛念成此有物有封後之
私見仍以未始有物者視之成虧之迹何足憑據
也哉倏成倏虧轉盼間耳如昭文之琴一響一寂
何可以成虧言也昭文之鼓琴奏曲師曠之技策

成響惠子之據梧而吟三子聰智過人幾乎皆其

盛者也故事之終身此亦人情所偶好不足以自

異乃三子之好也以爲獨擅其盛有以異於在彼

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見我好者爲是不好者爲

非非所明而明之故昭文堅石白馬之辯自以爲

明而人以爲昧其身旣以昧終其子又以昭文之

緒業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凡有所事事不

論至否卽謂之成雖我亦成也

此莊子自肯低頭消人盛氣

若

不可謂成雖好之末年我與物俱無成不足以明

之彼也若是者由三子於彼我之間見之太明而

於已是非分上迷其稟受之原又見之不明故凡
人於彼我對待之界限不容過爲分別滑疑之耀
聖人所圖也滑者難執疑者難定於不執不定之
中而自有分曉此爲滑疑之耀聖人處事欲用此
法爲是不用彼此對待之偶而寓諸庸此之謂以
明蓋滑疑者不察察於是非而聽其兩行照之以

天者也

昭文古善琴者枝柱也策杖也舉杖以
擊節堅白堅石白馬之聲綸餘緒也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
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

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旣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旣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彼其所指之是非與此所出

之是非相同而類者乎相異而不類者乎類與不類雖不可知均之爲是非言辯之類則類也今更不辯其爲是爲非之偶而和之以爲類則我之是非與彼之是非同是一類無以異矣雖謂之無言可也雖然辯起無端其流無極請嘗言之有始而氣方行也者有未始有始而氣未行也者古人之知以此爲至而又有夫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而一氣渾淪在無極先也者有有而爲物也者有無而無物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而泰初無有無名也者俄而有無矣氣之所起有一而未形此萬

物芸芸之祖而如欲細爲分辯孰爲無時之所無
又孰爲有無之時之所有邪今我則不但有無而
已有謂矣未知吾所謂之果准於是非爲必不可
無之言而有謂者乎抑於是非無准爲不必有之
言而無謂者乎吾之所謂謂者固未可以一定而
天下是非亦果可以兩行謂泰山大毫末小爲斯
言者是也然微塵蚊睫更小於秋毫則莫大於秋
毫天覆地載於泰山何有則泰山爲小斯言又無
不是也謂彭祖壽殤子夭爲斯言者是也然今日
殤子後彭祖千百年方死則莫壽於殤子殤子千

百歲前彭祖久亾則彭祖爲天斯言又無不是也
蓋從大本源處統觀總會則小小界限全不足據
之以定是非天地至寥廓矣當未始有時方與我
俱無及既始有時亦與我俱有是天地與我並生
之物也物至紛殊矣語有無則同原於一氣言是
非則又相與爲一類是萬物在我一體之內也說
已爲一矣奚容爭辯而有言既已謂之一矣謂一
卽言而且惡得無言一一矣謂之一又一矣是一
與言爲二言二二矣二與一又三矣自此以往
巧曆不能得其積累之數而况凡人乎自無適有

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其積之爲數豈有窮極乎欲無適焉而休於天均只有因之之一法聽其兩行而已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廉謙大勇不怯道昭而

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怯而不成五者固固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夫道無彼此何有於封言無是非何有於常為是自無適有而有畛也無封而封矣無常而常矣左

右倫義分辯爭競八德者畛之名也

左右謂優劣倫義謂次序

義理辯則不但為分競又甚於相爭

自無適有之後雖聖人亦與世

在論議分辯中但聖人無畛聖人善因也六合之

外荒唐而不可論因存而不論六合之內寥廓而不容議因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民生治亂關焉不可無議也特不必於過辯故因之議而不辯分有不分也辯有不辯也何也聖人懷之存分辯之理使天下後世默受其益衆人辯之以相示誇耀於人而已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使其中有所見則不辯矣夫大道以不稱爲道大辯以不言爲辯猶之乎仁不仁廉不廉勇不怯五者大道因而環中以應無窮若道昭言辯仁常廉清勇怯則着於畛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知

之所不知在未始有無之先有無之後則不知其孰有孰無又不知其有謂無謂於此而止何至於有封有常有畛而是非紛競之不已乎故知貴不知辯欲不言道常不道知之者謂之天府謂其外彫骸而契真宰湛然一氣之中注不滿酌不竭無封無常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謂夫知而不川其知也封封疆界限也嗛者以清節自快足也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脰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下

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

人自有知而分彼我則有是非之爭辯至於利害
死生則又是非爭辯中之最大者前日聖智之人
盡舉而掃除之以爲一不足辯者也昔堯以宗廟
胥敖之不被德欲伐之而不釋然舜謂十日並出
照一萬物而此日不嫌彼日之分光豈以德之普
被有進乎日者而必期蓬艾間之國盡被我德也
是彼我當置不辯也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

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
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譏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
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
詰問乎女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歿秋然乎哉木處
則惴慄恟懼援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
麋鹿食薦螳且疽甘帶鴟鴞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猿
獼徧狙且以爲雌麋與鹿交鱣與魚游毛嬙麗姬人
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
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
之塗樊然殺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字

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歿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

同是者謂物所共是而無非意以此爲是之正者也齟缺問同是於王倪而王倪三不對謂知不知之辯不在言而是非之正莫可定也求正處而必異處以爲安則何安而爲處之正求正味而必異味以爲嗜將何嗜而爲味之正求正色而各就其類以爲偶則何偶而爲色之正仁義是非之淆亂

夫亦猶是而惡知其辯不知是非因不知利害此
至人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者是是非
利害當置不辯也

薦草也
帶蛇也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
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無
謂而游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
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
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
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子嘗為汝妄言之汝以妄聽
之奚旁

去聲

日月挾守宇宙為其脗合置其滑
水滑昏以

誠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菀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

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悅生之非惑邪予惡

乎知惡歿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

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

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歿

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

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

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

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

也與女汝下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

名爲弔的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蟹者是
旦暮遇之也

生灰人之大利大害也聖人棄世務置利害忘求
忘道而忘言游乎塵垢之外庶幾神仙昇舉之事
夫子言之以此爲孟浪無實而瞿鵠子以爲妙道
之行長梧子曰此黃帝所聽熒而女軫輕許爲妙道亦
何事知之以黃帝所聽熒而女軫輕許爲妙道亦
太蚤計汝便聽同黃帝乎無乃見卯而求時夜見
彈而求鶉炙者也然子猶以爲黃帝爲不足爲神
山爲不足學子試妄言之而汝試妄聽之人亦奚

必勿日月挾宇宙爲其窈冥清淨與神仙昭合者
置其世務利害爲庸俗之滑潛者老聃嘗言棄隸
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此生之勞役何異於
隸求長生者人自以爲尊生此以隸相尊耳衆人
以隸而役役於下聖人得道尊其隸而愚黠於上
一念萬年古今一息參萬歲而一成純洵長生矣
然萬物自有天地以來至於今日生生相禪生豈
不長萬物盡然黃帝何獨求長生而蘊之於懷予
惡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知惡歿之非弱喪而不
歸者邪弱喪者幼而亾家長而不返者也觀麗姬

之泣悔無端夢覺之吉凶相反死生之不相知正
若此覺而知夢大覺而知爲大夢使夢爲君而貴
夢爲牧而賤一不足據也凡在今日談中者皆塵
夢境中人安得一遇大聖人而知此言非弔詭如
長梧子之言死生誠不足辯也

弔至也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
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
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
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嘆聞吾誰使正之使同
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

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
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
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
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
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
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而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
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萬衍所以窮年也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彼此是非利害生歿俱不必辯然彼此之辯常不
已者爲勝心所使也前故曰其發若機括其司是

非之謂其留如詛呪其守勝之謂乃辯之勝與不勝於事理何益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勝若我勝若若不勝我其或是或非俱是俱非我與若不能相知則人固受其黜闇何者不因是而照之以天所謂以明者安在宜其黜闇也於是使同者異者半同半異者全同全異者正之而皆不能正則我不能知若不能知於彼我對待之外更益以他人而猶不能知然則始之相辯徒損精神亦有何益我與彼全不足理會全不足依據而我猶以待彼爲對辯之偶與爭是非邪莫若和之以天

倪矣我何曾有和以天倪之說

見寓言篇

果何謂也倪

者分也天唯一氣倪乃一氣之初分和其彼此之初分者而通之爲一是與不是和然與不然和是在若而謂其果是邪是與不是其初分不遠恐是中亦有不是則是之異乎不是也當和以天倪而無辯然在若而謂其果然邪然與不然其初分不遠恐然中亦有不然則然之異於不然也亦當和以天倪而無辯如此則彼我相謂之聲不參彼我之見乃元氣所爲真君所使亦如吹萬之相和此爲天籟是化聲也夫聲得化而成聲若有相待乃

天以化使我而我不知我以化為聲而聲亦不知夫化聲相待若不相待此天倪之和焉者和之以天倪從容曼衍保冲氣而神不馳以窮年而已豈若向之其行如馳而其殺如秋冬者哉又不但窮年且壽天一視而忘年是非亦一視而忘義自有是非以來爭辯日繁了無終竟之期今忘是非振拔而出於無竟之宇是非到前姑因人為是非寓諸無竟而已此和以天倪之明效也

問兩問景

影

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

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

然者邪吾待蛇蚶影蚶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如同兩形景之相待以成其行止坐起而罔兩形景豈有心於相待者哉罔兩者景外稀微之景也問景以行止坐起之不同景曰吾有待而然是景待形也吾所待又有待而然是形待化也景無心形則有心使其有心而知景之待我爲然吾又待化而後得付景之所待以爲然不然則然不然之間意念將不勝紛錯今景所待之形其行止全不自主蛇蚶也蚶翼也蛇

蚺蝮翼無心而聽行止於蛇蝮形亦無心而聽行
止於造化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若其不相
待者也使夫辯論者能無心而和以天倪則彼我
之分同於一氣而彼我化即相辯而有聲亦若化
聲之不相待者也而待彼邪蛇蚺是其腹下齟齬
為行者

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許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

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蚺

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

謂物化

蓋分不特彼與我爲分而我亦自有分但我之自
分常和焉而不知故無不化昔者莊周稟氣化以
爲莊周止是一莊周此生所最不易忘者亦止是
一莊周及夢爲蝴蝶則栩栩然自喻適志不復知
爲周俄然覺則又蘧蘧然爲周不復能爲蝶方托
身一氣之中忽然有周有蝶此是誰夢誰不夢夫
既有周有蝶不可謂無分矣方未夢時周不待蝶
及既夢而分周爲蝶此時亦不自憶爲周而周化
方未覺時蝶不待周及既覺而分蝶爲周是時亦
不自戀爲蝶而蝶化不動聲色彼我頓化是一身

中之天倪無不和無不化而造化之化亦何以異
是但物化之化境近而夢覺短造化之化境遠而
夢覺長然不過一夢覺之間已也何必真有彼此
之分而辯其誰勝誰不勝哉

南華真經本義卷三

內篇

養生主第三

夫生於何主精氣神也精氣吾所以生神所以調
吾精氣使往來任督而常生生苟非澄心無事忘
情哀樂亦何以調神氣而養其生哉故作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
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
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夫人百年有盡願欲無涯以有盡之年逐無涯之
欲是灰亾之道也願欲出於知覺故曰知也願欲

之知無涯而又生出求足願欲之機知是自速其
死亾不復可救者也故曰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
然則養生者當何如唯無爲而後可蓋爲善者常
近名爲惡者常近刑唯不爲善故雖有時爲善而
無近名之心無近名者未嘗有爲善之心者也唯
不爲惡故或迹如爲惡而無近刑之理無近刑者
未嘗有爲惡之事者也緣督爲經所以爲馭氣之
方也人身背有督脉自閭尾而通氣於頂上之尼
九前有任脉自尼九而通氣於心竅之絳宮然氣
必自臍下丹田轉於閭尾而升於頂上故曰緣督

以爲經此養生鍊氣之要訣也人若於世上一無
所爲則此身何寄親於誰養若遂捐身於爲之之
中則因而傷生之主者有矣不盡其天年者有矣
能爲而無爲神凝內守斯無之而不可者也緣督
爲經細微節度在外物篇養生家有良背之說亦
是緣督之義養生要訣盡於三句內故莊子連說
四可以以大其效下數段不過暢無爲之意而已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
膝之所踣紀書翁然嚮然奏刀騞畫然莫不中音合
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謔善哉技蓋

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
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
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

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隙導大窾款因其固然技

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軼孤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

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

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

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

九年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

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蹀獲然已解如

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如庖丁解牛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此爲而無爲者也用刀十九年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此繇無爲而不損精神可以全生可以盡年者也然世途多變機宜當慎必有惕然難爲之戒視止行遲而後盡其無爲之理不然天下或因我以難爲之事而我仍漫不經懷至於觸機蹈禍而不可救則又未必不以無爲致也賈誼曰屠牛垣一朝解十二牛而鉞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

也至於髓髀之所非斤則斧此特質誼為漢諸侯
王計則然非庖丁意也庖丁解牛無眾髓髀眾髓
髀皆有理解但是動刀甚微皆於游刃有餘地未
見禹之行木行所無事至難治之處又輒改無事
為有事而與水爭性者也

若然駘然皮肉相離之
聲經首樂章也肯蔡經

絡相結處大
輒骨節也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鳥乎介也天與

余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

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

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去不善也

去聲

世間亦自有孤獨之人介然自守不肯一涉於人
世有爲之迹如右師雖在人衆中而無一人爲與
故公文軒望之而驚此其介特之性乃天生使然
非人爲所習若人之情貌亦孰能無與使右師徇
人情貌而強與周旋是繫澤雉於樊中飲啄雖豐
其心甚苦夫爲無爲是養生之道此則介介無爲
而不能一涉迹於爲雖於理未盡亦能自全其天
者也

老聃歿秦佚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
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

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適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適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養生家以老子爲宗莊子作養生主而言老聃歿正以明養生者非養其生而養其生之主也老子生而具笑言貌象故秦佚始以爲人歿而同蛇殼蟬蛻故秦佚以爲非人人未有對蛇殼蟬蛻而哭

之哀者故三號以山也當入弔時見有哭如子者
哭如母者老聃之意豈斷諸人有如是哀苦諸人
不會老聃之意不斷之言而故言不斷之哭而故
哭言者於哭中數其哀苦之意之辭也是遁天無
爲之理倍老子無爲之情平日所受教於老聃何
如而若此其哀苦痛傷亦徒自爲刑楚古者謂之
遁天之刑夫老子適來適去唯安時處順而哀樂
不能入何煩人爲之哀苦歟生者造化以此拘束
人如懸然老子適來適去超出歿生謂是帝之懸
解試觀火無自體麗薪而然薪聚於指指窮於薪

凡有形者俱有盡而火常無盡一得所麗卽復然矣三號之老子特旣焚之灰塵不灰之老子是常傳之真火然人不能預宿火性而舉水以滅之則亦有時不傳

史記云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

攝生在精氣神而人之精神至於耗匱者爲嗜慾汨心也故節欲保精所以立基凝神調息所以求命氣之一呼一吸爲一息人物恃息而生息依心神爲生氣有陰陽子時至則陽生午時至則陰生

平日無調攝之功，遇氣生而不覺也。調攝垂方，則氣生而多，不應候也。子後午前，非有慾念而真陽起，以意攝之，歸於臍內一寸三分黃庭之中，神與氣兩相凝注，至一百一十四息，而想此氣至閭尾，循脊脊從鵲橋升於頂上泥丸宮，復下喉中絳宮，遍歷四肢，又從閭尾脊脊透頂上下絳宮，復歸於黃庭，又凝息至一百二十四息，如前升降，或九度，或七度而止。氣行之時，捲舌抵上齔，自然津液滿口，呼定而嚙嚙畢而吸，如此則吸氣與津順下，丹田也。行氣既畢，遍身以手摩擦而起，總之真氣爲

藥以神馭氣爲火練藥察真陽生舉是爲火候真
陽初生攝歸黃庭是練精還氣攝氣由心是鍊氣
還神心無其心是鍊神還虛此不在交感呼吸思
慮之粗迹故稱爲元精元氣元神神氣凝聚不散
所謂聖胎呂純陽則又曰萬緣頓空謂之結胎返
本還虛謂之脫胎切莫泥身着形此又所謂粉碎
虛空者也緣督爲經之用盡於此其餘丹經中凡
假稱名目可以不用

人國世第四

內篇

養生者不能離世而獨有其生故莊子作人間世其欲止人之暴成八之事受任而傳人之子均非以爲身也教之處世者必虚心聽氣而一寓於不得已由是直前以任順機而動期於免刑患而已矣亦非以邀福也神聖處人間世之道可以知矣故曰人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

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謔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仁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

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歿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乎

顏回在人間世而欲禁暴人之行以救人之死是自求爲用者也。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草矣。量不用升斗而用國幾盡國人也。顏子生平之所聞亦多矣。正衛君無一定之方而欲以所聞思其則。故夫子以爲雜多憂擾。胷中惶惑無主。危亾不救之機也。古之至人先存諸已有一定之方而後存諸人。用其正之之術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前而欲以救人。且此一行也。子自以爲爲德而德由此蕩矣。諒子自以爲不用機知而知由此出矣。德蕩乎名正暴人是爲名也。知出乎爭子以

暴人爲暴暴人亦以子爲暴此思所以立名彼必
思所以傾其名相軋相勝必爭之端也而知也者
正其機巧相傾所以爭之之器也二者凶器乃取
憂召刑之端有一於行且爲不可而况可盡行之
今更莫論德蕩於名卽使子之德誠厚矣信誠堅
矣

卮言其
堅也

不蕩矣然亦必達人之意氣與子合否

而後仁義繩墨之言可用也亦更莫論知出乎爭
卽使子無心於名聞不爭矣不出機知矣然亦必
達人之心志其果以仁義繩墨之言爲美否而後
子之術可用也不然強陳其術彼將不以爲美而

反以是爲束縛困苦乎我。是以人惡有其美也。我
用其所美以束縛困苦人。而蓄人人必反蓄之。欲
免於刑憂可得乎。使其人果以仁義爲美。是悅賢
而惡不肖者。其身先以自處。仁義之內。子惡用求
有以異彼。唯惡有夫仁義繩墨。而我蓄之以其所
惡。是唯無詔也。彼將挾王公之勢。乘人而鬪。其捷
以與子爭子。以所存於己未定之衷。遇鬪捷而目
爲熒。內惑也。色爲平氣折也。口爲營自救也。容爲
形畢露已衷也。心且成堅。其爲暴也。是徒爲增長
其惡名之曰益多。將順其爲暴之始。念而遺患於

無窮絲初之不量其所悅所惡而輕詔以言兩未
相信遽爲厚言者也若必以刑憂歿暴人之前德
厚信砥足恃乎名聞不爭能不爭乎昔關龍逢王
子比干修身以僵拊人之民爲德也其君因夫有
修己之名而擠之叢枝脊放有扈用兵不已求利
無厭堯禹無奈其貪爭何也而攻滅之夫人苟有
爭名實之心聖人尚不能以德正必至於用兵
攻滅而後已此爾之所聞者爾奈何欲以未定之
衷往正暴人乎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

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
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
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
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
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
所予而獨以已言漸乎而人善之漸乎而人不善之
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
人之爲徒也擎蹠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
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
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

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諫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乃顏子欲端其本而常虛不滿勉爲卑下而專一不二庶幾免蕩與爭也然有是端虛勉一之念卽非歛之於無而爲陰也乃充之於有而爲陽也以陽爲充而孔揚於外因其虛下不爭常人亦不與之相違因其不違遂謂此足感人也因索其所感求容與其心而與之相入然感在外者不能深入

於中心雖容與所入幾何名之曰日漸膚淺之德不成况欲正以仁義而成其大德乎將執前意而不化外若有合內亦不訾所謂不違之感如此而已詎有益於暴人而曰可回乃欲內直而原天之道以容人外曲而徇人之禮以下人上比而用古入之道教謫乎人用許多法度以與人周旋故夫子以爲其所爲之事過於多端雖亦各有法度不以言詞觸犯乎人然僅得免罪不能化人爲其猶即其成心而不能無意者也

政事也
言詞也
諫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

有而爲之其易與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游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

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
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日吉祥止止夫且不
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
來舍而况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
義几蘧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

顏子窮於術夫子欲授之以方爲授道不宜易命
之齋又命心齋心齋已卽是道矣夫道從聽入無
聽以耳而以心聽又無聽以心而以氣聽耳司聽
於外而聽不行於耳是忘形於外心主感物之符
於內而心不用於符是忘心於內氣無形而物無

不攝虛而待物者也忘形忘心道集於虛矣夫子
未使回之心齊則心形皆實實使回也既使之後
心形皆虛未始有回也顏子虛矣盡斯道矣夫子
可語以正暴人之方而實無方也至虛者可以游
人世之樊籠而不感於名又何虞於蕩德而爭乎
人入吾至虛之域則鳴而教之否則止而不強教
也其入而教之也非曰入有門而特爲標榜以引
之入其不入而止也非曰止有毒而中存惡怒以
拒其入但以一爲宅無多無擾不得已而應無強
繩以仁義而蓄人之心如此以正暴人而救民於

死則幾矣

此皆至虛中自然之用而非有心於用乃行地上而不着足迹者也相使以天而不參人僞者也飛不以翼飛知不以知知者也氣虛待物而物自爲化耳瞻視也彼指彼至虛之事也闕滿也終也視彼至虛能滿其虛之量而無一念罣漏此時雖身在虛室至暗之中天光自發明白洞達可見秋毫非以此爲吉祥善事而吉祥善事自止於靜虛之內於此少起一念卽謂之坐馳故遺形聽氣不可復有一念之馳耳目外形也徇而不用通之於內

心知內體也置之不用而遺於外靜虛之極鬼神
來舍而况人乎是萬物之所以化也舜禹之所以
樞紐萬物者也伏羲几筮行此終身而况其不及

前聖散焉者乎

昔有蜀人毛鳳苞言遇道士教養
生法封閉一室不留線光中常添

黑靜坐內視數月後暗室通明秋毫洞見意此
瞻彼閔者虛室生白也

僧智藏宿靈耀寺夜誓用心見有金光照耀一室
洞明人問其故答曰此中奇妙未可得言夫宴寂
之門固有妙喜吉祥

梁張如珍南陽人也居南岳遇神仙降授明鏡之
道使其修之曰夫照物理者天也照物形者鏡也
天之道以清鏡之體以明人能常存天清鏡明澄
心靜神而內外洞朗則至道成矣若以內役其智
外勞其形心不澄神不清者去道遠矣吾昔受之
於長桑公子云此道秘要於太微中天帝所得之
能洞達玄通照入極夫洞真法中有四規之道

依四時而行之亦與此同體耳古人所謂虛其室則白自生定其心則道自生信哉言乎如珍修之九年而成洞視千里無一物可隱
老聃之弟子亢倉子能視聽不用耳日日或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色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體六賦之所知其自知而已
佛為阿難選入道易成就門以觀世音耳根圓通為第一文殊師利說偈曰聲音性動靜聞中為有無無聲號無聞非實聞無性聲無既無滅聲有亦無生聞非自然生因聲有名字旋聞與聲脫能脫欲誰名元依一精明分六大和合一處成休復六用皆不行塵垢應念銷成圓明淨妙於此知覺方便易成成就一心精明性心六和合耳目鼻六根之用也此與不聽之以耳而聽之以氣相近

葉 闢 公子高將使於齊問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

齊之待使者益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

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
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
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
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
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
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 來仲尼曰天
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
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
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

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太至則多竒巧以禮飲酒者

始乎治常卒乎亂太至則多竒樂凡事亦然始乎諒
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
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
由巧言偏辭歎歎不擇音氣息茆然於是並生心厲
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
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
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
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托不得已以養中至矣
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葉公子

高幾於知不用之宗矣吾食也執粗而不減必求精也爨無欲清之人是人人以治爨爲事見飲食之豐也今受命而飲冰已覺陰陽之患事不成將有人道之患是子高在人間世有畏用之心者也故仲尼又斷以義命欲盡去其瞻前顧後之見而直截擔當曰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涉世之要旨也但事之始終異變始若微細終乃至於不可救解人不可有一毫增加於事之心故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言風波行其風波則喪其事實故曰行者實喪也凡人忿厲之設也豈有

由哉由於巧言偏辭以風波動之而已遷令者潛
改易人之言語勸成者強其人以事之必成此皆
過分之事出始以喜事之心增加於內耳遷令勸
成於事甚危使其成之而美也必須曠日持久不
可以一朝取效或其成之而惡也禍機立發卽欲
改圖於後而勢已不及是豈可不慎而遷令勸成
爲也唯乘物以游心而不以物累其心托不得已
以養中而不以事擾其中如此則於事爲而無爲
其至矣彼遷令勸成乃有意作爲於其間以報命
適足殆事何可爲也然則今日子高奉使唯當行

事之情而忘其身去悅生惡死之念而以致命爲
難若夫欲免陰陽人道之患又何難也致命則吾
心已忘乎生死而又何有陰陽人道之患之有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

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

吾身其知智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

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

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

人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

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

安見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涯亦與之爲無涯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恃其才之美者也成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次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振盛溺適有蚊虻僕綠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髀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亾可不慎邪蒯賁無道而才若天殺其生機然旣不可縱之於

規矩外又不可引之於規矩內其知足以知人之
過而不知其所以爲是過者或亦有故不得已而
然是存刻見而曾無恕體之意故顏闔以傳之爲
難蘧伯玉欲先正身則虛而寓於不得已者也在
形莫若就外不與立異也心莫若和內不與爲同
也外不立異則就者易入以賢者之行就而入於
不賢者之局則亦不賢者而已能無爲顛滅崩蹶
乎內不爲同則和者易出以賢者腹腸出與不賢
者違立則不賢者見其異已也能無爲名聲妖孽
乎故欲化導人者不在屑屑爭異同之迹而但當

默行其轉移之意可且聽行其釋識爲嬰兒也可
且不別於是非無町畦眉畔也可且縱放其志意
無涯岸拘束也吾就於中加誘掖焉達之於無疵
而已若不且如彼而必欲如此是恃其才美而犯
其所忌取禍之道也螳螂怒臂以當車轍不知其
才不勝任而自恃其一臂之才以爲美適自齏粉
耳唯事事且隨其所爲積伐我之爲美我不見美
而達於無疵是犯而不犯者庶幾全矣試觀養虎
者不與以所可怒而發其怒之機則虎不怒矣養
馬者雖至愛而拊之不時則出其所不意而驚遂

至於缺銜毀首碎骨故有至愛者猶不忘其所當防也顏子往衛極意周旋夫子教之以虛而聽於氣至子高則直教以擔當而已伯玉之教顏闔則又極其周旋而不示人以一隙蓋虚心游世自然有此兩用然一聽於氣則雖用而實無用之心此神人之不用而成其大用者也故下言大木以不用而神

振振仄也和同相反
心和則不與爲同也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歷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有十數觀者如市匠石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

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
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水也
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
門戶則液漏蔓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
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
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柎梨橘柚果蓏乃果之切
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
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
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
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且也若

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歿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液櫛謂津液暗出櫛櫛然也診占夢也密若無言畏櫛社神也彼亦偶直遇爲社而遂寄焉不知已者遂詬厲爲無用非其以是爲幸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庇其所籟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

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矢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狝之代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善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

祥也

隱將芘其所藪其枝所蔭可以隱芘千乘也軸解
謂木紋旋散也杙所以擗戲狙猴者也麗屋棟梁
高名高明大家也榭飾栝之全一邊者解祭祀解
賽也適河謂沈人於河祭也上節既極狀櫟社之
神此節直曰神人以此不材夫神人塵垢糠粃猶
將陶鑄堯舜而胡以取此不材蓋耀材於外者神
擾於中唯不用而後能為大用者也

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

喻

撮

子括反

指天五

管在上兩髀

陸

為脅扑鍼冶繆

戒

足以糊口鼓箠播

謂足以食同 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

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
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
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鼓筴播精以
箕播米也

支離疏病僂者也故其頤下隱臍間其肩高出
頂上會撮髻也古人髻近於項頭低故髻指天也
五藏之管皆背背僂而管在上脊在脾間故以兩
脾爲膏治解繩也支離疏僅無用於形者人資其
用則挫鍼治解鼓筴播精爲身之用則免役受粟
養身終年形以不用爲用而況於神人之德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孔子身不用於春秋而未嘗一日忘救世之心然唯身不用而後其所救乎世者大故接輿謂鳳生

世德不用而衰矣欲追前世之治而前世不可
追欲待來世之清而來世不可待孔子雖聖其奈
今天下何夫天下有道聖人嘗成之以共享其至
治天下無道聖人但生之使得免於死亾方今天
下豈可望其成哉使人僅免於刑有以生之足爾
蓋緣福輕而莫知載逢福者歎矣禍重而莫知避
中禍者衆矣已乎已乎莫強人之成而相臨以德
相臨以德者取忌於人非所以載福也殆乎殆乎
厝趾皆危機而必盡地爲趨盡地爲趨始免刑於
世所以避禍也強陽者傷行迷陽迷陽晦陽明而

不用其無傷乎直前者傷足吾行卻曲常退避而
不前庶全吾足乎凡若此者皆聖人不爲世用而
退焉自葆與世俱生之道是聖人之大用也使聖
人爲衰世所用則將爲木之寇膏之煎桂之伐漆
之割方自救不暇而且得有此大用乎

德充符第五

內篇

德充符者言德全於中符現於外故屢屢舉形體之不全者見毀形不毀德而人且忘其形是爲德充之符德何以全豈日積月累以與於全一去其是非好惡之情審乎無假而守其宗則德全矣充矣符矣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故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那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

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暇魯國丘將
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旺先生其
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
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
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
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
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
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
視喪其足猶遺上也常季曰彼爲已以其知得其心
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

源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
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主
以正衆生大葆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
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府
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
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
事乎

王賡喪其足而全於德故仲尼方引天下而推之
問其所以用心者以真知契其原始以靜止摧其
化樞雖死生大變而不動其中卽天地覆墜而不

遺其所守只此是真餘皆假相人間世告顏子之言曰瞻彼閔者虐塗生白其下曰是萬物之化也舜禹之所紐也是所謂命物之化而守其宗者也問物何以爲我化宗何以爲我守若論物形則物物爲異雖一身之中物不勝異若論元氣則同歸於一雖世間萬物皆原於一守宗者忘其形而物我歸一且不知耳目之用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知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以王駘之用心若此凡以爲已而非以爲物始以一念覺知得其原初之心其所得之心乃

得其物我常然之心而又非王駘獨異之心若以物宗於一則物皆有一王駘何以不宗物之一而最物物何爲獨宗王駘而最之也哉不知物宗於一能靜止而得其一與不能靜止而失其一者自是不同人莫鑑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也松柏與草木同受命於地而其獨青也其舜與衆生同受命於天而其獨正也其舜能以其正正衆生彼衆生豈能以其不正正舜哉審乎無假而命化守宗是保始者也能保始者自有其徵生歿不變覆墜不遺是不懼者也能不懼者必有其實

試觀勇士以一人雄入九軍何生何死覆墜之足動
求名而自要者猶若是况保一氣之元始而官天
府物一知之所知物有遷而宗不變六骸耳目有
死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以生死爲遊戲去來在
乎我擇日而升遐人則從是而望之恐不及也彼
何肯以物爲事而反最之乎哉無假生死不變之
真也升遐神仙昇舉事也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
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
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

孟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
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
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見
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
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
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旣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
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句以不當
亾者衆不狀其過句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
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
去聲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

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游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游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楚子六切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自狀其過以不當亾者衆自言其過輕而不應有亾足之患也置過之有無於不言是不狀其過以爲足不當存乃命之使然如此者寡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微倖於命之不當中而不可自以爲能免於中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旣

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
輕用吾身吾是以亾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
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
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
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既受教而出也孔子曰弟子
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
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
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斲以誡尺叔切詭幻怪之名
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已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
彼以灰生爲一條以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

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淑山無趾已方欲學於仲尼以全其尊足者而又怪仲尼曾問禮老聃爲其賓賓禮義之學但在名教上用心而不在性命自然處用心故曰以誼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桎梏名教至常無趾以爲誼詭幻怪方外異端以不異者爲異也孔子曰朝聞夕死以死生爲一條矣無可無不可以不可爲一貫矣曰方外家視之孔子固是箇中人但尚有一名教爲桎梏在人存名教而受其束縛與外名教而不受束縛亦只是一條一貫事

今欲卽孔子死生不可之已悟者解其桎梏之
未悟者故曰使解之其可乎非以孔子爲死生爲
未作一條可否爲未能一貫而以一條一貫者解
也曰天刑之安可解天方以名教責任孔子若使
孔子受此一端之桎梏刑罰然是不可使解使孔
子而可解桎梏則萬世名教將誰爲之主夫叔山
無趾充於德不特形可無全卽名教亦可脫而無
全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
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

爲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
者也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
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

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
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
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

宰而寡人傳國焉門然而後應汜泛而若辭寡人

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夫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
有亾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
常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嗣於其死母者少焉舜

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
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
也不以髮色洽切資刑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

爲天子之諸御不瓜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
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駢它
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唯恐其不受也是
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夫
生存亾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
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
也故不足以滑汨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

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隙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
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少
成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
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
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
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
吾身而亾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孔子語哀駘它之見愛於人譬狔子食於死母所
愛於其母者非愛其形愛使其形者則人之見愛
於人以德全不以形之全不全不見已者狔子之

食乳以爲已也不得類者衆純子同食於母
爲乳而俱不得爲不得類也娶者送葬之飾
死形且不全更何用飾

人之所遇死生窮達等變有快意者有不快意者
快意則和樂而悅豫不快意則憂愁而拂鬱然際
遇無端孰窺其始而吾以之滑和常常使快意時
之和豫通於不快意之時亦常常和豫而不失其
兌兌者悅也失其兌則和豫有隙常不失兌則日
夜無隙與物爲春是接物而四時之和生於心者
也以其憂愁拂鬱之事不能窘束之謂之才全何

謂德不形試觀夫水停而平平中乎准則大匠取法焉是水德之盛也人之取法者雖在乎外其所以致人取法而爲德之盛者繇水內保其平外不搖蕩其盛不形而常在於內也今所謂德不形者亦非於才全之外別有其德卽遇死生存亡等變而生時於心和豫常通乃此心成和之修者是也死生存亡等變雖在於外不失兌而成和之修常在於內外物曾不能蕩搖而使之離故謂之德不形也惟物不能使之離故物亦遂不能離之而與與成和雌雄合乎前使人授已國唯恐其不受也

雄名前男 夫論德充符之意在遺形而內全其
女感其德也

德前叔山無趾之言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
吾是以亾足今哀公亦曰吾聞至大之言恐吾無
其實輕用吾身而亾吾國又兢兢以形體爲重者
莊子之立意固在養生全吾身所以全吾德但論
德不在形貌上耳

門鼓支離無厭說 稅 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

脰 豆 肩肩甕菴 益 大癩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

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
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 智

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
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
也者天食副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
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
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譬乎大哉獨成其天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
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
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
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
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

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
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
而瞑眠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是闔歧支離無脈者隱脰肩下不全之人也靈公
說之而視爲全人其脰在兩肩之間不覺爲隱也
甕菴大癭癭生於脰若甕菴然已失脰之形不全
人也桓公說之而視爲全人其脰在兩肩之間不
覺受病也夫以人情偏悅而遂忘其形之病況於
德乎是故德長者忘形形其所可忘者也德其所
不可忘者也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則重在

形骸遺其天德此謂誠忘者矣聖人任天而動無所不忘其有所遊也逍遙之遊也在凡人必恃知以酬事聖人視知非知也乃生災起釁之孽也凡人恃約而固交聖人視約非約也乃黏滯不解之膠也人慕德而增修其德聖人不視爲德乃無中起有贅續增加之接也人炫工巧而成就其事聖人視工不止爲工乃貿遷有無聚集百貨之商也聖人逍遙之遊不謀惡用知以爲孽乎不雕斲惡用約以爲膠乎未嘗喪失也惡用德爲接續不假術鬻惡用商之聚集四者聖人盡忘之不用亦有

時與世人同其用是四者天之所以賣弄於人而使之不得不用乃天鬻也天何以賣弄於人而使不得不用天寶以此養活乎人以是爲人開生生之計乃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則人人自足以養活其遊也亦任天以動足矣又烏用人而屑屑焉以役於情識爲唯有人之形故亦有時乎用知用約用德用工而羣乎人唯無人之情故用知而不爲孽也用約而不爲膠也用德而不爲接也用工而不爲商也據何者爲是何者爲非而得是非於其身哉夫一受於人形則肢體之間僅同於萬物中

之一物渺乎小哉不能自全而有兀者有惡駭天下者支離而大瘦者種種異形所以屬於人也有形無情則肢體雖同於人但以爲寄寓譬乎大哉且官天府物可以解天刑可與堯爭善可使人授之國而唯恐不受可以形殘者而視全人所以獨成其天也若彼惠子之形非不全也耳聰目明若天選而授之不知原有寄寓於形骸之內者以神爲之母精爲之子今外神勞精則子母病官天府物命化守宗之元氣亦病其吟其瞑無非欲以堅白之鳴勝天下曰此亦自用善好惡之情也其如

於情日近於道日遠何哉

堅白論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藏故孰謂之不離堅白域於石惡乎離石其無有惡取堅白乎故離也離也者因是力與知果不若因是。

以手拊石知堅不知白故知與不知相與離也以目視石見石不見堅故見與不見相與藏也堅藏於目而目不見堅誰謂堅不藏乎白不離手手不知白誰謂白不離乎離亦卽藏也離非

物使之離乃天然而自離故曰因是役知力以
離物者果不若因是也

崑崙真經本義卷四

內篇

大宗師第六

大宗師者道也道始於知故先言知知貴於忘其
知故言真人之知真人之所忘者忘死生也死生
何以能忘得道者無不忘也方病不惡病方化不
擇化見化不哀不知化者之已化而我之爲不化
得道故忘情焉爾也如斯人徒舍坐忘而與言仁
義是非真如黥如劓矣雖然命有所制雖欲不忘
惡得而不忘是又爲不能忘情者解惑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

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
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雖然
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
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人生之道生於天受於人或亾於人或復於人故
能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
者天生人而各與天年使之有終有不知其所以
然者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養其知之所不知不
以人鑿天得終天年而不中道天斯兩者天人之
間均出於知均入於不知是知之盛也雖然知有

其盛而患知之不真知必待其真而後爲知之當
何者吾知天之所爲而天之生人也生於靈明而
冥於不知吾以知知之庸知吾所謂天之非人蓋
因人起知者知或出於妄念故知天之盛者必待
其冥於不知而後定其爲知天之當吾知人之所
爲而人之得終天年也欲以知養其所不知而此
養其所不知者亦藉於人之知庸知人之非天而
或有意於防人或反增一知覺故知人之盛者必
待其知養不知而後定其爲知人之當是非兩者
之真不可定也特貴真知者之知而忘其知焉耳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
不雄成不矜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
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

格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教無憂其

食不甘其息澁澁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

服者其嗑厄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

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詎脩蕭然

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

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

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心其容寂其頽頽去軌

然似秋暖喧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

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亾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

萬世不爲愛人故樂洛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

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

亾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

胥餘紀他沱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

適其適者也

天生人而人之知與天不相合不可以爲真人有

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吾見真人之妙用矣

衆寡一視不逆寡也成敗一視不雄成也推心任

士不謀士也若然者真知內炯事無疎密過順其
自然當亦順其自然何悔何不自得若然者真知
內炯外忘夷險視登高如平地視入水火如平地
何慄何濡熱之有此知之妙用也能登假於道者
也而非其真知之本體也吾見真人之本體矣寢
不夢神常清也覺無憂意常寂也食不甘欲常淡
也其息淡淡凝神於氣穴也故真人之息以踵所
謂從頭流至足究竟復上升者足底湧泉穴乃
氣之所起也豈
若衆人之息以喉者乎衆人屈服於嗜欲其於言
若嗑若哇不繇心出其嗜欲淡者其天機淺知所

以昏也真人無欲故天機洞照此真人之本體知之所以能登假於道者此也而猶非其所以爲真知也有真人有真知矣夫有生者常悅生真人生忘其生不知生之爲可悅生者適來而原無可悅不知生之可悅斯真知也悅生者常惡死真人死忘其死不死知死之可惡死者適去而原無可惡不知死之可惡斯真知也真知死生非死生不過天與人一出入一往來耳何足訢何足拒何所不翛然乎不悅生故不忘其始所自來不惡死故不求其何以終竟但知始吾有所受於天受而喜之終不當忘其所以受忘

而復之是之謂知天之所爲又知人之所爲不以
心捐乎道不以人助其天是之謂真人真人之有
真知而知之當者也若然者真知內炯其心有所
志而惺惺者不怠其容常稿寂而擾擾者常怠其
顛則頽而近朴其不以情徇物則淒然似秋常以
心容物則又暖然似春喜怒一四時也物何不宜
乎豈有終極乎故聖人有時而仁人國也所以救
人於死何失人心其澤施萬世也因物之自然何
爲愛人故聖人在上萬物咸通而聖人無心樂通
物非聖人也仁無不親而至仁無親有親非仁也

賢者順天而所遇皆天必待天時非賢也君子不言利害而明於利害利害不通非君子也志士修名行名行不修而至失已非士也有真知者不以人助天以天爲主而人爲之役其生也唯天而我無悅其死也唯天而我無惡若忘身不真而尚不免悅生惡死是反欲以人爲天之主不以人爲天之役非役人也若狐不借務光夷齊以至申徒狄諸人其捐生甚易視死至輕可謂不悅生而不惡死矣忘身之真矣然其心在矯世而立名是豈知天之所爲而不以人助其天者乎乃役人之役適

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真人之知豈出此也

羅勉道云狐不偕古賢人務光黃帝時人耳長七

寸胥餘尸子云箕子名或云比干申徒殿人荀子

載其負

石沉河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

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

乎其不得已乎濇乎其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

其以世乎警教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悅

尾乎亾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

為循以刑為體者縛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

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

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

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故其
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
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
之謂真人

古真人其身雖與人俱而其心常與天一與物冥
者與物爲朋乃其狀義而不明中不足者常有所
承受於外今冲若不足而於外何所稟承與乎其
觚而方整非堅執也張乎其虛而廣大非耀彩也
邴邴乎其似喜矣實有不得已者無徇人之意也
濔乎進我色矣卽有止我以德者無易狎之容也

謂其行若勤儻而與世情不遠然而警乎軒舉誰
得而制也謂其情與人相連合而又好爲閉拒謂
其悅悅善誘人而又相忘於言說爲治者賤刑乃
以刑爲體爲道者後禮乃以禮爲翼大智無知而
以知爲時大德不德而以德爲循刑爲體者不去
殺也禮爲翼者善爲行也知爲時者事自濟也德
爲循者言足之所循者唯德生而與之有德乃生
而與之有足也至夫子足踳踳如有循人真以爲
勤行於德在夫子豈自知爲勤行哉視死生爲一
致生之足好與死之弗足好一也死之弗足好與

生之足好亦一也其無好無弗好一也一固一也
其有生有死者不一也不一而忘好忘惡亦一也
其一之所一無死生無好惡翛然往來而聽其所
自然與天爲徒其不一之所一有死生忘好忘惡
身爲役而盡吾所當然與人爲徒夫與人爲徒也
者正忘身之真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
乃人與天相成非殉人而忘天以相勝也是之謂
真人真人之有真知也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
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

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
涸魚相與處乎陸相响吁以濕相馮濡以沫不如相
忘於江湖與其譽余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

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
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
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
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
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
聖人將游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三言二善一

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夫人所最不能忘情者死生真人獨忘之豈生有
可戀死有可避真人顧獨與人異趣哉本無生而
忽然有生生未嘗死而忽然以死誰爲之者命也
非人所能與者也死生循環其猶旦暮之常天也
方且不能推之使暮方暮不能留之爲旦皆物之
情也然各有卓然之真於死生旦暮之中死生可
忘而卓與真者不可不自保彼特以父爲天身猶
愛之况其卓然者於身爲天之天當愛何如人持
以有君爲愈於己身猶死之况其爲真焉者乃已

之所以爲已而豈以死生動念魚陸處而鴻洙不
如相忘於江湖分堯桀而是非不如兩忘而化道
猶之分死生而有好有弗好不如一其所不一者
而常保吾之卓與真夫大塊載我形勞我生佚我
老息我死是死者造化所欲以安樂人者也方生
之時汲汲皇皇爲日幾何生而不役情於生其善
吾生者正欲爲善吾死之地生何足戀也夫大舟
在江湖則易行藏於壑則無水而不行小山在盆
沼則易取藏於澤則阻隔而不易取謂藏之固矣
夜半有力者負而趨寐者不知藏大小有宜猶有

所遯况形神速稿目前有易失之舟山老歿相催
何處得藏身之壑澤乾坤肆力不寐難防瞬息變
遷何須夜半吾欲舉吾生而藏之不若置吾生歿
而忘之也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
大情藏於天下遯於天下猶之在我所藏天下之
內也吾忘吾生而聽其所之猶之在吾忘而聽之
之中也特犯人形而猶喜若人之形者萬化而無
極吾將脩來脩往受喜忘復其樂可勝計邪凡人
所以不樂者一經生歿而迷也真知不迷故聖人
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彼善天善老善始

善終特鄉黨自好者耳人猶效之又况卓且真爲
萬物之所係不一而一爲一化之所待又吾之所
不得忘而不煩於藏者也夫卓與真者何道也道
不落生歿流中故稱卓無生歿好惡妄情妄相故
稱真萬物之歿生不一而造化常一道者造化之
主宰故稱爲一化之所待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
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
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
淡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稀

喜
韋

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
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丕得之以襲昆崙
馮憑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
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崑崙得之立乎北
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
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
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夫言道者以爲無而有情有信以爲有而無爲無
形唯有情信故可傳可得唯無爲無形故不可受
不可見自天地至萬物無不藉道爲基道無生歿

老少故得道者亦無生灰老少歷觀自古得道者
爲仙爲神爲日月星宿出於生灰皆得道之效也
莊子修不灰之術上言忘情生灰忘情生灰而後
可以不灰然太說向冷淡去幾與溺沒於生灰者
相似故緊說神仙歷來得道公案

筆乘云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未見氣爲
父則氣者母也北斗天之綱維故曰維斗堪坏神
名人面獸形馮夷清冷傳曰華陰潼鄉隄首人服
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於河
而溺歿肩吾山神不灰至孔子時黃帝得道登天

卽鼎湖上升之事玄宮北方之宮月令曰其帝顓
項其神玄冥是也禹強海神山海經曰北海之渚
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禹強西王
母山海經曰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洵水
之涯漢武帝內傳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帝宮美
容貌神仙人也少廣山名一云西方空界之名傳
說一星在尾上言其乘東維騎箕尾之間也箕斗
爲天漢津之東維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禹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
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

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灰不生殺生者不灰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櫻寧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

謂墨之子謂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
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
詭於詭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參參參聞之疑始

女偶唯聞道故年長而色孺子然道未易與人言
也以女偶聖人之道告卜梁倚聖人之才必守之
三日而後訖外天下外天下者外世緣也又七日
而外物物又近於天下也又九日而後外生生又
切於物也既外生而後一朝徹悟既徹悟而後曉
然見獨見獨者見吾之卓與真而古今倫物之所
不得偶者也由此能無古今矣無古今而後入於

不灰不生矣何以入於不灰灰因吾之有生殺生而無貪生之念故不灰此真人之所以不知惡灰也何以入於不生生不能生吾之生而常不生者常能生生此真人之所以不知說生也悅生是愛念是生灰根因殺生者不溺愛河故超出生灰此卽佛之無生忍法也得道之後生亦可灰亦可不生不灰亦可其爲物之一去來一出入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櫻寧蓋常不生常不灰者寧也將迎而成毀之者櫻之也無不將無不迎無不毀無不成者櫻而後成之者也

此道不遇聖人則不得其傳存在方冊故曰得諸
副墨之子其聞之洛誦者誦讀也膽明者視也聶
許者聽也需役者行也於謳者歌咏也玄冥者默
會也參寥者造化也疑始者未始有造化之始道
所自來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
以生爲脊以死爲尻

苦羔反

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

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
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儻哉夫造物者將以
予爲此拘拘也曲僂

纒

發背上脊五管顧隱於齊

高於頂句句 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麓 其心間間 而

無事跽步曰躡 躡愁曰 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

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亾予何惡

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

化予之右臂以為彈子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予之

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

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

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

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歎之人覺有生之形為拘焉然

故子與方病將死歸於無形間而無事則又不死
矣故鑑井而歎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
也問汝惡之乎惡有此形也有形亦何必惡形無
爲而不可予之真宰遇形而皆可用形之所爲是
物有結之隨遇而可以用其形者解其縣者也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焉

一作論

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

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
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
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
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

一作

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鑊鄒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爐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及子來病而子犁叱環泣者之但化然化者固自不怛也鼠肝蟲臂無爲不可東西南北何往不得當死而不惡死亦不必揀擇其所之而一聽陶冶於大化視死生一覺寐間而已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
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泉挑
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歿未葬孔子聞之使
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
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
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
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
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
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

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
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
懸疣以死爲決疣換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
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
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
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
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
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
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
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

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
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子桑戶二人於歿生存亾視爲一體及一子歿而
二子歌弔者愕而歌者笑孔子信其爲方外逸民
彼豈以人爲人而且與造物者爲人彼豈以生歿
爲生歿且不知歿生先後之所在肝膽耳目異物
也暫假異物託爲同體彼且遺之忘之不知耳目
之爲耳目肝膽之爲肝膽反覆其終而不知終之
將焉往反覆於始而不知始之所自來甚乎凌塵
垢而彷徨於其外心無事而逍遙

自適於

內如此曠壞豈肯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
然人皆方外則誰爲方內此孔子不得不引子貢
與共也子貢旣處其內又不得不求其方方者常
居內而常不失道於內之方也魚失水而相造於
水穿池而養亦給人遠道而相造於道常無事而
亦生定蓋道以定靜爲本故方內雖多事不怠無
事以求定使魚在江湖可以相忘何必穿池哉人
在道術可以相忘何必無事哉相忘乎道術畸人
是也畸人者異世俗之人世俗弔死問生之禮俱
所不爲侔之於天常頽然而順化拘拘於死生哀

樂者於軀殼內起妄情乃天之小人則以其知
禮而稱爲君子人以爲君子天之小人也正是又相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歿哭泣無涕中心不感
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
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達
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
所以生不知所以歿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
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
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共夢未始覺者邪且
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情歿孟孫氏特覺

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
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
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
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孟孫氏居喪不哀不特忘死而實有得於一化之
所待者其於天人死生之理盡之矣人間哭泣歎
喪之理世俗所爲唯簡之而不得而心常在道不
涉悲哀夫已有所簡矣若子反琴張嗟桑戶之反
真是知死者之爲死也而歎我之爲人猶知生
者之爲生也孟孫氏但覺已之身之身天下之

身適爲一氣適然而化化不是先適然而不化不
化非是後生歿先後一無所知又豈知有先化之
親別爲一物以待其所不知先後隨化之已而使
之哀乎且方將化則無物不化惡知不化者與未
歸而使之哀方將不化則化而非化惡知已化者
未無景響而使生其哀今問孟孫者汝回也答者
吾仲尼也一氣之中輒分吾汝特偶夢爲吾汝而
未始覺者邪彼形換而心不換有駭形無損心歿
生且暮之常有且宅無情歿孟孫氏特覺人哭亦
哭所謂簡之而不得是乃其所以泣無涕心不哀

者是其所以乃猶言是乃其所以如此特將乃字用之於句下孟郊與韓退之聯圖雞詩一噴一

醒然再接再礪乃彼豈以哭者哭已化之物哉且正祖此句而用之

不知有吾安知有物因人之指吾為吾姑相與吾

之詎知吾之所謂吾者何在今以夢中之吾汝而

自認為真吾真汝汝且夢為鳥而戾天夢為魚而

在淵又將謂為真鳥真魚哉不識今之有言者其

覺乎夢乎汝夢中魚鳥非真魚鳥則今日夢中之

吾汝豈真吾汝人生一夢一覺化與不化適然轉

眇事俱非實境造於適意之境者倏然而適意不

及笑也逢其欲笑之會者倏然而獻笑不及排也

人之倏歿倏生天實排之而人就化之孟孫總策
於不知則天自爲排而化不能化可謂安排而去
化乃入於寥天一矣寥天一者寂寥未始有物之

天爲一化之所待者也

且先且字或從丞真切讀
神字然從前說爲長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

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軼

尺語
助也

夫堯旣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

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

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矐目顏

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

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亾其智皆在
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
剗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謂
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整齋萬物而不爲義澤
反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
雕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夫聖人治天下唯欲人生得所生歿得所歿於是
立仁義是非以爲之防如前數子者無歿無生併
無仁義是非之名可謂遊於遙蕩恣睢轉徙之塗
而一聞仁義是非之名輒以爲黥爲剗如無莊之

負美據梁之負力黃帝之負智有之俱足爲累假
鑪錘而後夙累化故許由舉螯物之義澤物之仁
長上古之老覆載雕刻之巧一不以爲不以爲者
空之也忘之也忘而不知可進於無心之遊矣乘
成者乘其黥息剗補完成無缺之道也再稱吾師
者道也大宗師也意而子得師至周穆王之世而
猶存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吾忘仁義矣曰可
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
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

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仲尼正遊方之內爲主張仁義之人亦未嘗以顏子之忘仁義禮樂爲不可唯恐顏子忘之猶未盡及顏子坐忘而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無顏子矣同矣化矣同也者生與死同化與不化同安知生而不化者之爲可好也化也者死化而生生化而死安知常不化者之不常化也此仲

尼所以謂其賢而欲身從其後者也是仲尼迹在
方內神未嘗不遊方外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
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
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促舉其詩焉子輿
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
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
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
者命也夫

歿生命也其有旦暮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

皆物之情也。凡悅生惡死者皆於其所不得與而欲與之，豈能轉移於定命乎？故當其附縣不得聽其附縣，遇欲決潰亦不得順其決潰，安取加好惡於間。

應帝王第七

內篇

莊子之言主於無所可用乃以應帝王爲內篇之終以無所可用爲大用聖在內王在外者也保渾沌之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以此爲應帝王用而仍歸之不用竊其迹則晉人成清談極其精則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平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教于于一以已爲馬

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王倪四不知卽齊物中之三不知其後齧缺又有
至人固不知利害之一問故云四不知躍而大喜
悟契大道者不用知也有虞氏未始出於非人尚
猶涉於人而未合於天也有秦氏又未始入於非
人則天且忘之矣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非人
謂之牛馬乃蠢然自視若牛馬未嘗以我爲天爲
人也其知情信者知不以知而以情相默契易所
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

告我君人者以巳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謂
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
使蚊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
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繒弋之害麕鼠深
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日中始之語治天下欲出經而示民式出義而示
民度無非以法度治外使民知就利避害而已彼
聖人之治天下豈徒治其外而已乎但順民天性
正而後行耕食鑿飲確乎能其事而已矣何必立
法而教民趨利避害教之趨利避害豈以生民之

知反不若鳥鼠之能自爲趨避也哉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了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

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

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

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垠朗之野汝

又何帛詣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

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

下治矣

無名人無心於治天下天根乃問治天下是櫻之

以世慮故以爲不豫不豫卽不逍遙其下所言皆

逍遙遊之事舍一官一國忿榮辱內外方將與造化爲人如列子之御風與天爲徒也莽渺之鳥卽大鵬出六極之外卽南北天際遊心淡合氣漠仍是乘天地之正以御六氣之辨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無所可用安所困苦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枝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後狙之便執蘆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蹙然

曰啟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嚮疾彊梁是迅速力行也物微疏明是既通物理猶求明解也胥易胥徒以力易食技係百工以技見羈執狸之狗來藉藉者借也使人借用其力也有莫舉名忘帝力於何有也使物自喜人人皆以爲我自然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

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
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旣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
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
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誡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
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
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
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
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
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
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

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嚮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嚮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帝類靡因以爲波流故迹也然後

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
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樸塊然獨以其形立紛
而封哉一以是終

自齧缺至陽子居俱言應帝王者以無用爲用無
爲而天下治耳至壺子意象俱泯使人不得而相
何居中庸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篤恭而天下平
者也鄭人見季咸而走惡聞死日也吾與汝壺子
所與列子之道也列子於壺子之道未得其實如
雖之無雌安能懷道壺子以道之見有者爲文澄
虛者爲實列子以道之有者與世相高故不能掩

其所有而必信於世人遂得而相之壺子示以地
文地文者陰凝於內萌起之機不發動亦不見有
所整齊但藏德於無故名杜德機季咸見若濕灰
而以爲不旬數灰也示以天壤者由地文而萌震
矣名實不入則忘情於有無之間至人之息以踵
今機發於踵故見苦者機季咸誤以今所見乃其
杜權而以爲生也壺子內季咸外壺子已見其善
者機而季咸猶以爲杜德機也第覺與昨之濕灰
不同耳壺子又示以太冲莫勝太冲者陰陽冲和
之氣無偏勝也地文陰勝天壤陽勝今陰陽俱平

故名衡氣機淵有九如禪觀之各有名目列子書
盡數九淵此止數其三人以爲勝喜其簡也淵者
靜定觀所盤桓動也其深處爲淵是動不離靜善
者機也止水原靜是杜德機也流水於水面爲流
爲動而其下深處爲止爲靜動靜各半是衡氣機
也季咸三見壺子示之三淵後乃示之以未始出
吾宗虛而委蛇所謂命物之化而守其宗者也不
出吾宗旣不得其本體命化委蛇又不得其作用
壺子豈弔靡無主者邪波流無定者邪是大不可
測故走也列子學壺子而曰紛而封哉雖應接紛

紘列子但自封閉用心向內也一以是終更不作

期望功效想

審音浚盤河
流所聚也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

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
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大道無窮無朕有爲者窒之爲名尸也謀府也專
任也知主也四無爲已體盡無窮之道而遊乎無
朕此逍遙遊也盡其所受於天而一無所爲則何
處見得一言該之亦虛而已鏡之至虛過去未來
現在一無所着至人虚心無物物來卽應而不困

於物是勝物而不傷也

南海之帝爲儵叔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
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
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
無有嘗試鑿之口鑿一竅七口而渾沌死

南海之帝心也心主知覺其萌也儵然北海之帝
腎也腎主淫邪其動也忽然中央之帝是爲黃庭
意也當先天未鑿時渾沌無爲而已七竅總出五
臟儵忽鑿之則逞其知覺淫邪之用故渾沌死順
七竅之用而不加以鑿則渾沌未必死天下可藉

以治

南華真經本義卷之五

外篇

駢拇第八

仁義人性也乃等於駢枝聖賢盡性者也乃等於盜跖之徇利豈真以仁義聖賢爲不足法但謂爲之而出於有意擾擾外徇必至淆其真性如小人之徇利與肢體之有駢枝贅縣等故莊子自言上不敢爲仁義之操下不敢爲淫僻之行莫是駢墻只是無爲無念不徇形跡據事若同子莫味意則極高玄

此篇文勢快利明爽起伏變換如飄風飛雨忽然

過去忽然復來絡繹連旋略無斷截每於上下轉
換之間必埋伏一字一句相爲聯挽或用之上句
以起下句或用於後語而挽前語但見氣勢絡繹
其開閣變換無迹可尋想下筆時淋漓飄灑亦自
喜於爲文之佳而非偶然者也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乎德附贅縣癭出乎形哉
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
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疝於手
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
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駢拇枝指出於性生而於德則侈附贅縣疣亦楚
形生而於性則侈仁義列詁五藏如人世體此有
何侈唯多方而爲之始侈矣非道德之正正矣莊子
說人病痛處正在多方二字多方故爲駢拇指而至
聰明亦用之以多方註家乃以爲衍而欲去之何
也是但以仁義爲駢枝而不知多方之爲駢枝故
也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
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
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

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
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
之間而救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
多駢翦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
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音長者不
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
脰雖長斷音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
所去憂也

上說仁義而埋聰明二字下遂承聰明二字說到
仁上又省去義字又併及言語文字之家各以駢

履字貫之若說一事而不必更端聰明言語亦不可無今舉皆非之非其多方以爲也得性命之正者以諸事多方而爲之者爲非而淫僻於其事之人若離朱師曠輩則以爲是以爲是者亦其性命賦受如此不必強絕但無師曠諸人之賦受而慕效其事則益失其性命之正強絕者斷鶴脛之長而若效者續鳧脛之短所以憂也

積無用之語如累瓦而無用如結繩而難解竄點竄句句讀救跬者奔走至於履救以譽無用之言也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
 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
 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
 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叨富貴故意仁
 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
 夫待鉤繩規矩嚮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
 圓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吁愈仁義以慰天下
 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
 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屬
 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墨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

知其所以生同然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
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
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
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喬仁義以抗天下也天下
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
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
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
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
傷性以身爲殉一也

問一句曰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卽曰彼仁義何其

多憂也挽上憂字遂從憂字說去而謂仁人與不
仁同憂復曰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
天下何其囂囂也仍用前挽上句法而易憂字爲
囂囂字以起下削性侵德之端侵德削性是待鉤
繩規矩而正之事遂歷言不待鉤繩規矩之事此
古今定理人物之所以生所以得一而不二一之
精通極於天倫不可以人爲二之使受其虧損此
是中真消息莊子忽於反覆鋪敘中發之若非要
緊語似呂仙賣藥雜靈丹一粒於中以待衆人有
緣者自遇又緊緊挽爲仁義者假膠漆繩索而遊

道德之間所以囂囂而使天下惑遂承言惑有大
小而以仁義相撓至大惑而易性又緊推一句曰
三代以下莫不以物易其性自小人士大夫以至
聖人同於傷性而以身爲殉小人世之所輕士大
夫世之所重聖人則世所敬畏而以爲不可及莊
子總稱之曰此數子者將賢愚聖凡輕重平等一
視也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
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
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

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別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兪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於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

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
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
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
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
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
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
敢爲淫僻之行也

舉讀書博塞均爲亾羊伯夷盜跖等爲身殉其殘
生傷性旣同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用句如
結意實未完以且夫字起將上邊仁義聰明四事

以非吾所謂臧反說一遍又以吾所謂臧正說一遍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德則不待繩索而正之仁義也又恐人認仁義之爲德故復說一句吾所謂臧者加一者字非所謂仁義之謂也加所謂字又不說德字出而曰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正以不用繩索多方之仁義乃爲性命之情自然之德耳吾所謂聰明者在自聞自見而卽借自見兩字作過度語夫不自見而見彼插入不自得而得彼者落下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又卽將適

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作挽住語曰雖盜跖與伯
夷同爲淫僻緊結之曰余愧乎道德故上不敢爲
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大道無爲至
德不德莊子自言忝置身於道德中故仁義淫僻
都不措趾只是無爲而不離於宗常完此古今不
二者無所虧之而已

馬蹄第九

外篇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洛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維之連之以羈馬的編之以阜棧馬之灰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

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楸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

怒然

馬之灰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植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

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
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

山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兮隧澤無舟梁萬物

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

為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

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

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

聖人楚鼎孽降為仁蹠題跂支為義而天下始疑矣

澶但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

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

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夏倪詣闕扼驚至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氏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奸知爭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此篇與前篇駢拇俱用喻起體各不同前篇三項
並起如詩之比而興此篇說治馬極詳而陶冶綴
入數句卽推於求治者之身上曰此亦治天下者
之過也伯樂陶匠不卽加罪而先罪治天下之人
如酷吏斷獄不罪下手之人而先推求主使者起
原是譬喻傍意卽轉作正意此比而賦也故下文
直接曰吾意治天下者不然

首節曰及至伯樂中曰及至聖人末又曰及至聖
人用此句作領入語故至德之世夫至德之世用
此句作翻起更端語馬知已此矣民能已此矣用

此句作翻入過度語首節曰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作收上語亦作入題中曰工匠之罪也聖人之過也作小收末曰伯樂之罪也此亦聖人之過也若論尋常章法當更有數句作結而於此竟止作大收種種呼吸照應若出有意若出無意文章妙境莊子以聖人治天下爲過者爲後世仿聖人治天下之迹仁義禮樂不本於自然而多方以爲之人騖矯飾則仁義禮樂不足以治天下而適足以亂天下非真以仁義禮樂爲亂天下之具也莊子後於緝性篇明言之矣曰古之治道知與恬交相

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莊子謂是教者在人性中與道德一滾而出不在外邊矯飾卽吾夫子禮云樂云之意若只從外面矯飾已與性體全離故曰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若所指躄躄之仁蹠跂之義俱從多方矯飾者言耳仁慈愛故曰躄躄義斷割故曰蹠跂澶漫淫漫也摘僻摘取其瑣屑不顯切之事也伯樂治馬前以此起篇末復說一過者前言治馬祇足以害馬末言治馬之

害害不止在馬而使馬能為盜害及於人以甚治
之者之罪也重增味嘆但覺機趣而不知者以為
重複也

月題馬額上如月形者介倪猶呬也闔曲也驚
抵也曼突也詭銜自出銜竈稱轡偷出轡也

南華真經本義卷之六

外篇

莊篋第十

洪康下旁開其陸如從版取之也

前駢拇篇明多方之仁義爲道德之害馬蹄篇言天下之所以競爲多方之仁義由聖人尚仁義而治天下之故是篇則言聖人以仁義治天下悉其知慮用以防奸而奸人得用仁義之說竊人上地人民偃然南面如田成子之屬是大盜而借聖人法制以肆其奸以屬役衣冠禮義之士且禁人之爲盜當時衣冠禮義者又竭其智慮爭爲之謀主莊子感慨不平無所發其憤曰吾欲拊擊聖人是

猶忿宵人之據高位以肆志而歸咎於天之化生
人類以擁衛夫檢壬也者夫天之生不善人非有
意於厚之氣數偶遭其不淑雖天亦無如之何亦
猶人之肢體癰疽爲患非有意於生之血氣偶然
爲壅滯人亦無如之何天無如不善人何至積久
則報應不爽宵人未有不殞滅者人無如癰疽何
而加鍼砭則病患自除血氣未有不平復者聖人
無如奸盜何而法在則覺之早救於晚奸盜藉以
終熄卽不然以道法維繫其手足猶不至肆於
天下道法未有不爲天下利道法爲天下利而莊

子爲掊擊聖人之言如其所言聖人又似真可以
掊擊者則太史公所稱莊子善屬書離辭剽剝儒
墨雖當世宿儒不能自解免者此也夫天地之大
也決不能不有佛以爲此大海之一漚吾身之切
也決不能不有老子以爲此吾之大患聖人之利
天下萬世也決不可不有莊子以爲聖人不死大
盜不止夫決不可不有尚欲無之則諸凡可以不
有者又何足以留於胷次人必有此高曠之識使
其胷中不着一物而後大道可幾也

將爲

去聲

祛

祛

篋

平聲

囊

發

匱

之

盜

而爲守備則必攝

緘滕固扁鐻

決

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

負墮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扁鐻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不有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網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子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

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
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
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
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
剖萇弘脰恥子胥靡潔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
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
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
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
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
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

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昏竭則齒寒
魯酒薄而邶鄆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梏割擊聖人縱
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
聖人已歿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歿
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
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
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
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
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
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

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
貴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
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
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
天下也

人用知以防小盜而大盜適藉之以爲資此以喻
起遂結之曰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今不乃爲大盜
積者邪又卽推開曰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
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
乎言知而及聖推其所自出也旣揭起此二句隨

問曰何以知其然邪則以田成子之大盜明之舉
一田成子以槩天下之爲田成子者皆蒙聖人之
遺法而得遂其大盜之謀自田敬仲至齊威王十
二世有國復結之曰則是不乃竊齊國併與其聖
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又推開曰嘗試論之
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
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再揭起此二句各增一
至字者明聖知愈周大盜之借以爲資者愈便也
又復問何以知其然也四賢之死於暴君其君不
曰吾以暴殺之曰吾以罪殺之是暴君之殺賢臣

未嘗不借聖知之法大盜如跖亦竊聖知仁義勇之名以役屬其徒旅夫指田成子爲大盜人之有於耳目者或猶不信若盜跖之爲大盜夫豈不知而彼何以亦得用聖知仁義勇之道也盜跖之所竊有限而田成子列在諸侯爲利愈大所竊

愈多爲害愈深自斗衡符璽以至仁義聖知聖人無一不欲爲民利而田成子之屬無一不竊爲僭篡資盜跖竊鉤田成子竊國竊鉤者田成子

之屬將誅之竊國者賞罰所不能加彼方守聖人之遺法自多其聖知不知其身爲盜跖聖人之道

欲以利人乃重利盜跖而不可禁

魯趙會楚魯酒薄楚之主酒吏索趙賄而不得則以薄酒爲趙酒故楚怒圍邯鄲薄酒無與於趙而圍及邯鄲猶聖人無與於大盜而道反爲大盜資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摘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鏤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舍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舍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攬工工工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

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立同
矣彼人舍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舍其聰則天下不
累矣人舍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舍其德則天下不
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
以燭藥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
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
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
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
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
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

其所有賢者羸盈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

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

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

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

上矣鉤餌網罟曾罾苟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

削嗜格羅落置嗟罟浮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

天毒頡繫滑墜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

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

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

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恃日月之明下樂

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慤爽軟之蟲肖翹之物莫

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諄諄之意諄諄已亂天下矣

前言聖人爲天下之利器有之適足以借盜資非所以明示天下正意已完以世無聖人始爲至治快說一適歷數十二至德之君以爲證及聖人旣生今在上者復好知而希慕聖道則下皆奔走研求進其諂佞之說於所私之主

其

私門黨與爲之悉心計畫事事欲比先王此所以

僭竊成而國家亂也故曰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
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其所至之處將學其
仁義聖知之言以干諸侯之用乃結一句曰上誠
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好知而有道則所得
者爲忠賢仁義之士好知而無道則所致皆私知
諂佞之人故大亂又問一句曰何以知其然邪夫
人取物之知巧多用則魚鳥禽獸亂夫人遊說之
知巧多用則風俗亂故天下大亂罪在好知今人
皆求其所不知如何爲聖知如何爲仁義以守國
家至竊國家而併竊仁義聖知以爲守之之法此

前日之成迹爲已知者何莫知求而改邪人皆非其所不善從盜跖之徒而相爲竊盜者有誅至假仁義聖知之道守其所竊之國而人不得問此爲已善者實當爲誅首何莫知非而求去之邪嗥嗥之意者數解仁義聖以知怨愆田成子之屬者也畢免網削格所以施羅網者置罟翻車知詐漸毒以知相詐漸滋成毒也頡滑者於堅白之說常頡頡滑澤而難於執解垢者於同異之辯若解其垢而使之離慄奕無足蟲有翹翹飛之屬也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s several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which ar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the high contrast and noise in the scan.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 traditional vertical format, typical of classical Chinese books.]

在宥第十

外篇

此應帝王註義也應帝王篇有言及治卽爲禁闕
蓋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有如黃帝非治天
下之人乎觀廣成子所以教黃帝者何言哉壺子
相同濕灰列子學之至於食豕如食人俱列應帝
王篇蓋解心釋神漠然無覓所謂覩無者天地之
友也然不可以言無爲而遂廢事自民物事法仁
義德禮又無一而不爲故曰其心如鏡嘗應物而
不藏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

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寶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
 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
 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
 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
 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毘於陽大
 怒邪毘於陰陰陽并毘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
 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
 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矯詰卓驚至而後
 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
 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

代以下者徇徇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治天下而有法以治之天下所以不治在者現在不動之義使人性常靜定而不淫宥者寬宥不苛之義使人德各自得而不遷自堯以有道治而天下樂則性不怙務趨其所喜也桀以無道治而天下苦則性不愉慘於其所怒也蓋天地間有陰陽冲和之氣人樂而大喜則偏毘於陽苦而大怒則偏毘於陰陰陽并於一而偏毘則與冲和之氣相違四時不至寒暑不成非但遷淫德性其反傷人

之形體人情動皆偏昆故中道廢壞而不復成章
於是德性之傑出者喬然而詰辯卓然而鸞擊惡
有盜跖善有曾史有盜跖曾史則有趨善趨惡者
以爲徒侶舉天下不足以賞罰匄匄焉性命而不
安矣

而且說悅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
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
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
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入者存
可也亾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入者乃始

齋樂

卷

上聲

愴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

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
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僂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
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
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
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
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
容無爲而萬物炊去聲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斯時也宜鑒并毘之失求返愉恬之不暇而且說
聰明仁義是相勸於淫亂說禮而講制度是相助

於技說樂而講聲音是相助爲淫說聖者務其多
通相於藝也說知者知詐漸多相於疵也天下將
安其性命之情八者可存可亾猶不必留心講解
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鬻卷而跼
促僮囊而手足不得舒申亂天下也乃天下以此
爲重務尊之惜之豈直不以爲過而不能去其受
授之間乃齋戒以言跪坐以進得之者不覺鼓歌
以儻豈其欲益天下亂也故臨洺天下莫若無爲
無爲而後不遷不淫安其性命之情故貴愛在身
不以爲天下天下默受其無爲之益而後可以壽

託天下故君子苟無解散五臟抽擢聰明口居而
文彩彰未嘗不龍見淵默而德音遠未嘗不雷聲
精神甫動不見其爲而先天弗違天常隨其所欲
向萬物炊累性命之情遂矣炊累者冲和之氣熏
蒸萬物若炊氣之上騰而萬物積累於前也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女慎
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囚殺淖約柔乎
剛強廉剗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
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儼
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

人之心克舜於是乎股無肢

拔

脛無毛以養天下之

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

不勝也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于三峽流共

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

異

及三王而天下大

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再怒

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

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

是乎斲

斤

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

亂罪在撻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嵯巖之下而萬乘

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歿者相枕

去

也

枕

相者相推

吐雷反

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

攘臂乎桎梏之間意

噫

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

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術楊榘

接

櫛習

也仁義之

不為桎梏鑿

詩

柄

芮

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嚙

蒿

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夫人心不可櫻也欲排之使下則進而愈上一上

一下如囚見殺閃爍躲藏不相聽順見縛約而剛

強遂靡飾廉劓而本真雕琢熱則焦火寒乃凝冰

此心來去之疾一俛仰間已再撫四海之外其居

也淵而靜無所櫻也一動之則高張而天縣僨驕

不可係者人心也昔黃帝未遇廣成不聞至道始以仁義櫻人之心堯舜爲仁義而無如天下何夫施及三王而櫻之不已天下大駭下等人有桀跡上等人有曾史儒墨畢起門戶各立而天下衰於是以鉞鋸繩墨椎鑿加其民天下脊脊相凌藉而大亂豈不以櫻人心之故賢者不得不隱人主不得不憂至今世而禍愈烈也殊歎而身首異處者相枕桁楊而長械在頸者相推被刑而戮辱其身有相望此皆由用儒墨之道櫻其心以至此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噫陷人刑戮猶驕

語聖知何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仁義聖知欲以
治民適足以刑戮斯民桎梏者橫木爲桁楊之槩
使罪人不得出鑿枘者方圓爲桎梏之寶而使罪
人入囑矢響箭盜用爲先聲曾史又爲大盜者之
先聲矣敗足腹也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穴
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聞至道
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
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
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

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
下築特室席白茅間開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
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
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
蹙厥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
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
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
生日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
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

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
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于二百歲矣吾形
子皆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
曰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
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
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
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游無極之野吾與日
叅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混乎遠我昏乎人其
而我獨存乎

一 同授道開萬世玄學之宗先五千文而指要括
一 同契以示功但不知莊子未作時此言安寄耳
一 云帝問至道欲取精天地以佐五穀養人民官
一 云陽以遂羣生此治天下者之事至道物所本有
故廣成子以爲物之質治天下而養民遂生將不
安其性命之情故以爲物之殘由此治天下徒以
溥氣化荒三光此伎人翦翦淺薄者所爲又奚足
以語至道及黃帝捐世務齋心下志問長生之事
而廣成子始蹶然起稱善也至道之體盡於窈冥
昏默而求至道於窈冥昏默者在無視無聽抱神

以靜之二言人得精氣神以生而神爲氣之母精爲氣之子形則爲精氣神之宅人所以不能久住世間者由耳目通外誘而勞形損精神氣不守其宅形軀遂速敗能無視聽外欲不交抱神以靜氣隨神住則形不期正而自正矣蓋調神氣以清靜爲本必靜必清則形不勞精不搖長生之基也所謂清靜者止是無視而目無所見無聽而耳無所聞抱神而心無所知則神不離舍常守形而形乃長生矣猶恐不徹策也再訂寧之曰女內不可不慎恐神氣之不相抱也外不可不閉恐耳目之誘

於欲也多知不可不戒恐勞精神役耳目不能清
甯而以爲敗也然又有要訣焉人首爲陽明之宮
臍下爲坤土之鄉任督二脉實通往來之路我爲
女遂升崑崙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水之升
也爲女入坤土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火之
也大明者乾天有性根爲之官性根何卽神也
也火也窈冥者坤地有命蒂爲之官命蒂何卽
氣也陰也水也性根爲乾天之官而其藏則又歸
於坤鄉命蒂爲坤地之官而其藏則又升於乾位
女能慎守其身不妄搖動則水火交而互藏其

物將自壯矣物者何真陽之祖氣水 之金

中五行水數居一以意爲土用意採水中之金

合五行而共成一家故曰我守其一以處其和修

真之事畢矣修身千二百歲形未嘗衰此莊子所

謂其來不蜕者廣成子既授道黃帝復爲世之一

知道者發慨曰彼其物常超生死而無窮人見生

必有歿自以爲終彼其物能妙形神而不測人且

生年有限自以爲有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不

失爲王凝神氣之餘也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

土去住室之兆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反於土此

唯不得道致無窮者有終無測者有極故余將去
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豈與百昌同返乎
哉吾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當我者被此道而
緝緝常生乎遠我者失此道而昏昏速歿乎世人
當我者少不聞道者衆其盡歿而我獨存乎亦何
不亟亟求道以冀不歿邪廣成子語修道之事而
爲皇爲王天下已不治而治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方將拊脾雀躍
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爲
此鴻蒙拊脾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

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奈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鳩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去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止

見 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

壽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問一言為蒙

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隳爾形體吐兩

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滓幸溟泯解心釋神莫然無

冤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上渾聲

徒本 反 池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齋

闕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也

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音意似噫

雲將問鴻蒙何為而雲將對曰遊願有聞而仰

曰吁此雲將後所謂示朕以默者也遊者

爲逍遙之遊也仰叮者真氣與天真通也宗者
此可以無問雲將不得解而再問其所願合六氣
之精以育羣生卽黃帝之緒言故鴻蒙以弗知拒
及三年又問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
往仍是無心逍遙之遊也遊者身若執掌而以觀
無妄仍是真氣通於天真之謂也雲將亦自以猖
狂而爲民所隨則雖欲爲鴻蒙之浮遊而不得今
則民已放之而常聞故願聞一言而欲隨鴻蒙之
後鴻蒙以爲先有治人之願者不可以與於無爲
之大道其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

宋呂吉甫曰歲有玄天冬至是也月有玄天晦日是也日有玄天夜半是也而人亦有玄天古之求正氣之所在而以存其精神美其根本者未有不

知此非所以彰彰言之也
尹真人主旨以爲一歲在九十兩月每月在二十六日至三十日每日在戌亥二時蓋玄者北方之色天道置北方於不用而實萬用根源於此時更宜培養故曰玄天似當以上主旨爲准如日吉甫所言當在外物篇春雨日時草木怒生之候也

鳥獸昆蟲草木皆不得所此亦廣成子薄元氣荒三光之謂毒哉甚厭苦之駢僂僂乎歸且逍遙自得
得以去置此等事於不聞至其必求一言乃告之以心養心養豈有工夫以養之汝但處心無爲而物亦自化如何是無爲墮爾形體世爾聰明人倫

物理相忘而大同於一氣泮溟之中至解心釋神
莫然無覓則忘之之極也無爲之至也由此萬物
芸芸各復其根各復其根安於性命之情而彼當
不知渾渾沌沌終身與我同在泮溟之中而未嘗
相離所謂處無爲而物自化者然矣若彼知之是
閒其情識便有二念乃是離之不特彼不容知卽
在我亦不容自知問其名曰此是無爲否窺其情
曰已得無爲否則便已不是無爲無問無窺物固
自生矣雲將雲也過扶搖之枝風也鴻蒙氣也造
物風雲之化皆稟一氣所爲而實無所爲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常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

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嚮行乎無方絜汝適彼之撓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人皆喜同惡異是好自是而以出衆爲心此何能出衆欲因衆情之推順而信我所聞之不謬藉以自安人自推順我之外衆技更多我安能一一勝之而欲用此爲人國是攬三王治天下之利不見其駭天下之患者也悲夫有土者之不知而欲用

此爲治也有土者有土地人民之大物是亦物也
有大物者方在物中何以物物而思欲治之唯不
物而無爲無爲則物各自得能物物矣解心釋神
逍遙乎物外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此有
耳有目者之所不得窺也有心有知者之所不得
操也是謂獨有獨有之人與天爲徒是之謂至貴
大人有其至貴者未嘗持此以教天下而教之出
於其身若影之隨形與嚮之隨聲雖欲不出之爲
教而不可得有問而應盡其所懷問者爲主教者
爲配也故雖有教常若無教處乎無嚮行乎無方

提挈天下人以適於道各復根於撓撓並作之時
以遊無端使天下之人亦俱出入六合而無方所
又何有於旁乎與日俱新而無斷續又何有於始
乎人之有言爲頌論與大人之爲頌論人之有已
爲形軀與大人之爲形軀合而在大同溱溔之中
大同更何得有已乎無已更何得有有乎覩有者
則有彼我有仁義聖知以爲治此昔時三代君子
所爲也覩無者無已無人不知有物而亦不思吾
之有以物物非三王以下所得而儔是爲天地之
友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隱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不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

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
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
察也

在宥無爲特不欲其有爲之心而天下實有不
可不爲者不得一槩置之不爲也道貴而物賤然
萬物有備於我者何可不任道尊而民卑乃民性
有出於當然者何可不因事情伏匿而苟遺其一
卽有缺務矣刑法至麤而不加陳飭將潰隄防矣
義之經世遠身當居於義內仁之根親切而行必
廣其仁恩禮主節節若在於減省乃不可以不積

德貴中中則近於庸常乃不可以不高道原一
 則宜有定體乃不可不知變易天道至神神則無
 為而為無為是亦為也天道胡可不為乎故在宥
 之聖人觀於天道之神而以無為為之不以人之
 有為者助其天也成德於高不受卑近之累出道
 於易不膠豫定之謀用廣愛以體會此仁不以仁
 為可恃因經遠而宿薄即泊字於義不以義為可積
 事有節文應之以禮不曰此忠信之薄而以禮為
 諱也世務當前起為應接不曰此伏匿之端而以
 事為辭也法所當陳則齊其法而使所陳者不亂

民有當因則恃民爲因不以卑而輕民因民故亦
因物爲任不以賤而去物夫物唯賤故莫足爲也
自民事而法仁義禮皆物也物唯不可不任故又
不可不爲也自爲民事而爲法仁義禮之物皆天
也皆道也不明於天者必於物有所缺爲不純於
德不通於道者或但知有爲而不知無爲或但知
無爲而不知不爲之不可將無自而不可不明於道
者其於有爲無爲俱不得也悲夫何謂道有天道
有人道無爲而尊以統物者天道也有爲而有任
物之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無爲而常逸臣者人

道有爲而常勞天道之與人道其勞逸有無之體
相去遠矣倒行則亂不可不察也然無爲者知有
因任亦未嘗一於無爲有爲者出於因任亦未嘗
擾擾有爲天道人道相合爲一而臣主同歸在宥
斯天下治矣

南華真經本義卷之七

外篇

天地第十二

老子以玄爲衆妙之門得於玄則有無一致萬用咸宜然有心不可以得玄也以罔象無心而得之至泰初有無一段乃原本玄之所自來玄德而同於大順有無忘而衆妙臻唐堯辭封華之祝有心於避有非玄也善玄應者處三多而各順其宜丈人甘抱甕之勞有意於忘機非玄也真渾沌者順機宜而抱神遊世如世之失性於物困以爲得則見有不見無去玄遠矣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泛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其絢反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天地雖大其化無心唯均而已矣萬物雖多治原

於德唯一而已矣人卒雖衆聽於一人唯君而已
矣是君者原於德而以一治多成於天而以均運
化初不涉作爲形跡之粗故曰玄體玄在上則道
無不通以道觀言而言合於道則天下之君正以
道觀分而分合於道則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
能合於道則天下之官治以道泛觀而萬物皆道
則萬物之應備君不得道何以合天故德通於天
道行於萬物方其居上而以此治人則謂之事於
事中藝有所專則謂之技蓋粗者常統於精而本
者常包夫末故技藝德總兼於道道兼於天人君

得道而合天則無不兼舉古之畜天下者無欲無
爲淵靜無心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也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
以不刳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
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
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
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
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
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衰
天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

王去聲天下爲已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歿生同狀

夫子稱道大而欲君子刳其心刳心無爲斯能盡道之量無爲爲之正所以刳心而合天也下此九者皆無爲合天自然所有之分量君子明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而刳心之後一物不入其胸中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而無爲爲之一心常妙於萬應若然者貨利榮華窮通壽夭一不屑意雖王天下而不以已爲處顯其所謂顯者何在刳一心而明大道萬物吾一府也生歿吾同狀也此玄聖素王之道不顯而顯者夫子孔子也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滯乎其清也金石不得
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
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智通於神
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非
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
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
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
焉故淡之又淡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
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

短修遠

天子又稱道淵乎居靜也濇乎其清慧也以道爲
無則金石不得無以鳴以道爲有則金石有聲然
不考不鳴有無之間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
率素履以往而恥逐事爲緣唯以淵居濇清者立
之本原而知通於神其德有不廣乎我無心而有
物採取乎外則感而遂應形生於道明生於德是
存我之形以窮盡生生之用卽所以立德而明道
也然立德明道又不專於虛渺王德之人存形窮
生則萬物一府蕩蕩乎冠然出勃然動萬物自然
從之如金石考而鳴者也此謂王德之人乃語其

用心則唯知立之本原恥通於事而不與物爲偶
視不逐物視於冥冥而冥冥非昏也惺然獨見曉
焉聽不逐物聽於無聲而無聲非寂也冲然獨聞
和焉獨見獨聞是寂中之惺惺故淡之又淡無一
物而我能物物神之又神能物物而且不涉於物
爲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內不起一念至無也而
物採之則又無不有矣動而萬物從時騁也而所
立在本原則又要其宿矣接物之時大者小者長
者短者修且遠者無一不供而要其歸宿唯淡唯
神而已實無大小長短修遠於其中是皆有無一

王去聲天下爲已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歿生同狀

夫子稱道大而欲君子刳其心刳心無爲斯能盡道之量無爲爲之正所以刳心而合天也下此九者皆無爲合天自然所有之分量君子明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而刳心之後一物不入其胃中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而無爲爲之一心常妙於萬應若然者貨利榮華窮通壽夭一不屑意雖王天下而不以已爲處顯其所謂顯者何在刳一心而明大道萬物吾一府也生歿吾同狀也此玄聖素王之道不顯而顯者夫子孔子也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滯乎其清也金石不得
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
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智通於神
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非
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
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
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
焉故淡之又淡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
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

短修遠

天子又稱道淵乎居靜也濬乎其清慧也以道爲
無則金石不得無以鳴以道爲有則金石有聲然
不考不鳴有無之間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
率素履以往而恥逐事爲緣唯以淵居濬清者立
之本原而知通於神其德有不廣乎我無心而有
物採取乎外則感而遂應形生於道明生於德是
存我之形以窮盡生生之用卽所以立德而明道
也然立德明道又不專於虛渺王德之人存形窮
生則萬物一府蕩蕩乎冠然出勃然動萬物自然
從之如金石考而鳴者也此謂王德之人乃語其

用心則唯知立之本原恥通於事而不與物爲偶
視不逐物視於冥冥而冥冥非昏也惺然獨見曉
焉聽不逐物聽於無聲而無聲非寂也冲然獨聞
和焉獨見獨聞是寂中之惺惺故淡之又淡無一
物而我能物物神之又神能物物而且不涉於物
爲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內不起一念至無也而
物採之則又無不有矣動而萬物從時騁也而所
立在本原則又要其宿矣接物之時大者小者長
者短者修且遠者無一不供而要其歸宿唯淡唯
神而已實無大小長短修遠於其中是皆有無一

致所謂玄也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

旂歸

遺其玄珠使知

智

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

使喫

口齧

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

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語玄而又謂之玄珠蓋以神御氣而成者也是珠

產於赤水華池北轉三關上升崑崙而下重樓以

南就離宮復還本穴黃帝受教廣成而得之故敘

其事赤水崑崙南望還歸皆敘玄珠所經歷知慮

聰明言說皆非玄珠之所藉而適足以失玄珠象

罔者無心而神凝神凝而氣住所以得也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

王倪之師曰被衣被衣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

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及乎天下齧缺之

爲人也聰明睿智給數朔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

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

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

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絃公才方且四顧而物

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

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

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齧缺聰敏過人是任聰明睿知以自用以天受天則象罔無爲可以合天而以人受天則天者傷矣以之配天方且乘於人而忘其天本一身而分異見不能淵乎其居也尊知而火馳不能立之木原也方且爲緒使不能淡之又淡而物物也方且爲物所結絃唯爲物結絃而營心於物故四顧而物亦應應亦合乎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我不能要其宿也故未始有恒何足配天雖然如此聰明之人亦經有傳授有族有祖原有來歷但可以役使羣

動爲衆父不能神之又神淡之又淡能物能精而
爲衆父之父用其道者治由此起亂亦由此起故
曰治亂之率君臣皆事有爲而失其玄北面之禍
南面之賊也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
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
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
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
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
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

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
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
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
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
請問封人口退已

富壽多男子人之所欲唯聖人故無欲封人抑之
曰今然君子也爲不能處有如無理乖玄應耳授
職分富此無須問至乘雲帝鄉是鼎湖之事須經
口授封人想如關尹之流自是仙人知堯所受俱
已如祝但多一蛻不在祝限故曰退已至今扶

降仙者臨去猶用此語

三患釋典所謂
三災水火風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也邑 俛乎耕而不顧

如華封人語則伯成子高之去位猶爲多事莊子錄此者明治事賞罰雖紹行於堯舜之後而以爲

大累玄修此伯成子高必辭位而耕也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
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
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
修及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
與天地爲合其合緝緝咸中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
乎大順

此莊子言玄與太極圖說極相似人物未生以前
謂之泰初至玄也泰初何有所有者是無而已唯
無所有故無可名在周子則所謂無極者也無有

之中一氣微茫此一氣未着於物有一而未形在
周子則無極而太極者是也物得此真玄一氣以
爲兆生之端謂之德周子所稱真精妙合時也雖
兆生端未成形器雖未成形陰陽已分雖分陰陽
純是真源未有間雜乃天之所命於人生者謂之
命又在易書所謂繼之者善時也人物未生爲靜
向生爲動留動而生物於是耳目完而百體具物
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之中載有神理聰明思慮各
有儀則此則人之稟受泰初謂之性周子稱形既
生矣神發知矣又易書所謂成之者性時也性賦

於形未免間雜性修反德靈至同於初仍是泰初
無有有一未形之會周子所爲主靜立人極者也
同乃虛虛乃大凡天地間之有喙者能鳴者諸子
百家肖翹飛走合爲一體喙鳴猶合而天地豈有
不合其合不假勉強思維緝緝然若愚而若昏一
氣默存萬靈俱攝是謂玄德有玄德者可以南面
可以北面可以無所不爲而實無所爲同於大順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樞故彼可不可然不
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
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

獲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或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問有人於此其治人之道不任己意但依舊典若相放而行至一遇可否則不然之間此最易淆亂者又未嘗不立爲剖斷辯者嘗有言曰斯人之離析堅白難破之說若縣寗然而其象昭昭有以示人縣寗者天也若是者雖無心自用而聰明超絕

則可謂聖人乎老子謂此爲過於自用矣是胥徒
以力易食百工以技見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狗成
思檻猿離木皆以能苦其生此人於聲聞言語上
用心今告爾以所不能聞與爾所不能言者人知
形骸耳目之不可有任聰明而喜自用之意不可
有而不知併其黜聰明戒自用惺然而獨存其玄
虛之一念亦不可有凡有首有趾而爲形者無心
無耳而爲黜聰明戒自用者衆有形而獨存其無
形無狀一念之玄虛者盡無之則形骸與理念俱
盡矣謂其動止死生廢起一無所用則又非其所

以彼其與人爲人而動止死生廢起固未嘗與人異但一遇可不可然不然之間則人自呈形豈煩分析而有治在人乎忘形者爲忘乎物忘其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爲忘乎天

天與物皆屬於已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

安所相放安所不相放言思俱斷爲入於天庶幾

其聖人乎執雷謂狗以捕獸之能而見執拘雷也

蔣閻菴免見季徹曰魯君謂菴也曰請受教辭不獲

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去聲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

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

昂昂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

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

其觀

去聲

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闕薙覬覬然驚曰

薙也泚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見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蔣闕薙語治欲服恭儉拔公忠而去其阿私後世語治道者不過如此然未免標有爲之迹使人效慕如自處高臺使望見者爭爲趨赴是可以鼓動

一時久之卽去不能使人心安止於中大聖人之
治天下不在有爲玄風默播搖蕩民心而俗易教
成舉滅其尅害之賊心而進其內完之獨志若出
於性之所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此其至治在
唐虞政教之先同太古滓溟之世豈兄堯舜之教
民而尊上之反以滓溟無爲不及二代也而弟視
之哉勉之論治服恭儉拔公忠欲其爲德也禁阿
私恐民徇欲也民心未必安子之政教如大聖人
之治不禁民以阿私不責民以恭儉公忠視阿私
如視恭儉公忠 司乎德民心已安居不變矣

滓溟

漢無
爲之福

子貢南遊於楚友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

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

若骨

拊然用力甚多

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

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叩而視之曰奈何曰

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

溢

湯其名爲

桴

桴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

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乎胷中則

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

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

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
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益衆獨弦哀歌
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
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

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一作旭旭然不自得行三

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爲何者邪夫子何故
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
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
用力少而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
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

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汜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漢湯湯。澗澗也。於于。俗言於。他人古樂府曰。何以致相於。于與於。義同。蓋衆覆。

漢陰丈人寧爲入隧出灌之勞。不爲桔槔決湯之

易惡其爲機事而有傷純白且爲子貢從夫子之所爲將怠散汝神氣墮壞汝形骸已幾於身之不保何暇治天下是丈人之完純白而保神氣者意誠專矣如乖玄應之道何使世無桔槔我獨造爲亦爲便民非專利已何厭於機況已成之迹我但循行於事有濟神氣得適乃於本無機之事而妄疑之爲機於可以自適之神而過勞之使不得適其較於世之見利而動者誠賢視古之隨感順應者覺遠子貢未免見而心折徒以功利毀譽有所不動於中足稱全德之人不知體神抱性不與世

俗爲異乃爲玄修之至也故夫子告之曰彼其假
渾沌之術以自修而猶未得其真者也渾沌之術
有所不爲而又有無所不爲旣凝神以治內亦順
事以治外今丈人知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治
其外於渾沌之道已忘其半灌畦自守可謂入素
矣未明白也畏聞機事可謂復朴矣未能無爲也
夫修渾沌者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
世俗之間汝見之且將與世俗人一視而不見其
異固將驚邪今致汝驚彼其於渾沌猶未也且修
渾沌者身不自覺爲渾沌而吾與汝又何足以識

之識之且不得而何至於驚此則真渾沌者也夫
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則翫乎其事
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遊也丈人槩未有聞矣
諱苾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
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
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諱苾曰聖治乎官施而
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
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
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

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

為安悃超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不知儻乎若行而

失其道也不思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

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

乘光與形滅亾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

銷亾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諄亾將之大壑此常虛而為天下谿谷之意為谿

谷則至無而供其求實未常遺橫目之民聖治特

其應世之迹也德容其立身之常也稱為神人則

是其還玄復命之極致也聖治不能不事於有為

官施拔舉見情而行自爲而人化顧指而民至有如前齟缺之所爲者德人忘思慮遺毀譽與四海一體而無瞻戀向往之心隨有無爲用而無經營措辦之意此已超有爲之迹矣神人無心虛室生白上神乘光與形滅亾所謂形神俱妙出有入無者神光洞徹乎三極此謂照曠命由此致情由此盡大地樂得其所以爲天地萬物之懸解而事事且銷亾矣萬物芸芸各復歸根於是時孰爲神人孰爲天地孰爲萬物此之謂混冥是非注不滿酌不竭之大壑亦孰爲之基哉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
及有虞氏乎故離罹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
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
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羊
也禿而施鬣剃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
焦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
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
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
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

武王遇亂而拯之以干戈遠不及有虞之揖讓然

有虞致治之時遭風氣既開而紀綱法度不得不備此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豈聖人所樂爲乃聖人之所羞也上古至德之世何修何爲何賢何能上如標枝在上而無心民如野鹿隨羣而自得安知有所爲仁義忠信施賜往來而屑屑然相從於有爲也自唐虞以後天下亂而後治故聖人各有治之之迹至今或傳其揖讓或傳其干戈至德之世行而無迹故事而無傳若存若亡而已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

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
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
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道
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
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
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
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
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
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
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

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考則嗑呶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

夫有虞雖至治不若上古之無迹無傳虞舜自有玄德不得已而有爲以治天下此聖人所羞乃後世更稱其垂衣裳而天下文明以爲極盛此不察是非而乃隨世俗相然許不亦愚且惑乎哉夫忠

孝者不諂諛君親至世俗所謂卽不覈其果然與否而隨聲附和今人名爲道諛則拂然不受乃終身爲道諛人之事合譬飾詞以聚衆而相隨爲道諛此一人之身所惡如彼所習行如此是始終本未不必以先所惡律其後所行而相隨坐以身仿效唐虞之衣裳文物舉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隨衆人之是非爲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愚則不愚知惑則不惑不解不靈將終身愚惑同行惑而欲以一人之真見解二人之惑見則勞而不至今奈何以天下惑襲有爲陳迹離

跂偏詞皆信爲當然予雖有所嚮而示以所當往
其能入乎夫大聲不入於里耳聽折楊皇琴委巷
之俚辭則嗑然歡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
衆人方共傳其俗言而至言何自能出乎至言者
如今日之所謂玄也方欲妙有無於一致而騫功
利者執爲有假渾沌者執爲無二家說出是以二
缶鍾惑也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可得矣今人惑二
家之說而執有者偏多此又不但一人兩人惑而
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而真解其惑其可得乎知
其不可得而必強解之又一惑也莫若釋之而一

覆推求不推則彼自惑而我不知其誰取惑之憂

向我而近我偷得自適也

比近也

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此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跡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一有瓦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聽三曰五臭熏鼻困憊子公反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

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
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楛笏紳修
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策外重纏繳灼眈玩眈然
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
豹在於檻囊亦可以為得矣

雖然不能不推也吾寧強解人惑而身為惑不忍
使人之終於大惑厲人夜半生子遽取火以視恐
其似已夫似已與否不係夜半一視而不能不視
者情之所關切也今予為天下情切姑用人所易
曉者為一言以解其惑夫取百年之木半為犧

半棄溝中人共以犧樽製美而論失性與溝中之
斷未曾有間盜跖曾史均忘太初之無有而一爲
殉利一爲殉名人爲曾史行高而論失性與東陵
之歿寧有所殊故夫聲色臭味與夫趣舍於仁義
之間而滑亂其心使性飛揚皆失性之事而生之
害也楊墨者乃始離跂於仁義自以爲得是困可
以爲得也夫趣舍聲色爲內心之梗礙而柴柵支
盈於內皮弁鷩冠楮笏紳修爲外身之約結而纏繳
重於外如此而爲得是罪人交臂歷指虎豹處於
囊檻將其憂歿亾之不暇而亦可以爲得矣處

亾之憂而以爲得非至愚大惑者不至於此

南華真經本義卷之七終

南華真經本義卷之八

外篇

天道第十三

此是內篇大宗師註義也大宗師者欲人知道以善其生歿而又恐人據仁義是非以言道則涉有爲之迹而失其宗故許由曰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萬古而不爲老然則道果何若此篇特爲之註曰天道運而無迹虛靜無爲者是也帝王以天地爲宗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謂大木大宗故莊子至是遂自言曰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

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如是而後生天行
物化蒐不疲足以善生善死矣如堯舜老聃孔子
人師也聖人既往道在書冊故大宗師曰聞諸副
墨之子是篇則曰貴言傳書語之所貴者意也讀
書者當得意而遺其糟粕此經師也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
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
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
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

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則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兪兪兪兪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嚮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

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矣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齋齋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凋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口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成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覓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

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凡所謂積者必爲之而後能成必留之而後能去
嘗憶之而後不怠無論爲之之勞而長使其申常
有不去不怠之物則後來者又將何地以置故天
道帝王聖人俱無事於積也天道聖德在六合四
方之中而能六通四辟不自爲隔礙則此心湛然
其自爲也無將無迎昧然無不靜者矣使聖人以
靜爲善則雖靜亦動萬物無足以鏡心自然而靜
者也水靜而平中准况精神聖人之心靜又何物
不照向使水中有積則濁而不明鑑上有積則垢

而失照夫靜虛恬淡寂寞無爲者無積而如水之
不濁鑑之不垢爲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
聖人虛靜寂寞常一無所爲而休焉休則無積而
虛虛則能容而實自然之實各得條理而倫矣虛
則不求積而靜靜則生照而能動自然之動不失
機立而得矣靜則不事於積而無爲無爲則我不
侵天下之事而任事者各效其責矣無爲則神氣
適而愉愉愈愈者思憂不能處形全精復壽命長
矣夫一虛靜寂寞而實倫動得事舉年長是萬物
之本也明此道者古今上下胡所不宜靜內聖動

外王無爲而衆爲之爲則尊樸素而道爲之美則
美虛靜不積天地之德大宗大本也明白於此者
心與天合而與天和用此以均調天下而與人和
人和人樂也天和天樂也何以謂天樂夫天地之
德虛靜不積大本大宗吾之師也師天者不積而
無爲仁戾壽巧彼亦何事不有而實淡然一無所
爲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人而天者也生天
行歿物化物化者物自爲化而我靜爲陰動爲陽
天怨人非物累鬼責一不能及無鬼責故鬼不靈
而不能祟無人非故鬼聞適而不至於疲天地萬

物皆均調和適於靜虛無爲之內此謂天樂天樂

者聖人之心畜養天下而不以天下積於心之也謂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

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

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

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

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

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

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

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

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
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
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夫帝王之德宗天地主道德常虛靜而無爲無爲
則任事者責用天下而有餘有爲則與衆俱馳
天下用而不足上常無爲而不以主行臣事下常
有爲而不以臣擬君權故古之王天下者知辯功
能俱不自爲而道在用人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
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辭教之末也禮法

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降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

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夫虛靜無爲者萬物之本天下何事無本何事無末兵刑禮樂度數喪服其事雖詳而皆末也須精神心術以爲之本是精神心術者豈謂其能層層從事數者間而遂謂之本要得有虛靜無爲運而不積者在彼五末者古人所不去而非所以爲先試觀君臣父子兄弟男女有尊卑先後之序天地四時盛衰變化有尊卑先後之序治天下者又豈可舍其尊而勤卑之事舍其本而先末之尚如尚親尚尊尚齒尚賢用各有序不得紊亂語大道而

以舍本務末而吝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治也
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
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
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
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
以畜下也

明大道者必先明於天道不產物化運而無積此
天道也亦君天下之道也由是履爲道德分爲仁
義仁義不使之得踰越而爲分守分守必按之於
名實而爲形名形名已明斯因能授任因任已明

斯屢省考成原省之而是非定是非明而賞罰行
賞罰明焉而愚知貴賤仁賢不肖各得其情必分
其能必由其名無相冒也以之事上畜下治物修
身知謀不用而必歸其天仍然不產而萬物育之
大化運而無所於積之虛體也此之謂大平治之
至也書曰有形有名綜核名實奸乃不生形名者
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自天道而道德以至於
分守而形名凡五變而刑名可舉自天道道德而
至於是非賞罰凡九變而賞罰可言大道先後之
序則然得其先者而未可舉也驟而語倒道言逆

道說尊卑先後之間曾不得其序而曰我能治人
此人之所治安能治人彼其所驟而語倒道迂道
而言且說者不過禮法度數形名比詳之事而本
之則無此雖古人所有不得其所當先而務其末
局於詳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
告不廢窮民若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
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
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
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牖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

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
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埤而已矣

堯之用心真仁人之事然未免有心不能虛靜無
爲故後自以爲膠膠擾擾天德出而萬品自寧何
事於爲日月四時自照自行若晝夜之有定序然
而雲行雨施物已蒙化育矣夫天地者以下莊子
之言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
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
吾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

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
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處不
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
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
情也老聃曰意噫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
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
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
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
矣又何偈偈居謂反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亾子焉意
夫子亂人之性也

孔子藏書於周欲以教天下後世之爲仁義莊子
以爲藏書猶是以書爲積也故寄言老子以爲書
之不必藏十二經六經而加六緯書十二也中其
說語半而止之更爲問端幾乎後言幾乎失之於
不早問也老子言天地間日月星辰禽獸樹木道
理盡是現成不必創爲仁義之名以駭天下如擊
鼓而求逃亾之子徒足以速其亾然此特爲上聖
上仁言之在中人不可無仁義之教則十二經不
可無藏也但孔子所積之書貴人之善讀而此子
爲不必積之說亦欲人之善體故篇末復曰書不

過語語有所貴也

徵藏司馬氏曰藏名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

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重顯而不敢息今吾覩子

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

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

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

巧知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

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

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

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

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顙

去軌反

然而口闕

討覽反

然而狀

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

覩於泰凡以為不信邊竟

境

有人焉其名為竊

天道運而無積老子任天之運而士成綺謂其積

斂無崖與其棄妹為不仁此以人測天疑於其迹

也老子仍契之以天而漠然不應士成綺前之疑

情正卻請問其故老子告之以為凡子之所疑於

我者皆人之為也人之所尊貴者知巧神聖之人

吾自以為脫焉而與天為徒吾且不為知巧神聖

之人又何知有不知不巧不神不聖之事人但呼

我則應呼我以牛呼我以馬我無不應我誠不自
知而人之呼我或有見於其實夫不知其事而有
其實是殃也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然我之呼
而卽受者又非藉是以求免於殃也凡吾之服而
行者恒如是以服行吾非有所以爲而爲服行曰
如是則爲知巧之人而免爲不知不巧之人如是
則爲神聖之人而免爲不神不聖之人皆非吾之
所以也故子以我爲棄妹以我爲積斂我皆不知
我無不應也此老子冲然谿谷之行與天並運而
成綺逐逐人事之中方其鴈行避影履行進問修

身之道外若退損其中乃不勝馳故老子曰而容

崖然

云

而狀義然子方於人中自雄乃欲以修

身自約似繫馬而止也動而馳其於機已發矣於
察事特審矣子於人中已得其知巧夫知巧不如
神聖神聖不如天今子意廣志侈覩於秦而輒欲
希天慕聖此其行與願不相符凡以爲不信子之
未脫於人乃所稱邊竟之人也名子當以邊境取
非其有之人曰竊子亦不得受也子欲脫於是
姑一以爲牛一以爲馬而任天之便則幾矣

百舍
百里

止宿重跡
正生跡也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楛丙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篇中語道有本末要詳而原其所爲本者在虛靜無爲而不積故夫子言道無不在大小萬物能容能淡處處皆道而人卽於處處求之將不勝其疲

夫形名德禮仁義皆神之末而須精神心術之運
動爲之本本末之間非至人孰能定夫至人者世
大而不能爲累天下方奮楛偕作而我不與之偕
利不能爲遷極物之真而能守其本所法者天地
而且外天地所蓄者萬物而且遺萬物故其神一

無所役而嘗不因道通之而已不積而有也德合
之而已不積而有也至於仁義禮樂直退之賓之
矣故至人之心不疲於末務而有所定定於虛靜
無爲之謂也

楛乘也楛持而作事也管子曰謹用
其六乘桓公曰六乘者何也管子曰

殺生貴賤貧
留此六乘也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莊子作書貴人心之虛靜而不欲有積夫子則欲積書以教後世老聃不許夫子之積書而身乃被積斂無崖之名老子所自言則曰治天事人莫若

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此皆聖賢立教一時意有所指而人不得拘泥於言語文字之間故曰世因貴言傳書犬形色聲名果不足以得彼之情故下復有斲輪之說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矣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斲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

處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踰臣
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
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歿矣然則君之所讀者
古人之糟臆已夫

疾徐甘苦四字非運斧乃准鑿也於鑿眼分毫恰
好也疾字替緊字徐字替寬字甘字替寬者之爽
快字其病則在不固苦字替緊者之澁卻字其病
則在不入蓋車輪之要在孔穴觀扁之所云其於
孔穴又似不煩墨規鏟候而坐得之於心手之間
者老斲輪者子既不能代之人又不忍舍之也南

華妙於用替字法此徐文長云然

南華真經本義卷之九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
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
也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
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
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敢問何故巫咸超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

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

上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彷徨司馬作旁皇當是在上
曠大放蕩之謂此二字已再三見

大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是氣氣自有靈爽
爲道滿天地內外皆是氣皆有靈爽能運動變化
一不待於人爲造作天自運地自處日月風雲雨
自爲往來自爲隆施自爲噓吸此正所爲有機緘
運轉而不得已不能止自者又何待於孰爲主張
孰爲綱維孰爲隆施而噓吸又孰居無事得閒情
暇力而推行是爲淫樂而勸是而披拂是乎使果
有居無事而爲之者必將以有事而不暇此其機
緘不得已不自能止之所在正可以淡省而發大
悟者巫咸祿職師巫而通天地鬼神者也天一氣

而分爲三才三才各兼陰陽故有六極陰陽分布
爲金木水火土故有五常自然有運動變化帝王
常無心無爲而順之則天地清寧日月風雲雨露
各順其軌而治吾氣順天地氣亦順也若有心有
爲以逆之則災殄將作民物天札而凶矣試觀河
洛之事九疇時敘治成德備照鑒下土而天下戴
之此謂上皇得順之之效也約此節以一言曰無
爲爲之謂道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
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

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
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
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
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
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
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
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
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弟仁
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是多也故
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

以道不渝

人常無心而順道則事事皆道後世孝弟仁義忠信貞廉之名俱可不立道之渝也以務名而事其爲之之迹商太宰問仁則虎狼亦可充仁之名爲其有父子相親之意若問至仁之實則至仁無親又不得以無親不愛不孝而疑至仁有似於不孝之嫌至仁尚矣天地萬物盡是一體何止言孝今以親愛之至不至而論事親之孝不孝此非過孝之言乃常人不及孝之言至仁與天地爲一若知有親而愛之孝之者於親猶二若欲以此擬

至仁如南行至郢北望冥山相去抑何遼絕也故
語孝者敬不及愛愛不及忘忘不及兩相忘又不
及天下彼我之兼忘彼我兼忘者將德遺堯舜而
身不屑於爲澤施萬世而天下莫知其澤俱相忘
至仁之內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弟仁義
忠信廉貞此皆由不及於德而自勉以役於德不
足多也故曰至貴忘爵至富忘財至願忘名忘於
其所有餘也唯能相忘者無心無爲而與道順是
以道不渝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

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或蕩蕩默默乃不自
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
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
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
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歲一衰文武倫經一清
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
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夙一生一饋一起所常無窮
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

夫道渾淪一氣作樂者本其聲氣之元原是大道
借樂言道其洋洋流動之機特爲最親故言咸池

之樂者非真言樂借以言大道機也北門成問黃
帝張咸池於洞庭吾始聞懼茫無入也復問怠形
神釋也卒聞惑懼怠並時何爲實也蕩蕩默默乃
不自得黃帝謂爲是語者皆經歷此道之真境殆
其然哉人聞咸池之樂者必能通極人天渾忘禮
義澄神太清而後能不懼不怠不惑吾蓋奏之以
人矣徵之以天矣行之以禮義而建之以太清矣
蓋至樂者大道自然流暢之真機於人道相關切
故先須應之以人事而使人無戾志以造化爲原
本故須順之以天理而與天不相違五德經緯乎

天人行之以五德而禮義備焉立天人之軌制也
大道原出於自然應之以自然而太清建焉遠後
天之渣穢也夫如此然後起而調理四時而四時
調太和萬物而萬物和四時調故爲之迭起萬物
和故爲之循生迭起循生故有盛衰清濁盛者造
化之張衰者造化之弛文弛武張所以倫經之也
清而爲陽之生濁而爲陰之殺陽清陰濁所以調
和之也兩間抑鬱之氣自此發舒而流光其聲矣
乎蟄蟲潛藏之後自此昭蘇而雷霆震驚矣乎要
其所爲終而不見有爲之尾者原其所自始而不

見有爲之首者但是一死焉又一生焉一債焉又一起焉生死債起之所常無窮而如欲待其生則又爲一死待其起則又爲一債茫若無端故懼也此所謂奏之以人者也爲調時和物樂所造端而爲之調和者非夫人其誰邪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卻際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止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

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稿楮而
嗒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旣不及已夫
虛之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息

然陰陽日月實天道之大樞機吾又奏之以陰陽
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是二者神而主變故其聲
能短能長能柔能剛雖變化而又不參差常齊一
雖齊一而又極變化不主於故常真氣布濩在谷
滿谷在阬滿阬無卻不入塗其卻而以物之卻爲
量無處不神守其神而以物之量爲神其聲揮綽
而發散所以流光其聲者此也其名高明而特起

所以蟄蟲震驚者此也是故鬼神守幽矣日月星辰行其紀矣向之卒無尾者吾止之於有窮非吾能止鬼神日星運行有節不得不止者也向之始無首者吾流之於無止非吾能流鬼神日星運行和禪不得不流也是皆所謂徵之以天者夫豈慮之能知望之能見逐之能及者乎使汝必欲慮之望之逐之則汝於太虛中自爲菽塞去道益遠今乃儻然立四虛之道倚稿梧而吟曰吾目知窮乎所欲見矣力屈乎所欲逐矣吾既不及矣夫

三句是倚

稿詞而吟之歌也

夫自謂不及而遂已及也汝形體原在

元氣中元氣充滿空虛卽是汝形體充滿空虛前
此滿谷滿院者皆與汝爲一體者也委委蛇蛇道
未嘗離故形解神釋而怠也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
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
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歿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
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
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
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標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
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

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蒸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道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怠則身在道內雖不若始之悚懼而尋求然猶未與俱化也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自然之命者其在五德未行之先太清不動之初乎命自然故化無不自然陰陽鬼神日月星辰相混逐而叢生萬物不分爲誰之功萬物得生林林自樂而無樂之形不知爲誰之力其聲揮綽者自然揮綽不以力曳也其名高明者體實幽昏默

然無聲也塗郤而動於無方化無不被守神而居
於窈冥體莫能尋歿生榮實大化之常而自然之
化莫測端倪或謂之歿又或謂之生或謂之實又
或謂之榮行流散徙環轉不定豈主定於常聲哉
世人求端於造化而不得則欲決其疑於聖人聖
人者既達人情又遂天命與其自然者契也天機
不張心常寂而無所動五官皆備形體存而無所
爲澄然大清此謂天樂而非人間鐘鼓笙簧之樂
也無言而心悅言且忘之又何鐘鼓笙簧之有故
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

雖無形聲而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元氣之充周自爾也今汝欲聽之而無所接於耳目苾芴之中不知懼是歟忘是歟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加尋求則幾害道矣又次之以忘忘故遁形神解則故轍離矣卒之於惑惑者懼忘兩無着故愚愚者知力不爲叅故道此時道與之親若可載而與俱實無有可載而與俱者也此黃帝借樂言道故有奏之以聲又有聽而無接之說若真言樂然者又恐人認所言者真樂也故證於有焱氏之頌口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夫有聲有容之謂

樂不聞不見聲容安在人奈何以其形容氣化之
言猶一一欲作樂解哉一一作樂解故難通會之
以元化則易曉 蘓子瞻用此篇意作九成臺銘

孔子西游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

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

芻狗之未陳也盛 成 以篋衍 箒 也 巾以文繡尸祝齋戒

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

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

被不得夢必且數 劫 昧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

繡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

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
處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
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
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斷行
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
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柱
石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
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
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
猶柱石也

猶柱

查

梨橘柚邪其味

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

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獲狃而衣以周公之服彼
必斲核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具猶獲狃之
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曠顰其里其里之醜
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
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
而不知曠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孔子行古之道正是順天之軌莊子作出世之想
故有違時之誚太師金以夫子西遊爲窮者窮於
執古而御今也古道猶芻狗已用不宜再用若係
戀不舍彼將爲妖入夢振揚塵垢必且眯目病人

今夫子伐木削迹夢且兆矣陳蔡絕糧昧病浚矣

第一喻謂古夫舟車水陸各有宜用治周治魯道

亦異施今斲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此所以無

功而有殃第二喻謂處勢有異此彼未知無方之

傳應物而不窮者也用正意二且子獨不見桔槔

俯仰隨人之用舍故不得罪於人第三喻謂處世

得執於一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矜於治已耳不

矜其同如粗梨橘柚殊味而皆可於口禮義法度

亦應時而變者也是無方之傳也第四喻原古法

在因時此以正意起以夫獲狙不得衣周公之服非有衣美但美

正意收設喻在中間

者為不齧齧挽裂之患也欲用古道望今民何異

於衣服獲狙者乎第五喻謂古道雖美無如今民之憊何西施曠里

而美美不在曠有所以美者醜人效之祇足以閉

富戶而走貧人若不度時宜用古道將無效西子

之曠邪第六喻又溪原執古行今之病根由於不自度量之故惜乎而夫子

其窮哉用起句作收曠里曠而處里中也

一篇用六層譬喻正語無幾人讀之但覺議論層

疊不見譬喻堆積其中血脉相承開闔起伏俱有

變化正意幹旋止一兩句皆有千鈞之力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

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山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人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

可以久處覲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
以遊逍遙之虛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
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
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
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
全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
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
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孔子欲聞道而與老子語求道之方始求於度數
數足於五故云五年未得繼求於陰陽陰陽歷十

二辰而周故云十二年而未得度數道之末陰陽
 為道之質而亦云未得何也唯求之故不得也使
 道可求即可以獻人可以進人可以告人與人唯
 不可求故不可獻進不可告與所以然者道虛無
 而圓轉者也中有止即可以求之於其止之之處
 中虛無而無主未嘗有止宿之處也外有正即可
 以求於行之之正外圓轉而無正猶齊物論孰知
正處孰知正味
正色未嘗有循行之迹也由中出者即是有主私
 心與道不合外將不受乎我聖人唯順其外之所
 自有而我無所出於外由外入者亦是外來俗感

與道殊體豈容入主於內聖人唯覺其隨感而俱徂不以留之於隱凡求道者多爲乎名名乃天下公器不可多取爲名必爲乎仁義仁義先王之蘧廬可暫宿而不可久處若久處而以仁義自見則天下之責望其仁義者多而不能滿其責者亦多古之至人特假道於仁而不久處於仁也特託宿於義而不久處於義也以之遊逍遙之墟食苟簡之田立不貸之圃所以免吾之多責也逍遙者常自無爲苟簡者取其易養不貸者由中無出無以我之正責乎人而期其受如此是相忘於道真去

也古者謂是是采真之遊采真之遊者取足於宗
吾之真而逍遙於世其視世間之事無一足以係
心者也彼役役於富貴顯名權柄者知利而一不
鑒其害終身沒溺於中以闕其所不休是天之戮
民而已若有意求道思以正人其係心何以異矣
是是亦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而已怨恩取
與諫教生殺入者設爲正人之器有時以用爲正
有時以不用爲正有時如彼用又如此用而後正
變化無方唯循大變而無所湮汨於心者爲能用
之故曰正者正也當時爲正過時不正也變其正

而後正無變卽不正也其心以爲不然是中有所
主外有所入昏湮閉塞天門弗開矣天門卽是道
之門求開者弗開忘之或開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
四方易位矣蚊蚋噉匪膚則通昔夕不寐矣夫仁義

澁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
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
求亾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
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
與處於陸相响可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噤予又何規老聃哉

老子以爲心本虛無不當梗之以仁義民性有自然之朴但使無失其朴放民風而與之自動總玄德而立於天下天下之性情遂又奚必以仁義號於人夫鵠白鳥黔不煩人造仁名義譽爲益不多舍大道以談仁義是魚舍江湖而以濕沫相响於陸地也弟子見夫子於人未嘗不忠告故問將

何規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徽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爲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予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共親死不哭而民

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

所戒反

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

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

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

盜非殺人自為種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

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皇

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

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智

憊慘於厲厲蠶勅邁邁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

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予貢

蹙蹙然立不安

尸居龍見在寂能通也雷聲淵默在喧能寂也發

動如天地普應出自然也子貢遂藉孔子聲信見

老子老子方將倨堂而應聲息甚微見養氣也老子猶

求戒言神聖之虐心也五帝三王治天下老子謂

之非聖爲其取天下而治之所以謂非聖黃帝治

民民心一句親死不哭未爲失句堯治天下民心

親句思有芴殺隆二人舜治天下民心競生識太

早天人命禹治天下民心變心兵俱有順而戰遇

盜殺之與民便種傳天下離去禪唯其治天下而

人心代降也是以天下大駭儒墨並起出為橫議
其作始猶有倫敘而今乎婦不婦女不女矣豈特
五帝三王雖上古三皇之世出其知以治天下其
知憮於蠶蠶之尾毒加於人雖潛伏而鮮規飲食
者如此之獸猶莫得自安其性命之情而奈何猶
自以為聖人夫老子非及三皇則無人而不非此
子貢所以楚楚然立不安也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
久矣孰熟知其故矣以奸干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
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

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也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鶡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執六經以干世用有不順人性命之情而強以古

法繩之者時方順流以趨今吾欲止之使不爲今
道方變通以去古吾雍之使復爲古此爲失其化
人之方宜干七十二君而無所取用也六經陳迹
執六經而期化人見迹而忘履者也夫白鴉相視
注睛不運蟲鳴風中上下相應類無雌雄自爲牝
牡此各隨其氣類皆能胤育若執定構精之常責
鴉以體交禁風蟲之相鳴使類外求乎牝牡在我
論交感之迹合矣在彼化生之性命豈遂也哉孔
子不出三月旣悟而復見老聃曰凡物果有自然
之性命不可強焉者也烏鵲孚孺而子生魚傳沫

而子生細要者化羸蟲而爲子母孕弟而兄啼其
無乳此皆自然之化而丘但據六經之成說不會
性命於自然安能化人孔子鳥鵲三言亦卽老子
白鴟相視之數言蓋悟後廣推之而加以有弟兄
啼一句者尤爲時不可止道不可壅之明證

鴟鵂鴟也風化風氣相傳而化生也類獸名其狀
如狸山海經云出直爰山自爲牝牡者也細腰蜂
屬

南華真經本義卷之九 終



南華真經本義卷十

外篇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遺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間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

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怠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高論怨誹如屈原離騷之作夷齊採薇之歌是也此修詞家亦在內遊居學者遠遊列國而學居處鄉里而學如孟子荀卿之屬尊主彊國者如管與商也閒曠避世伯夷太公東海北海之濱是也熊經似熊之攀樹鳥伸似鳥之伸頸與翼俱以引氣養生乃莊子本學故獨列於五家之後以其未及

養神故等於彭祖養形家一偏之事下卽云不如
此而自然如彼無不忌也無不有也則全是養神
之功

故曰夫恬惔淡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
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
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
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
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
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
無入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
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寃不罷虛無恬淡乃合天德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先
心不夏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
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
也

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養神真訣休休平易又是
求恬淡無爲之真訣凡人有一濃艷作事之心便
不能恬淡故聖人休休休休者易之艮背止於其
所也無復好事之心何不平易何不恬淡平易恬

淡所以養神養神所以養氣憂患不能入不驚其
神也邪氣不能襲不傷正氣也故曰其德全而神
不虧聖人之生歿動靜感應禍福人鬼夢覺神鬼
總是一平易總是一恬淡所謂淡然無極而衆美
從之遂下一結語曰虛無恬淡乃合天德生天行
而無心故後又曰若浮而已無係着也歿物化而
任運故後又曰若休而已暫休息也非真歿也唯
覺無憂斯能寢不夢不夢難哉神者心之主鬼者
分五臟而司視聽食息之用神則統攝之耳悲樂
喜怒好惡皆心之用而常足爲神之累故養神者

欲併之而唯以靜虛淡粹爲之體至虛無忤我虛
中不先立意見而物以非意至不與物忤也至粹
無逆我粹中原無異用而物情自爲順不與我逆
也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
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
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
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
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
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

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
通合於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
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
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恬淡以養神卽所以養氣形者爲神氣之宅精者
神氣之子又形體之榮衛未有弊形竭精而可言
恬淡可言養神者也故曰形勞而不已則弊精用
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此養生家座右箴銘然不用
亦非強閉動而以天行此靜中自然之運用精神
四達化育萬物其名同帝是豈僅同于越之劍而

可不守之以純素守而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於
天倫天倫者相維而不解守一之極則一與我相
維係西昇經曰人能守一一亦守人思一至饑一
與之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許旌陽石函記曰鉛
汞相親無異人倫用此語也

鉛氣也精也
汞神也氣也

一之精

併精氣神在內聖人貴精亦併精氣神而貴之也
能體純素謂之真人石函記曰陰陽交合純粹之
精用此意也謂之真人豈獨道引養形爲壽而已
哉稱聖人若專在道德上易之爲真人則道德養
形度世兼舉之矣

繕性第十六

外篇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尋莊子之意謂當時去太古淳一之世既遠衆人所爲學問不過欲取富貴功名與今舉業家相似

亦藉口說我欲與人俱復其性之初我欲與人求
致其性之明其實於本心上更加蒙昧故稱爲俗
學俗思謂蔽蒙之民太古爲治常清淨而不汨沒
其真知不去增知見而淆亂其真靜之性體知與
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聖人治天下更無別事
只是相親愛而和也各區分而理也性中生出此
兩件而道之大經大法俱存不必向外逐一務爲
仁義忠信禮樂之名而仁義忠信禮樂之實無不
總繫於內分別言之則德以情相愛爲和道以理
區分爲理德之無不容是仁道之無不理是義義

明而物親是忠所謂君臣以義合者是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是樂在樂記曰君子反情以和志是也以信實行於容體之間而自然順乎節文是禮在論語禮行遜出信成是也夫世之言禮樂者以爲八瓊美而已不知和理出性之時禮樂與仁義忠誠一時俱出而非偏行者也若禮樂偏行則遺和理之原而但務華美天下能無亂乎此繕性於俗學求明於俗思者其蔽則然若正學正思則我正而物自蒙德德者爲物性所自有非取我德冒而加彼冒則強物所本無必失其性而亂矣觀此可見

莊子所貴性中真仁義真禮樂乃其一生薄世之
爲仁義禮樂者之主意世謂其遺棄禮樂與仁義
豈然哉偏行者遺內而偏於外也

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
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
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
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爲天下是故順
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
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與治化之流凜
澆
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

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
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及其性情而
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
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
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
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
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蘄其知而不發也時
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
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滋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
也

古之人在混茫無爲之中不曰我欲與世求復其
初亦不曰我欲與世求致其明與一世而無思無
爲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鬼神四時萬物羣生
無不相安於自性雖有知無所用之所謂知與恬
交相養者也此謂真性自然之至一當是時也莫
之爲而常自然所謂爲無爲也逮伏羲燧人之
時雖俗學俗思之端未開然未免爲天下矣爲
則能使人順道而不能同於自性淳一之初神農
黃帝再爲而使人安不能使人心順也唐虞再爲
愈多事矣興治亂之流渙其淳散其朴離無爲之

道而務爲爲善之名艱險其德以立殊絕之行道德出於天性而務善名喜殊行皆生於軀殼內之人心然後去性從心又不但已也從其心者心上有如許識見心欲立善名爲殊行而心識又識善名之所以立殊行之所以行心與識知兩相依附既遠人性又何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講求學問設立典章此正俗學俗思欲以求復其初致其明凡以求定天下也乃文徒爲滅質博反爲溺心民之視聽惑亂何以反性情而復初乎由是觀之自燧人伏羲以後世間風氣日開使

人不得不

事爭

於有爲世喪道矣自始爲天下順而

不一之後日務爲道使人去性益遠無復反古之期道亦喪世矣世道交喪任道之人何由得復性而興乎世有爲之世何由得無爲而興乎道當此時雖有聖人繼黃帝唐虞而起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豈自好隱從古隱士皆非其自爲隱也我生不辰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世道交興則反淳一之性而不見有爲之迹時命大窮則其息澁澁而固其根淡然無欲與神爲一而寧其極若此者欲長存吾身以待時也愛人無卍之心也如廣虛

子修身至千二百歲有黃帝出而問道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去聲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

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

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

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

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

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死

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

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出

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

者謂之倒置之民

古人存身固非閉其言而不出然亦不以辯飾知而冀天下之我用其大窮於天下也以時命非以知窮大窮於天下而併窮吾德也亦以時命非以知窮知辯者俗學俗思之所尚古人無窮無通俱併而不務危然以正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尚知辯者不過以時值其窮欲天下之小行吾道小識吾德適足以傷吾道德故曰古人唯正身而已不與俗字俗思同辯知也人見其正已而窮便謂古人之失志古人則以樂全爲得志其樂更不在於軒

冕軒冕外物寄也去來無常得之不爲肆志不得
不趨於辯知而同俗學俗思之所爲以冕軒冕者
軒冕與無軒冕均有自樂彼與此同但不以去來
爲念無憂而已矣蓋寄來而樂必以寄去而憂
常不荒也故曰喪已之正於物失已之性於俗
俗思者乃蒙蔽而倒置之民也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秋水第十七

外篇

秋水篇與逍遙遊局相似也逍遙遊遺世累而托身天際秋水篇擅達觀而巨細俱空其中微有不
同者托身天際雖未出世然已非世間所有必吸風御氣爲藐姑射之仙而後能當也巨細俱空吐納百川足見滄海之無涯未必飛兩溟於一息取證東海之鰲以與埴井較量雖莊子自謙實本乎其所以能也故逍遙遊自知效一官而上人各相笑欲勉於其所未至秋水篇自夔蚺至心彼此相憐正羨乎其所以能謂莊子大言無用則惠子猶

存井鼃之見莊子與惠子語濠梁之魚樂是亦爲濠上之逍遙也分量自異歸趣自同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

不可以語於水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
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浹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
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
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
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
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
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
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罍空
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
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

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
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
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
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河伯自喜於秋水而生慚於海若海若遠量於江
河而見小於天地以天地之大夫入渺焉在萬物
中如毫末之在馬體洵名學問人情視爲難得
而曾何足以自多

洋海中若海神閻尼天焦
也見山海經壘空小穴

此段先爲開廣識見必見不自隘而後可以與語

大道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
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
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彙今故
故遙而不閔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
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
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
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
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
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
足以窮至大之域

海若於此遂欲大天地而小毫末則又不可何者
論大小者當隨物大小之爲量而物量無窮當究
大小之時之所止而物時無止量無窮故分無常
孰大孰小未可定也時無止故終始無故倏大倏
小日新未已也大知觀於遠近之物小不以爲寡
物有更小於此者大不以爲多物有更大於此者
知量之無窮也證之曩日而見曩日之既往證之
今日而見今日之不留唯明於曩今之故故遙而
致望覺時長長無幾時尙足爲悶乎撥而忽過覺
時短短亦無幾時何歧於長乎知時之無止也察

大小之區分皆盈虛之偶值雖得失而何關憂喜
知分之無常也隨終始之循環皆坦塗而自得遇
生歿而奚分禍福知終始之不可爲故也計人

所知之有限不若其所不知者之無限其生時之
有窮不若其未生之時爲無窮以有窮有限之知
而求窮其無窮無限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自得也
由此觀之人但能知毫末爲小而安知秋毫

不有時爲大何足以定至細之倪人但知天地爲大而

安知天地不有時而小何足以窮至大之域秋毫雖小

待之成體有人秋毫之中而成其體則入者小而秋毫大夏華曰朕亦焉知天地之外有大天地則

在天地外者大
而內天地小

此段謂既廣識見又不可泥於所見天地間之物
其分量非見之所能泥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
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
明夫精小之微也埤乎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
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
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
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
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觀乎害人

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
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
僻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
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
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紀約分之至
也

夫小大之分域不可定而小有小之致大有大之
極似可盡其分量不知一屬於有便落形迹道有
約之於至無者形迹之所不能計也夫自細視大
者常苦於不能盡大之體自大視細者常苦於不

能明小之形夫精則不持小而小之微者也

粗也

粗而不可圍者也

則不特大而大之殷者也故兩相視則

有能盡不能盡能明不能明而異便此大小之勢

之所有也夫言精粗者期以盡大小之形而於有

形之處欲得其分窮其域不知既謂之精而無形

則已爲數之所不能分謂之粗而不可圍則亦爲

數之所不能窮然猶可以言論者也有言可以論

者猶爲物之粗必意可以致者始爲物之精若夫

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致者則何形何數何

可盡何不可盡何可分何不可分神妙無迹是尚

得以精粗期也哉是故大人之行正神妙而無迹
言不能論意不能致者也其不害人也似爲仁恩
而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也遠於汙辱而不賤門隸
之汙辱貨財不爭爲辭讓而不多乎辭讓事不借
人必期自盡食與事稱不多食乎力其廉介如此
而不賤貪汙者之苟取行殊乎俗若有以自異矣
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取佞諂矣乃不賤乎佞諂
世之爵祿所以爲勸也不足爲彼勸也戮恥所以
爲辱也不足爲彼辱也夫人蓋知是非之不可爲
分細大之不可爲倪故離形離數忘言忘意渾乎

不爲分不爲倪而已故曰道人聞道若不聞至德
得道常不得大人以天下爲已常無已此約分之
至也蓋天下大小是非之辯起於分分原於有今
無聞無得而無已則不特約大小是非之辯於無
而且約其分起之端於俱無約之至也

此段言論物者極大小之致猶不足以盡大小而
唯大人通神達化則是非大小俱泯於無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
倪大小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
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有已以差觀之因其所

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
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
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
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
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
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
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
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
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
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驎驪騮一

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狔言殊技也鷓鴣夜撮蚤
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
是也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
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
矣然且語而不合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
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
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夫世方其貴其所謂是賤其所謂非今海若以是
非爲不可分細大爲不可倪然人有在物之內而
身受貴賤大小之名者有身在物之外而我以貴

賤大小加之彼者又惡至而有貴賤大小之分也
夫忘貴賤大小之迹者道則然耳故以道觀物則
物無貴賤以物自觀則自貴而相賤以俗汎觀則
是非無定而因其時之所偶遭貴賤不在已故定
物之大小者有差次以差觀之乃實無定准也因
其所大則至小之物亦可以爲大因其所小則至
大之物亦可以爲小彼天地之大而何至視爲稊
米也毫末之微而何至等爲太山也則大小隨人
之所視天下之稱差次者大略如此矣按有無之
迹於功分最不可掩然以功觀之實亦無定據也

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功因其所無而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功東在東而西與東相反何功於東西在西而東與西相反何功於西均謂之無功可也然使東無西則亦不成其爲東西無東則亦不成其爲西又均謂之有功可也今天下之定功分者大略如此何常有一定之分乎辯然否是非之分者有趣向以趣觀之實亦無定操也然其所然則萬物莫不自以爲然非其所非則萬物莫不可以相非堯然矣以桀觀之則以堯爲非桀誠非矣以桀之黨自觀則又自以爲然在古

今之相是非者大略如此何嘗有定操乎故讓能
帝堯舜而不能不絕之噲爭可王湯武而不能不
滅白公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偶貴偶賤
各因其時未可以爲常也故殊器者但當因器爲
用殊技者但當隨技而施殊性者唯宜順性之便
蓋天地之理自然有此參差萬物之情自然如此
揉雜今止欲師是而必使其無非止知師治而必
求其無亂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夫帝
王同禪也有堯舜之禪有之噲之禪其爲禪殊三
代同繼也湯武以爭而繼白公亦欲以爭而繼其

爲繼殊差其時逆其俗謂之篡夫之哈白公是也
當其時順其俗謂之義之徒堯舜湯武是也貴賤
大小何常哉貴賤無門從時俗之向背爲門大小
無家因時俗之當否爲家默默乎河伯惡能知之
而求貴賤大小之倪也

此段言貴賤大小道之所無而俗之所有時俗趣
向初無一定故貴賤大小亦無一定但當冥心於
道不容紛競於世俗之中以爭其所貴而規其爲
大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

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
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
參差巖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
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
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
道無終始物有歿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
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
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
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
化

夫人辭受趣舍視貴賤大小爲定趣貴而大則爲
之小而賤則不爲今日無門無家將何爲何不爲
此亦河伯之要問也夫道無貴賤俗之互相貴賤
乃一往一反漫爲游衍者耳以爲不爲而拘志則
行之跼蹐與道大蹇矣道亦無多少隨多少而行
與相安如謝施者然遇多施而謝之曰多謝多謝
而已遇少施而謝之亦曰多謝多謝而已若一於
爲多不爲其少或爲少不爲多則行常拘攣與道
參差矣嚴乎此心不着一物若國之有君其無私
德繇繇乎萬物一體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

乎通達無碍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以一心
兼懷萬物萬物亦相念於兼懷之內其孰親承而
輔翼之以與吾爲私者是則無爲無不爲是無方
之行也若拘志一行於辭受趣舍有所揀擇將人
於歿生終始之運亦可用其揀擇乎固其所不能
也人於萬物之中處其一而總號之曰萬物卽齊
一矣孰是速化者曰此短萬物而不可以爲孰是
久生者曰此長萬物而不可以不爲道常無終始
物自有歿生故成毀循環非有一定成不可恃也
盈虛遞轉非有定形形不可位也

位久居也

年方長不

可舉之使去時方遷不可止之使留自消而息由
虛得盈有終必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萬物之
理人則聽之而不能以我之爲與焉者也物之生
也非其自爲而造化迫之使不得不爲若驟若馳
無動不變而後焰非前焰無時不移而今日非昨
日人又何爲乎夫固將自化而隨造物之轉移而
已

此段言貴賤大小旣無可分則人之自爲趨向安
在道無不在正不欲人之自爲趨向隨造化爲術
環是人之真趨向也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
理達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
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
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
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得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木
乎天位乎得躋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
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
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
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世人辭受趣舍必准之於道今日何爲何不爲則

人但當放情而動道固爲無用之空名邪然則何
貴於道河伯此問尤爲做策夫天下唯無爲者常
無害有爲卽有害大人無已而使物得害已猶非
無已之至也彼知道者意念定而悟門啟紛擾息
而慧性靈必能達於安危禍福之理達理者必明
於取舍去就之權明權者必不以身撓天下之患
而使物得以害已夫物之害已者多矣不特人巧
知故利慾功名害之出於有心者卽水火寒暑禽
獸無心無知之物皆能害人而至德者一不能害
非其薄之謂是數者不能爲吾害也安危有機焉

禍福有門焉去就有權焉知道者雖無爲於安危亦豈肯故去其安而就於危乎知道者雖無爲於禍福亦豈肯故去其福而就於禍乎於此中有斟酌權衡正達理明權之善用也方其無爲於安危禍福而不汲汲於去就此天道之自然在內者也及其察之寧之謹之而不輕爲去就此人事之當然在外者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人事當然者爲之而得卽得其無爲之自然者也有人卽爲天故曰得在乎天明於道者知天人之行爲而嘗無爲之意本乎天也盡其所當然而適得自然之道位

乎得者也常躋躅而屈伸焉無拘而志一而行而
謹審於禍福安危之間反要而語極焉必達理必
明權而不失其天道所從出之本此物之所以不
能害已而道之所以足貴然天人惡乎辯牛馬四
足而善走是其天絡馬首穿牛鼻而成其善走之
用是其人天非人不成亦達理明權者之事也雖
有爲實同於無爲雖爲人實不離乎天但人爲而
至於過分則滅天矣人爲之過而至於知故萌生
則滅命矣方其爲之而位乎得也則名生焉及爲
之過而滅命也是以得殉名也故所貴於知道者

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
失使物不能害已是爲反其真此悟後之力也

此一段言人一不爲而聽造化之自爲則道疑於
無權夫造化之自爲謂之天聽造化之所爲而善
成其所以爲者人也人與天合處正是道其要在
達理明權而不以物害已斯爲善成其天達理明
權乃悟後所得河伯海若六翻問答終之以悟

夔憐螭 玄 螭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螭曰

吾以一足踣踣

上初稟反
下勅角反

而行子無如矣今子之使

萬足獨奈何螭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

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蚘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子動吾脊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向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踏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夔一足蚘多足蛇無足然猶有形也風無形而自

有且不行而自至然猶以形用也心之用神而來
往古今周遍四海豈用形者所可及天機之所動
何可易雖蛇所以自解於螭其實各各俱然風之
衆小不勝以其無質也爲大勝者雖無而實有者
也唯無而能有此正心之所以神故曰爲大勝者
唯聖人能之必聖人而後能盡心之量大塊噫氣
其名爲風心雖神亦以一氣而神省却心目不言
獨借風寓意是文章變幻鱗足踐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
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

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匡人其如夫子何達理明權不以物害已此其徵也

郭子玄曰時勢適然言無爲勞心於窮通之間也
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逍遙故匡陳美里無異於
紫極閒堂也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
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因百家之知窮
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泐
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
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機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
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
乎井榦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

泥則沒足滅跗

扶還旋

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

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
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鰲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絳矣
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
大千初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
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
埴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
是埴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
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
山商鉅潔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

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埒井之鼃與且彼方

跣此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爽然四解淪於不測

無西無東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

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

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

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

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

而不下乃逸而走野赤蟲商蛇蟲名大皇天也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

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

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
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
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逍遙遊許由讓天下止因天下之已治秋水篇莊
子辭楚相乃言留骨之無榮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
相於是惠子恐接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
南方有鳥其名鵙鷓子知之乎夫鵙鷓發於南海而
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
是鵙得腐鼠鷓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

之梁國而嚇我邪

惠子不將見莊子莊子立謂其自庾國中恐見而失魏相笑其以腐鼠而相嚇此匠石之運斤郢人固知其善諱豈專於世外之身引分自高亦欲其於在事之會名心頓淡揆度也匿也莊子字多通

用

莊子與惠子遊於蒙梁之上莊子曰儵條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

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
我知之濠上也

請循其本還尋其辯論之始也子曰安知魚樂云
者既已知吾知魚之樂而特問我所以知之之故
我之知魚亦知子之知我而於濠上觀魚時得之
也夫濠水中出沒從容便同九萬扶搖之快天機
偶會不必鯤鵬是而斤鷄非性地澄時豈有魚鳥
歡而人襟鬱以上三條乃無以得殉名無以故滅
命無以人滅天者之事也

南華真經本義卷十一

外篇

至樂第十八

此亦大宗師註義也以天運解大宗師大宗之義明而生歿未徹則真人之有真知者未悉言至樂者謂唯無爲足以活身有如南面王樂曾不如灰者之無爲無爲而歿生一視則萬物芴芴皆從此殪是爲大宗大本不可不知者真人之有真知者也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

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
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
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
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
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
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
壽者惛惛久憂不歿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
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
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
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躄存循勿爭故夫子齋爭之以

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
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
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坑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
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
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
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
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
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苾乎芴
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苾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
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

得無爲哉

人生莫不欲去憂而就樂又莫不樂生而惡死顧
世人所樂者每每不足以活身有真可以活身之
道世人視之又以爲不樂然則天下果有至樂無
至樂邪有可以活身無可以活身邪道心與俗趣
不同今去就好惡將何途之從而可就俗情論尊
富貴壽善而樂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下貧賤
天惡而苦前所尊所樂者之不得惡爲不忠失孝
與前善者殊科夫不得而大憂以懼欲得之以奉
養身體永享名譽凡以爲形體百年計而其爲形

也不亦愚哉此何故夫富者苦身積財而不用貴者日夜計慮以保名壽者惛惛久憂而自苦如此以爲形皆疏外迂遠之計豈不是愚獨中間樂爲善而下爲惡者最是清高有韻其如善亦難言卽如烈士捐身以爲天下謂是善乃有捐生之咎謂非善則有活人之功稱活人之功亦只理當活人未必真能活人也凡忠諫者多犯逆鱗悟主者機在遜順故曰蹲循勿爭蹲循者卑服而遠循也子胥爭以殘軀垂名身後豈是子胥樂事今世俗所羣趨者縱可樂亦不是至樂惟無爲爲至樂而又

俗所大苦故至樂無艷慕猶之至譽無名稱蓋樂莫過於活身惟無爲者能活身而長存天地無爲萬物從化芴芴者如草生之衆也萬物職職各有專主不可相侵而皆從無爲殖奈何營生者不能無爲則活身無術矣

莊子以至樂在活身又以壽者久憂不歿爲甚苦所謂活身活其不貪名利有出入而無生歿之真身非活其羣趣誣誣如將不得之已矣身故下舉方歿者之樂而不必貪生正以明無爲者未嘗歿而不必屑屑有爲以求生也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
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
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
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
也而本無氣雜乎芴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
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夏秋冬夏四
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叫然隨而哭
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莊子之妻偃然寢乾坤巨室之內是方秋冬而人
息行春夏又將變而有生未嘗死也何哭爲

支離叔與滑肩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亾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歿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冥伯之丘歿者之墓如謝惠連祭古塚稱溟漠君者是也崑崙在中國外人跡罕到黃帝所休曾經神僊棲止支離滑介於此時方起域外之觀僊凡歿生之感支離叔忽然柳生左肘此是怪事應是歿徵故惡之而問滑介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欲

消化其凡情曰亾子何惡生者形相假合晝夜循
環冥伯在時觀化亦常如爾我今爾與我觀冥伯
遂化冥伯此是輪轉事又何惡焉

柳生之說如夢如幻止是怪徵說者謂生癡爲柳
必欲其如真有事過矣

莊子之楚見空髑

獨

髑

樓

髑

廖

然有形

檄

苦

以

馬

反

以

馬

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
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
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
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髑枕而臥

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
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
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縱
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
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及子父母妻
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瞑蹙頰曰吾安能棄
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凡人生之苦只因有爲一味無爲髑髏何苦及子
父母妻子閭里知識最是人情曾子固曰人生原
非久長之物假令丁令威千歲化鶴歸來顧視城

郭人民已非則亦有何可樂正以知識無存耳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

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

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禘小者不可以懷大綆梗

短者不可以汲澁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

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

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不

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

郊魯侯御逆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

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嚮盧轉不敢飲一杯

三日而歿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
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
鱔秋鰕山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
奚以夫饒饒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
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梓聞之
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歿彼必相與
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
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顏回東見齊侯近於烈士之爭名夫齊侯非賢聖
之資爲儲小而綆短乃與強談遠古是欲其懷人

而汲汲也彼將內求不得惑以罪人何者情各有
好惡而強以情之所不好徒爲務名而不適於時
宜是養海鳥以鐘鼓太牢者也名止於實違實何
取於空名義設於適不適何必於立義唯依於實
而從其所適者行之無不條達而福且永持矣此
亦活身之至樂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捷蓬而指之曰唯予
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
有幾得水則爲鼈繼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蟻之衣生
於陵屯則爲陵舄昔陵舄得鬱棲則爲鳥足鳥足之

根爲蟬螬其葉爲蝴蝶蝴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

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鵲都括反鵲掇千日爲鳥其名

爲乾下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

生乎食醯黃輒生乎九猷茂生乎腐蠶歡羊

奚比乎不尊笋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

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濁醜南面王樂莊子既有見夢之言乃復全引列

子指濁醜之語爲知其生未嘗生未嘗死未嘗死

已然而曰若果養死者乃更是活身也列子方養

而曰子果歡有至樂者又何憂於死爲濁醜也後

言種種變化或無情漸變有情或有情復入無情
此化機自然孰測其所爲故活身者唯在無爲而
不必羣趣誣誣如不得已也

攬蓬孺體在蓬藿之下列子攬蓬而與語也舉其
化生凡有幾種自濕化而言天地塵埃爲息所吹
浮游水上塵塵相牽如縷其名爲陸蓋水苔欲生
先有此朕其在水土相交之際水得土氣凝爲體
質名蛙蠃之衣卽青苔也其在山阜之上變而爲
草名曰陵鳥卽車前草也陵鳥而得鬱樓化爲鳥
足鬱樓糞壤鳥足草生水邊俗呼墨草鳥髮方用

之其根化蛭蟪而葉化蝴蝶胥相也蝶類又相化而爲蟲也其蟲出於竈下無皮無殼狀軟若脫名曰鳩掇伏土千日化而爲鳥名乾餘骨乾餘骨口中流沫化爲斯彌斯彌化爲食醢卽蠛蠓也外此而黃輓生乎九猷薈芮生乎腐蠶皆蟲也羊奚之草其根比連於久不生笋之竹則爲青寧羊奚羊蹄草也自黃輓至青寧皆因彼生此而不必自食醢相土相傳以至此也循本言蕘載有老人曾見一蟲長五寸後尚有寸許是竹疑是青寧筆談言延州人呼虎豹爲程史言長沙武陵蠻生於畜狗

元始祖胎於狼鹿搜神記言秦孝公時有馬生人
諸家引以爲程生馬生人之證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s several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which are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due to the high contrast and low resolution of the scan. The text appears to be organized into columns, typic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book layout.]

達生第十九

外篇

讀逍遙遊何寥廓曠垠哉今繹達生之要在凝神
爲純氣之守若關尹告列子是其所以能逍遙者
也痴僂承蜩紀消養雞没人操舟丈夫蹈水梓慶
削鐻工垂旋規無不可以凝神無不可以養氣故
人無不可以逍遙遊孫休役役鄉黨州部之間功
名係念則逍遙義誦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
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
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亾者有之矣

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
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
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
久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
主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
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
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
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爲逍遙遊者在凝神御氣人以營生念切故於世
間事竭知力以趨之凡以求養吾形也不知徒自

勝其形精而養形實不足以存生夫人生之所盡
者雖多而實有生之所無用者知力雖巧而實有
知力之所無可奈何者在達生達命者俱不務也
也養生必資之飲食貨賄飲食貨賄非不豐而
人已成積之何用有生必先無離形有人耳目
而聽手足奔趨非不如人先自喪生生之主形不
而生已亾矣生之來也固非人力所能却而其
去亦非知力所能止此有命焉乃知之所無奈何
而不可用力者也是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生之
所無以爲知之所無奈何者何必務之而與世競

爲雖不足爲而生有所必資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欲免爲形莫如棄世棄世者非斷絕人世之謂乃世出世間身與相接而不以世故一撓其心如堯治天下而睿然喪其天下者是也如此則身雖與世同爲而不以生之無以爲者是務不以知之無可奈何者動心於是心常無累無累則正平矣正平而心爲造化造化生我我生造化與彼更生矣彼不能棄事者形常勞而形不全不能遺世者精常竭而精不復是自虧其天也觸物有碍者遺棄事遺世形全精復與天爲一蓋天地者萬物

之父母也合成體而能覆載萬物散成始而爲萬物未形有生之母神氣變動莫能隔碍焉者形精不虧則形不碍神可以逍遙六合行萬物之上而不慄而物莫能止之是謂能移移變動無碍也精而又精骨肉都融五官俱化亦且聚成形散成氣向之始我者天也今我握元化之始反爲天之天也此遺世棄事之效也故鷦鷯飛必天際而神人居海外藐姑射之山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

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
 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
 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
 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
 遊乎萬物之所終始一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
 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隙物奚自
 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滅骨節與人同而犯害
 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或生驚
 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還懼物而不懼折彼得全於
 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

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鎔干雖有歧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
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
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列御寇能御風而行者也此一問似未能御風之前而關尹所答則凝神御氣逍遙遊之要旨也純氣之守道家相傳訣法古仙人有使水逆流坐炊茅屋炊熟而茅不焦皆氣禁之然凡身之形色象貌皆同一物何足以造物之先而能使物隨吾用謂之一物卽色而已宥在物中而不能化在物先

物之所造使諸色同吾一體而不能爲碍者其在
純氣之不形乎物之所止使吾體同於一物而不
能通行者其以形色之未化乎夫得是理而窮之
者則吾雖有體而所造嘗在物先物不能容之以
質物雖欲止之而吾色非色純氣變遷物豈能碍
吾之行將內自正平而處乎不淫之度與彼更生
而遊乎無端之紀不特至物之先而又遊乎萬物
之所終始一性養氣合德於物而自先自後成終
成始通乎物之所造矣夫若是者天全神定物不
能傷孰能使其吾行窒人火焦行萬物之上而慄

乎觀得全於酒者猶物不能傷况至人之全其天者哉全於天者藏其身於天內雖有凶頑孰敢傷天伎心不怨飄瓦復讎不折鎡干彼不能與無心者崇讎藏於天者彼我無心是以天下均平無攻戰殺戮之慘計較報復人亦自爲天所當然乃人之情耳造物之先而天下均平天之天也不開人而開天開天者合德而物俱不傷德之生也開人者計較而爭戰不已賊之生也不厭其天而藏之固不忽於人而防賊之生則民幾乎真矣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居僂屢者承蜩猶撮之也

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上九

二而不墜則失者鎚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

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一作株枸渠吾

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

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

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拘僂丈

人之謂乎九至圓轉不定累而不墜神凝氣定也故能承蜩株枸枯樹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淡之淵津人操舟若神

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辨能若乃夫

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

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
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
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
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齷其巧
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爲守氣者之要肯有所矜則
重外外重者內拙爲棄世遺事者之明鑒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賢學生吾子與祝
賢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板筭以待門庭亦
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

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
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
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
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

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灰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
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高門大家也縣薄懸
葦薄爲門貧戶也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
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
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祀

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夫入而藏與出而陽者不同此猶見內之重卽如
單豹歿於餓虎亦是偶然事張毅之病內熱其病
易犯莊子乃兩戒之者所貴不用之用與彼更生
而造乎物之先入而藏之則一無可用是亦物而
已故欲付內外於無心而柴立中央心雖棄世實
未嘗逝世以往也畢竟外間利害伏於隱微者使
人不覺飲食男女其特甚者也故又有畏塗之戒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稅 蕤曰汝奚惡歿吾將三
月憐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

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
策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
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
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此卽是畏塗當戒故當棄世而遺事豚楯盡楯聚
僂曲溥所以捲物者也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
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諛熙詒怡爲病數日不出

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
瀟齋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

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

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詰戶內

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裴阿鮭蚌蟹龍

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逸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

畢山有夔野有方皇衍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

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

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

始乎霸桓公蹶丑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

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舉音

桓公疑鬼則病生聞霸而病去病之來去全不在

病可見得全於天者物不能傷也解者謂皇子告
敖以妄止妄則說理之過謂知委蛇者妄則知齋
羊萍實者亦妄邪古註諸鬼各有形狀髻狀如美
女而衣赤衣倍阿狀如小兒長尺四黑衣赤幘大
冠帶劔持戟洸陽豹頭豹尾罔象狀如小兒黑色
赤爪大耳長臂峯狀如狗而有角文身五彩夔狀
如鼓而一足徬徨如蛇兩頭而文五彩委蛇則皇
子所言者桓公見鬼於澤故一聞澤有委蛇卽不
問餘鬼而止問委蛇之狀
莊子纔說病緣便是雷公岐伯

紀消子子爲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

虛橋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

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

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

者反走矣虛橋恃氣雞無故而尋鬪十日之後應聲而鬪應影而鬪疾視盛氣尚有怒意也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鼉鼉魚鼈

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

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

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

問蹈水有道乎曰亾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

命與齊膺俱入與滑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

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身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

見錄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
疑神者其是歟

齊音齋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
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
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
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
一而不桎

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平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
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

者忘適之適也

夫雞德全而異雞懾從水道而險患忘外滑消而
錄形見靈臺一而規矩冥是皆非知巧果敢之列
形精不虧造物之先而物不能傷焉者馬力竭則
善御者敗形精虧也故曰不內變不外從事忘適
而後適忘適之適已在廣漠之野無何有之鄉何
物能傷其生而不逍遙也有應響景景卽影見影
聞響而欲應也齊水之磨滄而旋入者也汨水之
回伏而湧出者也錄以懸鐘下刻鳥獸之形文者
組織之文詩稱鄭叔段之善御執轡如組是也使

之銜百而反陳碧虛曰使馬回還如鉤百往百返
皆復故迹也旋而蓋規矩言任指之旋而自合規
矩蓋卽合也指物相得不待心之稽考而後合方
圓也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
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
賓擯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鳥遇此
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
遺其耳目茫然彷彿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
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

明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
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
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
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謂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
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
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
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
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
說之爲其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
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

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

而已矣今休款啟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

之若誠麗以車馬樂鷄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

哉彷彿正詞解為徘徊引相如賦彷彿乎海外為誇

相如賦音祖莊子莊子之意在徜徉曠蕩之謂也

孫休居鄉未嘗不以修見臨難未嘗不以勇見是

以知巧果敢自負思以遇歲逢時此為務其生之

無以為不遇而委罪天命為務其知之無可奈何

故屈子告以至人之行遺形體而彷彿乎塵垢道

遙乎無事之業為天下事而不恃其為之之力是

謂遺事德長一世而不以宰世自任乃所以棄世

而遺事之實此真至人之無已無功無名而逍遙
事外者故能精全形復與天爲一若休之戚戚於
功名而物得止之得入傷之免於天折疲癯是幸
何救天命之怨以孫休見小而聞至人逍遙之事
是載麗以車馬樂鵠以鐘也鵠鵠見鯤鵬而發笑
固宜聞鐘鼓則生驚耳款啟小孔竅也

山木第二十

人間世稱無用之用今猶未也鴈且以不材無用
歿莊子固曰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
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悲夫人間世之險刻也人
間世篇孔子與顏子葉公數言處世之方今孔子
身在世中而頻見困殆莊子亦身在世中而親遭
諄逐雖賢聖如人世何不得已而爲定其法曰行
賢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此吾夫子所謂人道
好謙者也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

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
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
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
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
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
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
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
道德而浮道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
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
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

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雖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處材與不材之間亦特因事戲論乘道德而浮游者龍蛇上下亦若在材不材之間但其形全精復忘伎倆而游乎萬物之先藏身於天而物惡能累之莊子闢發萬物之私情人倫所傳習而不勝悲歎何者人情險刻有材與不材均不能免胡可必哉在道德之鄉者亦不能使之不離不毀不謀不欺彼雖謀雖欺雖離雖毀而吾之龍蛇上下屈伸

自若但不示以可離可毀可謀可欺之端而已蓋物物而不物於物者固非物之所能離毀而謀欺之者也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神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河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

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刑去皮遷心去欲而游於無人
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
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
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
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
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
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
與爲隣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
少丑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
行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

皆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
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
之憂而獨與道游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
虛船來觸舟雖有偏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
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
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
凡 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市南子稱建德之國是後世醉鄉毛穎傳之所助
語建德之所爲大約無私欲而忘爾我去有爲而
矣大道故可以生歿於是中願君去國捐俗與道

相輔而行未至於建德之國尚依藉道理爲輔助
先至其處則冥心合化併道理亦忘之矣魯君畏
遠無舟車是以其事爲難行未免習富貴之形
心而不能舍其所現在故曰君無形倨而改富貴
一形態無留居而戀目前之所有則建鄉不遠有
可到也魯君又畏無人無糧是以其事爲寂寞
免爲衆欲之所汨沒而謂清淡爲不可堪故曰
君但少費寡欲則一身之外皆爲長物何藉資糧
少江浮海不溺嗜欲之中望無涯而往無窮清曠
之境界彌超也送君者自崖而返平日之娛樂我

奔走趨承者皆揮手作別求不相親君自此與
世俗遠矣夫君方以無人爲憂不知人不易有無
之而後適有人者求所以處之則累見有於人者
共責望彌重則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有天
下不與而已吾願君不有人而去其累不見有於
人而除其憂獨身與道遊於大漠之國大漠之國
漠然大虛併建德不足爲名然欲除憂去累虛無
人者必先自虛已已未虛人未能與我相忘也故
有方舟濟河之說方舟舟相並也呼張歛之者呼
之使開使合也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鐘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旣雕旣琢復歸乎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况有大塗者乎

北宮奢爲鐘成上下之縣設架縣鐘上下各六所謂編鐘是不出三月凡成十二鐘矣王子慶忌見其成之速故疑有術北宮子知道者故因賦鐘闡大道言我心只是抱一何所設於一之間旣雕旣

琢復歸於朴人各有本性我賦鐘時侗乎無識不
叅意見儻乎若怠若疑不萌欲速萃乎芒乎若萬
物之叢生而送往迎來不致揀擇來而應我之賦
者固弗禁往而不從我之賦者亦不止其來者彊
梁有力肯多賦則從其多賦若委曲傅合出於不
得已以無力而少賦則隨其少賦皆因其力量之
所自窮而止故朝夕賦歛我未嘗有成心設一術
而何毫毛之挫也賦鐘猶然況用大道而治天下
者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

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
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紛紛猥猥而
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
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
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
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
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
驟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
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
不爲功名是故無貴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

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
衣裘褐食杼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
而况人乎

太公任兩問孔子兩應情景如真意息卽意而也
燕也矜矜狷狷飛之近小不高遠也引援羣飛迫
脅近人也行列不斥行不防備人如軍行之有斥
候也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還與無功無名者伍
也道從身流而不明其身居道之源德從行得而
不明其行處於德之內至人不聞于何喜哉勸夫
子不宜善名聞也

孔子問子桑扈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疎徒友益散何與子桑扈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亾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

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扈又
曰舜之將歿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
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
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絕學捐書故弟子無所挹取於夫子然其合以天
故愛益進舜狩蒼梧將歿而形神欲離真體就冷
禹恐其猶以民物在念也曰戒之哉今者形神離
矣夫身非已有四大和合無非假緣形莫若以緣
會視之而已神無所不之不必預擬今歸何處莫
若率情所向而已緣合既假則離豈真雜來往率

情又何勞躍治不離不勞渾然還合無爲之一氣
無質也而何有於文不求於爲文而又何待有此
視聽言動之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此林總之
物以役吾形也豈不翛然於往來也哉桑雝述此
亦欲夫子忘情於物也假國邑名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廩繫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

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
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
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帝也攬蓐其枝而王
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眇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

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廩帶也正廩係履履穿而正帶以係也莊子對惠王言昏上亂相之間似非人間世保身之道緣魏相惠子也其君相知莊子之輕物傲世雖放言而無害且惠子必數稱莊子之賢今詆爲亂相魏王亦復何嫌亦所謂放言自廢不欲托身濁世故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木而歌堯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其宮

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鷓鴣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

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爲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孔子據槁木几也槁支策杖也無其數無節奏也廣已造大見夫子窮而能樂爲廣遠不可及而張大之也愛已造悲見夫子有道而窮不免愛恤而悲感之也故夫子告以天損人益四語總之以人卽爲天歌者乃天籟之自然而豈夫子乎何爲無

受天損易饑渴寒暑與夫窮極其身而不得行時
是天不益我而損我也乃天地自然有此否塞之
候造物之運行偶遇我而宣泄無受天損者雖損
而若無所損言與之偕逝而不見爲乖選臣不能
違君人安敢違天故曰易何謂無受人益難方見
用於人卽行無不利爵祿方來而不窮此極順利
快情之事於此不免有所欣幸然是乃物之所利
親戚利我之用以沾恩百姓利吾之用以被澤於
吾身實無與富貴去來有命在外非吾之所能常
有非吾所有而欲必有之爲盜爲竊而已豈賢人

君子之所爲鷓鴣至廉畏人而襲處人間非戀之也
也以人間堂奧常奉五祀社稷存焉暫托處之而
人不傷也君子之處富貴亦如鷓鴣之處人間而
豈以爲適意也哉此於世味爲易染而能不染故
曰無受人益難夫無受人益難則今日夫子之窮
幸不受人益回何必哀而造悲無受天損易則今
日夫子在窮能樂亦止是不受天損回何必廣而
造大何爲無始而非卒天地以窮通之運化萬物
而用禪或始窮而終通或始通而終窮或以一通
一窮相爲終始此俱不可知但當正而待之已耳

有如必卒特且暮事何必在始憂卒而以窮通計
念何謂人與天一夫損益雖有天人之分然均之
爲天而已有人益是天命之得人益天也有天損
是天命之得損亦天也凡人遇天損便以爲饑寒
困乏爲不可有而不能有天此人生習性則然聖
人以爲有命焉而不爲性晏然體天命而與之偕
逝終身焉而已矣無始非卒則今日之窮特聽其
頃刻之相禪人與天一則今日之窮者窮以天樂
者亦樂以天夫豈以夫子回真不必造大而造悲
矣鵲鷓玄鳥也玄虛子仙志云周穆王迎意而子

居靈卑之官訪以至道後欲以爲司徒意而子愀然不悅奮身化作玄鳥飛入雲中故後人呼玄鳥爲意而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穎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褰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諄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聞

其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
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游於雕
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
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雕陵之樊雕陵之樊園也感周之顙從莊子顙邊
過也鵲起周驚怪故謂之感莊子謂鵲見人在當
從遠逝今徒有七尺之大翼而不能避人徒有週
寸之大目而不能見人來感已顙方致疑於異鵲
及見三物遞遞相圖因慨然與歎物以形相累我
欲圖彼卽啟彼之圖我爲二類相召此利與害伏

而不知已之執彈而留鵲者又一異鵲也雖捐弓
反走已不免致許莊子平日所講者形全精復欲
守形也倏遊離陵之樊已爲亡身見逐利相圖之
濁水而忘寧寂自守之清淵始忘身者見鵲起相
圖之念又爲忘其真矣宜致虞人之許辱故自愧
悔而三月不庭也此見人世間動足皆危機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
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
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
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

而不愛哉

行賢似材去自賢之行又似不材人間世終以神
人之不材此乘道德而浮游似不材而爲天下之
全材足處人間世矣

南華真經本義卷十一 終

南華真經本義卷十二

田子方二十一

外篇

大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但據
現在之形則凡有耳目俱可見聞如欲離形頓上
則雖殫竭心思尤難冥契故世人但知模擬形迹
求其卑肖而止不知着意模擬於真體全乖此篇
自田子方至凡君卜一事皆脫畧形迹而用心在
物之先全德於內遺形於外德充符之事也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
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

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日子之師
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
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
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
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
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
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
不欲言吾所學者直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

谿工稱道數當卽後文侯所指聖知之言仁義之
行猶在形迹上用功若東郭順子爲人唯一真

已人貌而天純氣之守也天者氣而已虛天下之
萬緣而所葆在真氣清者多不能容清而容物尤
是任天之宏量悟物不以言而消其意此孟子所
謂格其非心者東郭順子絕不在言語行迹畱意
又安得據言語行迹之可稱者而稱之文侯亦悟
向所學者皆粗迹言行猶粗况身外之魏乎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
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
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
雪子曰往也斲見我今也又斲見我是必有以振我

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叙相見不露姓名婉若當初兩人原驀不相識者槩中國君子以一言曰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極簡而刻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諫似子而道

似父皆所謂明於義理者特其所諫所道者未必能知伯子之心及孔子謂不可以容聲則已深知伯子之心矣元時亦不着一字而感發在言議之外乃孔子好學虛懷爲人不倦之意使溫伯雪子亦不能不爲感動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矐撐若乎後矣夫子曰回

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矐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

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
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
次之口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
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
有待也而歿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
待盡效物而動且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
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
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
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
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

吾有不忘者存

顏淵於步趨言辯求夫子而以其不言人信不比
人親無名器而人歸往以此爲化不可爲故稱之
爲奔逸絕塵而墜若乎後墮者睜目而視如俗語
只看得之謂也乃道不在步趨言辨亦不在人信
人親民蹈於前而爲奔逸絕塵顏子於此求道只
看得外邊外邊有爲之迹倏忽變遷如何執着得
道固有待之爲著見而不隨倏忽爲變遷者在此
不可以不察夫人有生有死人見身死卽謂之死
乃有大可哀者神明先喪在心之死此人之所不

得見者也人身死而可見亦特其次焉者耳蓋人
身之死生有所待以死生如彼萬物之動息有所
待爲動息方日光東出則萬物莫不比類向方各
趨其事有目者待以成視有趾者待以成行是出
則存正如人之生也及日光西入則羣動闐然同
歸於寂是入則亡正如人之死也萬物因日之出
入故有動息而其所待以爲動息之日則未嘗亡
生歿亦然其死也有待而死神氣去而後形骸謝
其生也有待而生神氣聚而百骸成吾得其所待
而受其成形自孩孺至白首終守此形不化以待

盡隨物之至效步趨言辯日夜無停時而孰知其
所終向之成形方爲孩孺者不覺熏然而頽雖有
知命者不能規其前當物未交安預定一應酬之
迹唯隨不知所終者而終之以是日與俱往與俱
忘而已乃吾所待而存者則固常存而不忘終身
與子俱子之所待而存者亦無一不與吾俱與吾
交一臂並立今自以爲瞠若而失之寧子之所待
而存者獨不存邪可不哀也凡吾之效物以動特
形迹之顯著者耳回特於此處着眼殆著乎吾所
以著也著者不常存今日效物卽今日盡矣轉眼

又成別狀汝乃求之以爲有欲於此處事事模擬
是求馬於唐肆也肆中已失之馬豈可復求之肆
中唐荒唐也失亡也夫吾以奔逸絕塵服汝吾不
知何爲奔逸絕塵此意甚忘汝以奔逸絕塵服吾
而吾今亦不知何以使子之服此意亦甚忘然則
汝終以瞠若乎後者爲患乎汝何患焉步趨言辯
此已盡之塵迹雖忘乎故吾曾不足再爲之經意
吾有所待以生而常不忘者存後之爲奔逸絕塵
更不知當何如也子亦忘吾之所忘而求之於所
存者足矣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

干熱音聃不
動貌

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
然與向者先生形骸掘若稿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
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
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汝議乎其將
至陰蕭蕭至陽赫赫蕭蕭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
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
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
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
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

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
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艸食之獸不疾易數水生之蟲
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
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
焉則四肢百體將爲塵垢而歿生終始將爲晝夜而
莫之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
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
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
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一作偃一作至言以修心古之君
子孰能說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汜也無爲而

事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醜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老聃與孔子語道語極玄微然大要謂道無生无化有自然在生忘生超然化表其本旨也似非人

謂肢體形骸方墮黜也孔子待人故便而復待既

便少焉後得見也

經籍中未有用便字者莊子始有之稽康絕交書曰每常小便

而忍不起令胞中畧轉然後起耳祖莊子便字也

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

孔子親貌得神老子正遊心在物初者物之初太

虛也造化之宗也不可以擬議思維故不能知不能言口辟卷而不開也其初不可議而議乎其將造化萌動萬物將生會也至陰在下至陽在上而肅肅出天赫赫發地陰陽互根也故養生練氣者亦然兩者通和萬物以生不論胎卵化生毛骨體貌極細極周疑有爲之紀綱者而孰見其形消息盈虛晦明晝夜刻不暫停若趨事赴功然而孰見其功但覺萬物生死是中循環無端又孰知所窮乎夫莫見形莫見功莫知其窮而有爲之形爲之功爲之不窮者爲至陰至陽原本在物之初故生

生運動其將未已使非是也又孰爲宗乎能遊於
初者不殺一形而常在形外不效一功而常在功
先不與物俱而聽物之自窮至陽爲我發至陰爲
我出交通爲我和我不出於宗而造化爲我紀至
美至樂也問其所以遊之之方安在夫人心原自
有超然元化在一物未有之先而爲物之初者爲
因以身之生死變遷物之得喪禍福介介胸中則
着於物內去初已遠不知死生變遷迹也在物之
初者至一而不變試觀獸不戀故藪魚不戀故水
藪與水必變而可以飲食如故更有何得失而以

喜怒哀樂動其中夫天下也者陰陽一氣之成和
萬物之所一也我得其所爲一而我與物同環轉
於氣內我自有爲之宗者非彼環轉之所能動移
則將塵垢百骸晝夜生歿安能以新故變易之故
而滑其和生歿猶然而况得喪禍福之介乎人身
未嘗戀戀於爲隸以隸賤身貴故也吾之有身爲
吾大患不啻如隸遊於物初至美至樂貴在於我
豈以新故變易而有失雖萬化萬轉可也夫何足
以爲患爲道者當解悟於此是遊之之方也孔子
聞老聃之言以爲是修證所得古之君子將無有

能脫修證之功者老子謂此道自然如水之才自然爲濕動念全差擬議卽非至人不假修德物自不能離道觀天地日月之自高自厚可見已此章如許議倫其旨已槩於前所揭四句四句總槩於一句曰遊心於物之初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句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

國中日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莊子方欲遺去形迹以論道何況身外之飾以服履冠佩觀儒則魯國皆儒至論真儒止得一人通不說出孔子見孔子亦在人以意會悟無容以迹言時世先後併置不論

緩佩玦因性緩而佩玦故事至而能斷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

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飯牛者方不知有身外事而反使其君授之以政
忘死生者併不知有身內事而外友有以動乎人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
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在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
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嬴君曰可矣是真畫者
也

般礴箕踞也方解衣故裸宋君獨取神不役於畫
者爲能畫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人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

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
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
旦而厲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頽髯

乘駸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几乎民
有廖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
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
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
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黻 斛不敢入於
四境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
務也黻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

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耶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其釣莫釣意不在釣也非持其釣以爲真有所釣但常如此垂釣以自適而已偏朱蹄一蹄偏赤也典法無更不變舊章徧令無出期可通行植者封界所植之木如樂毅蒞丘之植植於汶篁是也壤植散羣撤去守備也長官不成德政教大同無德

可見也六斛四斗爲餗諸侯歸心不敢以餗斛六
小異量者携入境內也

文王說夢說得靈怪動人特以循斯須之耳目以
成用人之功不妨假托爲真丈人受政其政井
見效特以了一時委用之意原無及天下之心不
妨名實俱隱假顏子一問以明文王之神理在
真假通不得而論刺也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
之適的矢復覆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

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

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
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
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處
闕青天下降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然有
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引之盈貫引滿其弓也左手執弓而可置杯本手
定不動也適矢復沓者前矢適去而復沓一矢在
弦也方矢復寓者所沓之矢方去而弦上又寓一
矢也總見其敏捷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言以巧
用而非以神用伯昏無人處至危極險而能射歸

於神氣之不變此非虛言以方廣過寸之木厝平地孺子可以疾趨其上用之江河而爲梁雖壯夫不能舉步木非加狹於前孺子所趨而壯夫不能爲江河之險非復平地而神氣怯也

恂目之志謂伏地流汗由其目畏懼恂慄不能仰視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息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

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
我乎其在彼邪亾乎我在我邪亾乎彼方將躊躇方
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
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刦伏戲黃帝
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
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
不憊充滿天地旣以與人已愈有

叔孫子鼻間栩栩然常養氣自得也彼指令尹若
所重在令尹則與我無與而忘乎我若所重在我
則與令尹無與而忘乎彼方將曠然遐想何知富

貴夫叔孫身涉富貴而常不經懷已是高玄至仲尼聞而稱古真人世間好醜都不能動死生大變亦不經心况於富貴之迹至語其神又可以經山入淵可卑可細而未嘗不充滿天地以爲量則精而又精反以相天又况於死生之迹末句忙引老子一旬曰旣以與人已愈有緣上極高極玄之事若止了一身而莊子常以不用爲大用其學雖遺棄世間之形迹常默有以與諸人與人已愈有與亦不在迹也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

凡之亾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國之存亡是實地事而葆真者猶不以存亡論存亡况乎德充符篇王駘孟孫才諸人全不以形骸生死一介意也

知北遊第二十二

外篇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

墳

之丘而適遭無爲謂

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
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
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
登狐闕之上而賭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
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
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
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
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

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哉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

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
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
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
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
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
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
爲知言

此章言大道虛無不着知慮不假言辭故以不知
爲上知而言之爲不近

道體原無以何者爲致德所自得非離而後至致

之且不可而何得於本無之中忽有仁義而爲之
虧之至於禮外務華觀中漓朴念是道之華而亂
之首也故曰禮相僞也道之失由日增道之復在
日損損之至無爲亦非盡無德仁義禮之用但無
爲之之心而德仁義禮未嘗不在無爲而無不爲
者也道本無而物滯於有今物欲歸根損有還無
唯有無一視之大人能之今夫生有而死無本自
爲一執有者每二視之方生而唯死是患乃生死
循環一氣爲紀旋轉不已死之徒固卽生之徒吾
又何以死爲患故萬物一也生而能視聽思慮人

美其神奇死而齧肉潰爛人惡其臭腐神奇與臭腐更化而美與惡亦豈可以爲一定故曰通天下唯一氣聚散耳聖人但遊心於物之初以葆一氣之真何所用思慮服處與夫從得也哉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豪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

其序惛然若以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
既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天地四時有大美明法萬物羣分各有成理而常
不言不議不說此大道之所謂無爲也聖人原天
達物無爲不作此聖人觀天地之不言不議不說
而與大道同一無爲也然道常無爲而能有大美
明法成理者何彼其一氣神明中有至精與彼百
化相爲融結萬物循環於死生之內成就其方圓
之形莫不得於至精一氣中而物不自知其根也
但兄翩然萬物死生方圓自古如此巨不能離小

待成體天下百化沉浮於內而日新者不故也陰陽四時運行其中而得序者不紊也此何待言議與說哉聖人觀於天地所以無爲不作惛然若亾而已惟若亾所以存也萬物畜養於聖人常不知而已惟不知所以無不畜也聖人亦以其神明至精與百化相融結此大本大根豈在言說作爲枝葉間事哉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

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
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
何人哉

被衣告鬻缺鬻缺之受教者迎機俱化睡昧不知
能發明其所以教者更深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
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
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
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疆陽

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莊子以無爲爲道其意於道中不欲着一無字何況有字故身性命子孫俱道中一時所有而我不得擅之以自有委者有委任責成之意天地以此委托在我我只爲天地完了其事於我何有陰陽成和而萬物生故曰委和蛻者蟬蛻爲其遺蛻而傳身故謂子孫似之疆陽陽動有爲之氣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疏淪而心潔雪而精神摺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畧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

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
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
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疆思慮恟達耳目
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
不廣日月不得不可行萬物不得不冒此其道與且夫
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
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
其若海魏危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
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
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

人黨及於宗自本觀之生者暗蔭醜怠物也雖有壽

天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果

蘇力果反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

避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

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

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沛然膠然莫不入焉已化

而生又化而歿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張墮墮

其天泰秩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

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

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疏淪澡雪內清其神也掎擊而知返於無識也昭
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道原於無也精神生
於道道立其極而後陰陽交通成和也形本生於
精男女構精而後萬物化生也物各以形相生故
九竅胎生八竅卵生種類有定是此道在天地間
化有自然來無迹往無崖無從出之門無從入之
房但覺其皇皇四達而人生邀此疆支體達思慮
聰明其耳目不必勞心以役於物而自能應物無
方此其爲至道之崖略也且夫博之者自以爲求

知此道而於道在所不必知辯之者自以爲發慧
於此道而於道不必有此慧所謂於學日益於道
日損聖人以斷絕之矣若夫損益之所不能加者
乃大道無爲之本體聖人之所保也淵乎若海而
非有意爲之深也巍乎終則復始而非有意爲之
續也倘勞其心以運量萬物而亦見其應物之不
匱斯則君子之道從物上求之彼其用心於外者
與道在心心不役一念萬物自往資焉自然應之
而不匱斯其至道之崖略歟精神生於道是陰陽
成和道之所乘爲動靜者也形本生於精人之耳

曰支體陰陽之所藉爲寄寓者也道爲陰陽人物之宗不係在耳目支體之內人一着耳目支體之迹役役外向離其宗遠矣今中國有一人焉暫寓於陰陽而不着於陰陽處天地之間偶值九竅胎生以爲人而未嘗着意於爲人將遺其形生之迹遡其精神所自始而返大道之宗子今亦旣見此人乎此老子自指以告孔子見求道者當契合於無爲之初也夫有生者各自戀生而生不足戀自本觀之生者嗜醜物耳禮記註醜爲梅毒嗜者久醜之也漿雖久醜終於必壞人生壽夭相遠亦特

須臾奚足於其間討論是非謂此堯彼桀果旒雖
微物亦自然有理人倫雖極煩難不過以齒相序
而成倫聖人遭此事處以此事事過卽已矣事有
待於調停則調而應之爲之而有以爲德也事可
偶然而泛應則偶而應之無心而爲之道也聖人
實不增加一毫知慮而帝王之治理人間以爲莫
大功業乃不過由此興由此起而已矣人生倏忽
若白駒過郤出入死生相爲循環在生者視死者
以爲哀以爲悲而此曾不足哀不足悲離有形之
累而反於無形之初是解天殒墮天袞也天以支

體付人如束縛以弓之發衣之袞解發墮袞快適
何如人世間紛綸宛轉魂魄將往支體隨謝去其
沒袞得返於宗如遊子久羈他處今得歸家在旅
中或須訪問歸家之人自識室廬更何言說訪問
若何爲形若何不形若何爲不形之形形之不形
有此形體卽有此魂魄是衆人之所同知豈將至
者之所務將至者卽非陰非陽而將返於宗者也
將返於宗方欲遺棄形體而又何論形與不形衆
人同有此論耳彼至則不論到家者不復問如何
以歸家也論則不至問如何以歸家者必未到於

家者也蓋道以無爲體明見道體者亦以何者爲
有而值吾之見乎多辯多支辯不若默多聞多惑
聞不若塞惟無言無聞乃大得乎大得則直合至
道之本體不止崖略而已上兩曰此其道歟是崖
略也前此其道是道生人之崖略後此其道是人
體聖道之崖略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
在東郭子日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
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甃曰何其愈甚邪
曰在屎溺乃弟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間也固

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平市履豸也每下愈况汝唯

莫必無乎迹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

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

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

調而閒閑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

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

焉類闕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

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

也謂盈虛衰殺兩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

以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

道原無物東郭欲問其所在是舍其至無之質而
於影迹問問道莊子舉蟻稗瓦溺以言道爲物愈
下愈見道無不在如臧獲之問監市也汝行履踏
問稔知其况味夫豨之首不如身身不如肘肘不
如蹄每下而况味愈加今汝於道唯莫存以取必
所在之心有道在天地物無有迯而出於其外者
至道若是卽如爲言語而欲大言之曰周徧咸三
者稱名雖異其實則言其大而無不在之謂也指
固一也今我但言其下則汝疑不及於上如但言
爲周人疑不及徧咸蓋一有取必則有彼此有無

之分而論道者於是有窮道之質亦何所有乎今
吾與子嘗相與於無何有之宮不分此物彼物有
物無物同合而論渾然大道之思徧其何所終窮
乎子欲取必於道之所存者欲得其所在以用力
也道何煩子之用力嘗相與淡靜漠清和適寂寥
一無所爲而往卽是道孰測其所至去來皆道孰
究其所止與道往來相爲循環孰得其所終彷徨
乎馮閔虛曠之域以無知爲知斯爲大知大知入
焉而無終無竟孰知其所窮也道以至無爲質人
以無爲合道而取必於所在者是以道爲有邊際

者也唯物有邊際道者所以物物而與物無際而
世間凡有邊際是物際非道際也道不際而物爲
之際物際之而道不爲際向所稱蟻垤瓦灑若謂
其是道是物際而已有不際者在何能盡道若謂
其非道是亦不際之際不際者未嘗不在際內何
可言非道又不特是也人言造化則有盈虛衰殺
言進道則有本末言用道則有積散是可謂上而
不下矣可以必道之所在矣然陰陽有變遷道無
變遷其於盈虛衰殺言道者不是道行道有次序
道無次序其於本末積散言道者不是道是所謂

際之而不際道又豈在是乎汝唯莫必冥契其至
無之質而可矣道方進爲積行之爲散監市市鬼
也况况味謂味之美者也際邊際也謂邊傍境界
也

阿 荷其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

暝阿荷其日中麥戶而入日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

杖而起暴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移故

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弁

桐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

秩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

又况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黃帝爲道家之宗老龍吉又黃帝之師夔峒弔乃謂天下君子其於道之得不得盡係於體道之一人如老龍吉者於道未得秋毫而今猶知藏其狂言矣乎以道無言老龍吉猶未能忘言於黃帝故謂之未得秋毫凡人之論道者乃不知道謂之冥冥也黃帝謂狂言在己夔峒弔謂狂言在老龍吉於是太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

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

泰清問無窮別是一條乃上着於是二字若相承然者此筆端之鼓舞無窮無爲無始之評道亦卽是無爲謂狂屈黃帝之評道但此條闡出道中之數彼章以黃帝之言作結語此仍以問道者之言

結

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

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大虛

不當應而強應之既爲不知道問者聞其應亦必不能有所悟入亦未聞道也道本無窮由人開口一問而失道是問窮應出於內今內不知道之不

當應而隨口答應是無內若是者只謂之冥冥無
識而已乃曰外不觀內不知不過崑崙不遊太虛
若實有經歷之地然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
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
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
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目前一虛空莊子立之名曰無有又生一光曜爲
之詰問爲之贊嘆愧悔原是杜撰昨見羅清五大
部世間又真有此事羅清者正統景泰間密雲戍

卒也既有子女出家修道處處研求都不得道常
涕泣悲哀忽靜坐時聞虛空震響一聲心頓開悟
叩頭流涕謂老虛空教我感其深恩然則虛空又
未嘗不與人傳道也至今其徒奉五大部謂之無
爲教而天下禪和弗是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
哉言一爲無之所有卽不能復無也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
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
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
其用而况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不失毫芒不失輕重大小之毫芒也察鉤是其所
用者於物無視是其所不用者屏他物而後能察
鉤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以長得其用道無不用遂
將物物而用之則神勞志瘁安能得用無不用者
必一無所用然後萬物往資而不匱也大馬者大
司馬也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
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
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
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

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歿不以歿歿生歿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夫無思無慮始知道道不待尋求使冉求問道猶未可與言道何況問未有天地之先於無中尋出茫昧之端意外索取不必知之事夫子不非其所問而但曰可古猶今也道理現成不煩搜索舉現

在者之自然知搜索之爲妄冉求妄心聞言曰失
而理未圓悟不免再問昔昭今昧夫豈無因心神
原是自然現在者觸合其自然之神故先受而昭
然妄心橫起夫思素神者因妄索而不神故猶存
夫昔妄而仍復昧然矣夫未有天地是無而已無
則何用於無中知有豈惟天地古今終始俱原於
無必待有時而後爲有若未有時欲知其有是不
循現在而凌越先求未有子孫亦可先求有子孫
邪此事豈可以橫生凌越者邪冉求未應蓋神理
觸而境猶隔方欲擬議所以應仲尼曰已矣未應

矣應對亦止取現在不煩求索也人生何事須妄
爲思索方其死也不以死之前有生而生其死方
在生也不以生之後有死而死其生死生循其自
然而二者又原是一體何必妄爲思索子欲知未
有天地之先夫天地只此天地子特不知天地中
之物與今何如耳物有先天地而生者邪唯道先
天地是物物者而非物也天地亦道中一物而已
但有物者不得先物而出有無自爲一體雖其無
物之時猶其有物者固自在也自未有天地以至
既有天地不論人之知不知有無常自合一猶其

有物也終無已亦猶聖人之愛人也不論人之知
不知而愛人終無已人已自然合一之理亦常自

在夫亦取於是者也冉求妄索何為哉

蓋無中原自有有若

斷之為無即是妄心如冉子方無索有則又妄之妄者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

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

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

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豨韋氏之圃黃帝之

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

以是非相整齋也而况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

不傷物者物亦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
迎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
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
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
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
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
知之所知則淺矣

前十數則以無言道既極玄遠今顏子之間從心
上論有無夫子教以忘外物去憂樂省知能此爲
道日損至切之功夫也至人之心如鏡無有所將

魚有所迎緣吉之至人隨物遷轉不與停畜而心
體常虛終始如一外化而內不化者也一物不畱
於空體又何所將迎今之人則內無所操心隨物
轉而一物到前卽生執着內化而外不化者也此
心見役於萬物又何能無將迎然所稱外化者亦
但聽物之自化耳至人則內外俱空彼此常然一
不化者也安見彼爲外而化又安見此爲內而不
化倘於所謂化與不化者安心與之相靡以事於
將迎則此心必爲物所入其爲虛空之地不多矣
自古迄今世漸降而虛空之地亦漸以狹穉韋氏

之固無所不容黃帝之圃僅足取用有虞氏之宮
止容一家狹矣湯武之室又不過數人君子之人
則僅在爾我比肩之際若儒墨者師又止認其相
傳一脈其於人也豈惟不相容但見以是非相釐
相傷而已况今之人其相傷豈有已乎唯聖人安
化安不化萬物廓然俱在其虛空之內處物而不
傷物物亦不能傷不見人已之迹而能與人相將
迎相將迎者迹而其心實無所將無所迎者也人
之情態何窮而心之空湛如一假使心因情態爲
遷轉則不惟有情之人雖無情之物亦能使人遷

轉山林歟臯壤歟見爲適意使我欣欣而樂樂未
畢也感慨係之又生哀矣哀樂來不能御其來去
亦不能止其去人曾不足以自主而一聽哀樂無
常之來去人反爲物之逆旅耳悲夫方哀樂在前
遇也此吾之所可知而其所不遇者或哀或樂或
不足哀樂其端何窮而爲吾之所不知者何限遇
哀樂而能哀能樂能吾之所能也吾知能能而其
所不能者來不能御去不能止此不得不聽其所
自爲而孰能能其所不能由此推之人之無知無
能者不特止於哀樂感遇之間爲知之所不能知

能之所不能能事事皆有固人之所不能免也彼
勞心將迎者欲知能之周以無失事機之會求免
人之所不免而容知此必不可免徒以身爲逆旅
與物相齧而見傷也豈不悲哉故人但空無心順
應所謂至言去言至爲去爲也若因其所知求之
於所不知而齊其知則用心實勞所得淺矣

南華本義卷十二

南華真經本義卷十三

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壤一作畏

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艸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

然哉大一作天

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

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

欲俎豆于賢人之間我其杓

的標二音

之人邪吾是以

不釋於然老聃之言

庚桑楚偏得老聃之道是具體聖人其臣妾之近

知近仁者去之遠之緣庚桑楚不爲德以示人豈

可親此後文所謂人舍之者也擁腫形貌醜陋者

執掌用力勤渠者兩等人特寡機知故不去三年

大穰由庚桑楚神凝而年穀熟是後文所謂天助

之者也畏壘之民爲庚桑利益其鄉故欲尸祝以

報夫大道無心而萬品自遂至人無迹而百姓相
忘今俎豆於賢人之間無乃平日身為標杓不能
自晦而爲人所指目違老聃之教以至此邪弟子
名震數見亢倉子後南榮趨又弟子中別起問端
者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旋其體而鯢
鱈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爲
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况
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
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網罟之患吞舟之魚傷而

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夫全
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
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安鑿垣墻而殖
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
哉舉賢則民相軋任智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
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
日中穴坏裴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
末存乎于世之後于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
也

有巨魚所以制鯢鱠得巨獸所以禁夔狐尊賢授

能必先其善之可以及人者與利之足以被衆者
誠自堯舜然矣若乃養身者必藏深眇以全生先
善與利稱堯舜爲辯說是妄鑿垣墻而起羣趨之
徑竇多殖蓬蒿而致大道之荒蕪堯舜不能忘情
於世如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瑣屑是務何
足濟世且今言先善與利將欲厚民民生於利之
所在臣子可以爲弒逆正晝日中可以穴阨垣大
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以其先善與利其末流之禍
有人與人相食者好利而甚焉者也

南榮越

疇

蹙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

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
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趯曰目
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
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
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關矣而物或
聞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趯曰全汝形抱汝
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
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蜀越雞不能伏鵝卵魯雞
固能矣鷄之與鷄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
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

夫唐虞事業爲世所震驚而學老聃之學者以二氏爲不足爲南榮越所以蹇然正坐請託業焉而望幾及之也庚桑子告以全汝形卽無視無聽無勞汝形者也抱汝生卽神將守形形乃長生者也無使汝思慮營營卽慎內閉外多知爲敗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者也道家宗指略盡於此故曰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夫聾盲者不得耳目之用狂愚者常少心領之神目之接色耳之接聲亦易於通關而聾盲爲隔現前相求而不得况心以

神用神識方迷豈易通悟今日全汝形抱汝生勿
使汝思慮營營三言耳越亦勉聞焉而此道已達
於耳矣欲狂心之頓悟殊未也教者以三言盡老
子之旨聽者望加詞於達耳之後彼螟蛉之似我
奔蜂不以施於藿蠋鵠卵之摩霄鴻鵠未嘗付於
越鷄越鷄詘而魯鷄效小大殊而德不同也庚桑
子自謂才小不足化南榮不得不以其事推之老

子 藿蠋葢中青蟲也

庚桑師弟相爲問答必以比偶駢麗之語爲發端
已爲東漢文章之濫觴而六朝則其滔天者也

南榮越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
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
也南榮越懼遽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
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荅因失吾問
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越愚知乎
及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
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
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肩曉之間吾因
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
竿而求諸海也汝亾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

無由入可憐哉

老子問南榮趯何與人偕來之衆此於卒然相見之頃突用機鋒撼動使南榮趯忙迫中營措不及故忘答失問如此一忙始覺平日種種營爲圖度之念於逼切時一毫無用所愁知仁義三者無之不可有之不可一片虛明境界生如許計較消除不去正是妄情但其覺有無之爲患亦是去妄歸真之機故老子告之曰吾見若肩隄吾覺得汝意緒甚多今汝又言三患而實之汝本無患妄自起患如人本有父母妄自謂失去父母且揭竿而求

諸海平空地作此紛擾性情者人之所以爲人彼
何曾無知仁義而汝患其無亦何曾有知仁義而
汝又患其有人喪父母汝失性情乃自忌其爲人
惘惘乎欲反汝性情爲有無遮隔而無由得入可
憐哉

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
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
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韞霍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寒
內韞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外內韞者道德不能持
而况放道而行者乎

南榮越聞老子之教反而自理性情召其所好欲
完性情所自有也去其所惡欲洗性情所本無也
然性自空湛添一翻招召洗滌工夫全於性地不
合所以自愁老子言汝於空明無物之地加十日
灑濯之功灑濯孰哉何事哉乃鬱鬱乎然而不自
釋於心而其津津乎真有所得不能自遂猶有惡
也是則灑濯之爲功過也夫性地流通不分外內
妄心一叅欲行之外而外不通則爲外鞮鞮者以
革束物也夫外鞮者謂外事繁而不可執捉也不
知放下卽無繁亦無鞮而爲灑濯者乃將內捷於

心以絕繁擾之機而繁擾豈內捷所能絕

捷聞距也欲

理之於內而內不通則爲內韞內韞者謂內心迷
繆而不可執捉也使此時息念卽繆亾韞亦亾而
爲灑濯者又將外捷於事以消迷繆之端而迷繆
豈外捷所能消內外韞則動靜俱爲窒碍尋常道
德不能自持况放道而行直以無心冥合者乎

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
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
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
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

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
終日嗶而監益不嘍於邁反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
扼藝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瞋瞬偏不在外也行
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
之經已

里人能自言病則主宰不迷病病者未病若越聞
大道用功十日而捷獲增加是反加病也且願聞
衛生之經以解捷獲之病而已夫衛生何經但不
自益生即是衛生之經復性何術但不灑濯自性
即是復性之術能抱一乎即前所聞抱汝生者是

也能勿失乎卽前所聞全汝形者是也能無卜筮
而知吉凶乎卽前所聞無使汝思慮營營者是也
有思慮故慮有吉有凶而煩卜筮何思何慮吉凶
素定何煩卜筮此三言皆越所已聞能使止於此
而不求增益乎能便已於此而不別用工夫乎是
越聞庚桑之言則從庚桑而求聞南見老子之之
則見老子而求如以爲道在於人不知道固已所
自有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於此能翛然無沾滯
也乎能侗然忘情識也乎能如兒子也乎兒子不
識不知常無心者也常無心故以知識未通之孩

孺而反有合於大道兒子終日嗶而咽不嘔哀而無心合於大道之至和終日握而手不掣握而無心合於德性之至恭終日視而目不瞬視常無心合於大道之無視而偏不在外使越能如兒子則行焉不知其所之居焉不知其所爲與物委蛇不與之相迕而同其波方是時知識俱忘何鞭何撻是衛生之經也 提手筋急也

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

與爲事條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至乎日未也吾固告女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灰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南榮越聞衛生之經在心識渾忘疑合至人之德夫原自無心心起而後遣其心原自無識識生而後去其識是水結而後解凍成而方釋至人則無解無釋相與出作入息交食乎地而已達情遂命交樂乎天而已不相與爲怪以駭世不相與爲謀以發機不相與爲事以赴功當往而條然

是方處

無所沾滯於世也當來而侗然 是方生 不識其所

由自來也是亦謂至人衛生之經已但至人不知
生之足衛而自衛今所教越者則必期如是以衛
生固不同也南榮越問冰解凍釋雖不合至人而
既能解釋矣於自己身分上亦爲至未夫識識易
去識難兒子知識一開之後欲返於無知無識之
初未易能也老子固曰能兒子乎兒子無心無識
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不自知
有其身心若死灰不自知其有心此與至人無冰
無凍者何異冰解凍釋者亦必至於若是庶幾不

以人物利害相撓禍福無有惡有人災而以知仁
義之有無三患入心也始南榮趯以三言爲患十
日自愁視道過難故老子告之能如兒子卽是至
道不得視之爲難及南榮趯比德至人疑於已分
上爲至視道過易故老子告以必如兒子方合至
道不得視之爲易一誘一沮教中權術此老聃所
以化藿蠋而伏鷓卵者宜庚桑楚讓其事而不居
也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脩
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

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
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
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卽是者天鈞敗之備物以
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乎
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骨成不可內於靈臺靈
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
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爲不善
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
能獨行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
名者惟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古人也人見其跂

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憐慘於志鎔鉅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夫人之心宇與天宇同不以知識妄情爲之翳障則心宇泰定定能生慧自然發天光發乎天光者光而不露乃慧而不用其慧者也人見其爲尋常之人耳使人見其天則天光漏矣然定慧難得二人以戒定而修去知去識除慾除妄人有修者斯能常定常慧而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見其人如在

桑子晝然知者去之絜然仁者遠之常爲人之所
舍其神凝使物不夭而年穀熟如庚桑子畏壘之
大穰常得乎天之助人之所舍其身不見有於人
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者德應帝王謂之天子至論
有修者之事不出學行辯知而一有學行辯知之
心則增起知識盡是安心故學在學其所不能學
行在行其所不能行辯在辯其所不能辯蓋凡事
屬無心者皆爲其所不能者也故知止於其所不
能知則知識去慾妄捐可稱戒定慧而發乎天光
至矣若有不卽是者以人搖天不能泰定與天不

合天鈞敗之天鈞者鴻鈞也造化鈞平之謂也有
不卽是者非其學行辯知之不足爲過用其學行
辯知而失忝定者也彼遺形去智者常不物於物
今欲備物以將形卽南榮趯欲兼知仁義者是也
至人於利害得失常處之以無心今以不虞爲患
而生心計慮卽南榮趯以我爲朱愚反愁我軀者
是也體性抱神以遊世者常忘彼我今敬於中欲
以達之彼特相爲感動之地若是者雖曰有修而
實失其所以修之之道不足以爲善適所以爲惡
由是而萬惡俱至乃心宇不合於天天不助之而

天鈞敗之皆天也非人故貽之以惡也此豈有修而無效乃修之未合於戒定不足以滑成當益加修以求進於有恒不可以善惡得失之見納於靈臺夫靈臺有修似有所持而知止乎其所不能知持戒定而不知爲戒定不可有持者也一有持焉則失其所以爲定而不能發乎天光知其所持而修修之者悉是名心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發之將形而身僞發之生心而心僞發之敬中達彼而人已俱僞然一時假飾亦見其行之有緒辯之有理業入焉而不能舍欲其舍却舊時窠窟

別換新機反茫無措手而每更爲失但其所持者
是萬惡之端也而不可爲善者機也爲不善於顯
人得誅之矣爲不善於幽鬼得誅之矣夫方其備
物生心敬中達彼本欲以繡縫人已徼福鬼神今
明人幽鬼俱得誅之何故人鬼同出於天天在吾
心故明乎人明乎鬼者知天人神鬼之理不出一
心之誠而已也然後能獨行而戒定在一心之內
獨行者行在一心券內之事無知無識何有於名
若行乎券外則分外之事將百爲而求百備志乎
期費而已行乎無名者修之有恒宇泰定而發乎

天光志乎期費者不卽是而期使百物俱備唯賈人也賈人備外物而乏誠心人見其歧而望之猶覺魁然難及如靈臺之有歎何夫物不可備者也備物而必備之盡是物無窮而欲與物爲窮也靈臺幾何物皆入而據之矣備物而不必其盡是與物爲苟且聊略而已矣苟且於物者必苟且其身身之不容焉能容人不容者無親不但畫然知絜然仁者舍之雖擁腫執掌莫與之居而盡人矣蓋我之志不容人故人皆仇我兵莫惜於志鎔錐爲下所謂人得誅之者也有人誅之猶可迺避寇莫大

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所謂鬼得而誅之者也陰陽爲寇非陰陽賊之心不卽是有修而不得其所以修心則使之故天鈞敗之也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歿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字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歿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

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
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庚桑子曰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渺
而已矣莊子恐人淺會庚桑子之意以全其有形
之生謂之全生以藏身於深山大澤謂之深渺故
發此論謂道自完全至分而似不全據形而論其
於生而出也見爲成成分於毀於死而入也見爲
毀毀分於成以道通之則無成無毀唯成而不自
有其成故毀而不見其毀聖人欲全形生而不欲
其分者惡其分吾之生於死也謂吾方有此生而

欲其生物之備所以惡乎備者爲其學行辯知日
事增益備物將形志乎期費而有以備故也其有
備之時役精神勞知慮一不知收斂向內出而不
反趣於死以爲鬼之道也出而得備人見魁然高
出我亦自以得而不知道以得死但形未滅耳至
滅而有死之實而未滅之鬼與滅而有實之鬼鬼
之一也然則欲全形生者當奈何以有形而生者
象其無形而未嘗生者知止其所不能知而不求
備以盡物則思慮不擾宇泰定矣夫萬物方生而
出孰爲出之之本者及死而入孰爲入之之竅者

出則實有其出而但不得其所以出之處入則實有其入而但不得其所以入之處出長有出但無乎本以爲出之首入長有入但無乎剽以爲入之尾剽末也自有宇宙以來其出入常然乃宇宙所以名爲宇宙者亦唯以此而已蓋有實而無處者卽是宇人知上下四方曰宇苟非有實而無處者爲之充滿其中何以成其上下四方而謂之宇有長而無本剽者卽是宙人知古往今來曰宙苟非有長而無本剽爲之流行不斷何以成其古往今來而謂之宙萬物之有乎必有乎生是有形者也

其所以有歟有在出道之有乎出有乎入是無形者也入出而無見其形故能常出而不窮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若果有其門入卽是入有竅出卽是出有本有則滯而不能爲有萬物必出乎無有而是無有又從何來亦一無有而已故聖人之藏身不特不在深山大澤亦不在有亦不在無在無有而又無有是謂深淵之藏形生之全而不分者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

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

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屍苦羔反

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

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

賊聞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

知者也臘者之有臄皮胲該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

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

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

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

知以不用為愚以微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

是彌與鷺同於同也

形生之道以無有而全以有分有備而毀古之人
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未始有物者一氣渾
淪不着情識吾遊心於物之初而無有一無有如
其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
有物矣此生不得已爲造化所有離其無有之原
將以生爲喪也至死而復還其無有之初以死爲
反也生與死是以分已道通其分而未嘗有以備
所不惡也其次曰始無有既而生俄而死無有首
也生爲體死爲屍也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而不

以有無生成為異視者吾與之為友是亦分而不
分者也三者雖異皆能以無有為宗如楚之公族
稱昭稱景望在一時著民之所戴也其稱甲氏世
其爵邑著所封也而同為公族非一而一者也有

生離於無有即不空靜如釜底之黧烟氣所結觸
處即染有生之黧披然分散染諸所有曰移是今
嘗言皆曰移是夫移即無是非所言也雖然天下

事有可移有不可移者亦有移而不是移而亦是

者是不可知者也臘祭之有臚牛百有胾牛足間各

是一體則同散然同出牛之一體又微賤不可散

生賦之可移而不可移何以異是觀室者必周於
寢爲燕息也周於廟爲祭祀也又適其偃則賤且
褻矣然室必有屏廁溲溺之處而用始全是亦移
而是者也生賦之有移移而亦是者何以異是爲
是舉移是而請遂言移是也是以生爲本無有而
忽成其爲有由是生起知識以知爲師因以乘是
非而起論辯其所辯之是非又果有名有實而不
空空爲議論使移是者至是而止不添設成心則
生賦雖披散尚無所染謂卽齊物之因是可也奈
何結成有我之私念因以已爲質已操券責人合

符使人以爲已節自有識至於沒身止求了此私
念因以死償節若然者執有爲真認空爲實視其
身可以用不可以不用不用則無知而愚矣於其
遭遇可以通不可以窮窮則無名而辱矣一有此
生遂終身役役投足之處盡是妄緣是知脆骸爲
可散何至頓忘全體之膏腴雖其偃厠有當營何
得置寢廟於不顧古之人知有所至知生之出於
無有而今人移是雖至死而駭猶披是蜩鳩在榆
枋之間各自以其飛槍爲得同於同而古人視此
當爲何如

踧女展可人之足則辭以放鷺凡則以姬大親則已

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

至信辟屏金徂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

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

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

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濫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

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道者德之欽也生

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

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

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

相順也

爲道日損無取於煩文今假如無故而蹶踐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鶩恐失權市人也兄蹶其弟則但嫗捫之不辭也大親如父母一蹶子足何煩嫗捫豈非於情愈親則於煩文愈省哉故曰禮以敬人至禮有不人義以衡物至義不物仁者親人至仁無親信期取與至信辟金然則有生之移是而紛紛擾擾務爲名實也者均非其至也吾見其志勃矣心謬矣德且累道且塞矣必撤之解之去之達之而後可彼志何以勃慕富貴顯嚴名利六者未

得故勃然也心何以謬為容動色理氣意六者

持故謬用也

理不當謬而過求之則為理障氣不當謬而恃虛憍則為客氣故均為謬

心

惡欲喜怒哀樂六者德之所發俱有自然之節

而一着意反以累德去就取與知能六者道之所

行有坦然之途而或膠固反能塞道此四六者撒

解而去之達之則胷中不盪而常正正則靜靜則

明明則無一物之翳而虛虛則無一念之擾而無

為無為則事來順應斯無不為也夫道無多端人

每眩惑於名實不知道原無有德之所欽乃尊而

號之曰此無為之謂道也生則德所凝聚而光顯

之時性則生所秉畀而生生之質性存於中物感而動是謂之爲爲無爲也故能無不爲爲之僞則有意於爲謂之失而勃志謬心累德而塞道者皆由於此彼以生爲本以知爲師者知逐於物而欲物爲之謀是知者接也知者謀也僞所使也唯知者之所不知而知如嬰兒之眛偏不在外此性中之真知如此而動則動以不得已爲而常無爲斯爲之無僞無失而謂之德德者至禮至義至知至仁至信也如此而動其動之所及無非以我之至禮至義無非以我之至知至信至仁而天下事無

不治動以不得已者方貴其無我而天下之治乃由動無非我名若相反然必先無我而後動無非我動以不得已之無爲而後天下治而無不爲實相順者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侘良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

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

逃是故湯以胞

庖

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

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

者接修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灰生也夫

復謂習不僇一作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敬

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

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

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

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動以不得已於事有所不為若近於拙唯拙於人

之所為然後於道為工羿射中微特人事之巧若

能使人無譽乃於道為宜今唯工於中微自拙於

使人無已譽也聖人則工乎天而拙乎人無思無

慮體性無爲合天之道何工也欲其捷取於富貴
名利之間闡巧於去就取與之內有如西六爲人
之所甚工者聖人爲獨拙若使工乎天又良乎人
必其人旣爲賢聖人中之人又能爲世味人中之
人是全人也而後能之世間亦安有全人唯蟲蠢
然蠕動無他知識以此爲蟲卽其蠢然蠕動無他
知識如此者卽是蟲之天故能蟲能天夫人也安
有全能哉若世果有全人則方且巧圖捷取在人
事之間惡天之妨人雖他人語之以天亦必惡其
與己異趣况吾之天乎人乎求蕪工而盡俚也此

必不能之事也彼工於人者所得亦幾何一雀適
羿羿在必得中微之威也雀不時時適羿羿亦不
能時時得雀假有拙於射者以天下爲籠則天下
之雀安逃於籠內拙射者之籠雀同於天矣伊尹
百里奚號稱賢聖而一工俎鼎一工飯牛故湯繆
公得以庖人得以五羊之皮籠之非以其所好籠
之而可得者無有也故聖賢當忘情於所好人能
忘情又不特聖賢爲合天卽刑戮辱賤之人反有
暗與道合者介者侈華彩之飾彼其足兀而忘情
於好醜外非譽也胥靡登高無畏懼之念彼其被

而忘情於恤身遺灰生也此兩人者復習刑辱
而見人不愧不復以非譽灰生置之懷中忘乎人
情者也謂彼爲天人固非其人但天人無非譽灰
生之念而彼能暗與之合吾因許以爲天人矣况
有如叔山無趾申屠嘉之流雖身刑戮而真爲天
人者乎故去人漸遠者於天日近有敬之而不喜
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
怒出於不怒同天無心之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
於無爲同天無心之爲矣此聖人工乎天者事也
始學者當何如意念紛飛欲靜而不得則在乎氣

數息調息平氣之方入靜之訣也思慮憧憧欲神而愈昏則在順心心體虛明順養泰定生慧之基也有爲也吉凶在念妄爲卜度以得當爲難緣於不得已則迫而後應動不以人動以其天得當之法也夫不得已之類乃知止於其所不知爲之於其無爲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此聖人之道聖人藏於是

侈音侈去也

徐無鬼第二十四

雜篇

上庚桑楚篇曰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
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謂人得陰陽冲和之氣以
生神氣屬陽體魄屬陰至陰有一毫未盡不可以
爲仙至陽有一毫未盡不至於爲鬼出而不返者
徇耳目口體之嗜慾精神有出而無反爲鬼之道
也此命篇曰徐無鬼欲去其陰以反於陽以證夫
仙道故篇中多言調性情除外累之事黃帝之問
聖狗七竅則大道爲迷保童心則害馬自去莊子
於斯事欲有付託而未得也故篇終再三望人之

致問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
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
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者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
病矣君將黜者欲擊牽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
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
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
視日上之質若亾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
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
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鯁若矢若

其一若是者齟齬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稅吾君乎吾所以
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
六爻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
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
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
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
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
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鼯鼯
之逕跟良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又况乎昆

弟親戚之警歎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
歎吾君之側乎

魏武侯固是英主其於詩書禮樂之言縱橫韜鈴
之說聞之已熟游客談士又爭出於剽襲益不足
聽徐無鬼與言狗馬狗馬是英君玩好既中其欲
所言相狗馬之法又在離瞽慾而養天機小繩矩
而大神宇有超然出塵之趣凡人真性亦多欲超
然自出於塵外無奈爲聞見所汨沒瞽慾所昏迷
故至夫頽墜而不覺今武侯忽聞超然高曠之言
如空谷聞親戚之警歎其大悅而笑也

若視日言其有光彩射人其精神猶在外若亡
其一若喪其一言若有一件喪亡了而凝然注
思不動其精神全在內跟位其空跟行位住言
行住皆在空谷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
以賓楨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
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才
嘗最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
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
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

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

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

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

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

美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

伐變因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 陣名 於麗譙之間無

徒 步兵 驥 騎兵 於銷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

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無人之

上池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

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撥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凡夫偃兵哉

魏武侯欲愛民偃兵者凡欲成仁義之美名耳欲成其美者適得不美故曰凡成美惡器也方有爲仁爲義之形而卽造成不仁不義之形爲仁義之形未成而不仁不義者已代其成矣併向時愛民偃兵之念亦變而爲好勝兼人之念外之攻戰未有已也恐自此麗譙鍾鼓之樓亦盛設鶴列之陣鎗壇祭祀之宮亦有徒兵騎士在其間將隨在皆殺機愛民以爲得而殺人以成其私是藏逆於得

也於是人之士民歿矣土地蕪矣曰吾不得已而
用兵以偃兵而實以濟吾貪而養吾私與神爲義
偃兵之戰與不義而構兵之戰孰善今之勝者果
爲義偃兵而勝抑亦爲不義連兵而勝吾特借以
成吾之美名其爲殃民而不義實則無異也魏武
侯母假愛民之名以濟貪得之私修誠以應天地
生物之情而勿撓焉則我無爲而民自正歟已脫
矣惡用偃兵哉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禹騶乘張
若謂明前馬昆闍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

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
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
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
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
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啓茂病有長者教余曰
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
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
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
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
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

稽首稱天師而退

從七聖而不見大隗是鑿七竅而求大道所以愈
迷童子渾沌未鑿故知大隗所存始遊六合之內
則爲聞見所迷故有瞽病乘日之車而啓慧性遊
襄城之野而遠囂紛瞽病所以除復遊六合之外
則離人而合於天治天下豈有加於此因黃帝之
再問故舍遠而近言之治民如牧馬但去其害馬
者而民已安害馬在身則已病民亦病先之欲取
道於具茨之山而不得者皆能害馬者也

知上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

士無凌誅

信

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

士興朝

潮

中民之士祭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

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槁枯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
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艸萊之事則
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
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
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
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
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知士無思慮之變凡一十八輩句法倏正倏反凡

五換首說知士三輩卽結一句曰皆囿於物者也
自招世之士至夸者悲一十五輩此皆世物之徒
樂與物變適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復似結非結
贅一句曰此皆願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後出三
句作斷案蓋茲十入輩人各專一用期望適際如
農夫之望歲遇其時卽願比於歲不遇時如失歲
然戚戚以憂馳其形性於萬物中終身不返可悲
矣不物於易言彼此不肯以相爲中間無爲二字
是莊子救料一十八輩之靈藥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

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
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
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渠者邪其
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
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
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
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
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
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
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

子曰齊人躄直子於宋者其命關也不以完其求鉏
刑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
夫楚人寄而躄關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
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惠子倡堅白異同之辯其徒相爲附和旣失理之
是至魏王使之於楚以測楚交

見戰國策

而楚中善辯

如黃繚輩聞其風爭爲詰難猶非羈旅所宜莊子
欲其自知辯之無一是也謂言不必合公是而天
下妄言者皆可稱堯今日儒墨楊朱公孫秉四家
方辯俱不得其是又益夫子而五或者如魯遽師

弟徒爲誇誕竟無一是者邪魯遽弟子誇能冬爨
鼎而夏造冰此違背陰陽決無之事可以一言而
折乃其師妄推之於理謂冬日雖陰能使鼎不然
而爨者直以冬至一陽已生陽召陽也夏日雖陽
能造水爲冰者直以夏至一陰已生陰召陰也又
自誇曰此不足爲吾道於是爲之調瑟謂吾能廢
廢置也 一瑟於堂廢一瑟於室鼓此瑟之宮而彼宮
應鼓此瑟之角而彼角應是則音律同之故夫或
改調一弦於此不拘是宮是角於五音無當而彼
之二十五弦皆動此何故此一弦之聲雖與他弦

無異而實是五音之君彼二十五弦者臣不得不從君故皆動也此亦因聲律有黃鍾爲君之說故遠得借爲談資而以實稽之則不特音君律同之言矣併其鼓此彼動造冰爨鼎之事盡矣所謂聽其言洋洋滿耳按其事如捕風景皆無的之射無公是之堯耳惠子謂魯遽師弟造冰調瑟當有事實而徒虛謬誇張誠覺不可吾與四家但相拂而爭之以辭相鎮而服之以聲止是空言取勝以自愉快而奚若夫四家之辯俱未盡理惠子爲辯猶覺乖宜辯者於理不得其全猶之躡子也

兀考

然四

家之辯齊人之謫而寄者也惠子之辯寄於楚而
謫者也夫齊人之謫子寄於宋者旅中宜下人其
命關也以足不完而直曰兀則兀者嫵其求鉞鍾
也將鳴之而以束縛使不得鳴其求亾子也當遠
覓而曾不出於域中此謫子事事不盡理有遺類
者矣正如彼四子之辯不中理者也然亦止是耳
未有害也若夫寄身於楚謫而爲關者夜半無人
孰爲救助非可闔之時舟人在舟勢不相及無爭
闔之便乃遽然往闔身未離岑而不全之足蚤顛
顛而造怨豈直有遺類已哉今惠子以羈旅在楚

正夜半無人之時與楚人爭辯幾作舛畔舟中之
鬪將無岑未離而怨先造不免為齊躋子之所笑
矣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
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
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
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
質灰久矣自夫子之灰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
之矣

存沒之感不獨在惠與莊即如匠石曰臣則嘗能

斲之雖然臣之質歿久矣大是淒涼難聽夫方相
辯難遽爾悼亡足見人生危脆又安得以無益之
辯耗蠹精神莊子平時痛殺惠子正爲其有此段
事在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
于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
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絜蕪善士也其於不已若
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
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
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

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管仲臨終薦執政舍鮑叔進隰朋所以爲相知聞過不忘亦是通病不聞不見唐代宗所稱不痴不聾不作阿家翁者下畔列子作下不叛今依文解謂隰朋虛懷下人使之在則上忘分若使在下則仍守界畔而不忘分也不聞不見豈直爲國竟身修

仙要旨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
於深藜有一狙焉委蛇攬撿搔見巧乎王王射之敏
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灰王顧謂其友顏
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殲也
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
以助鋤其色去樂辭鬻三年而國人稱之

不特顏不疑賢也吳王觀狙之歿而能惕然致戒
於所親愛之人凡伐巧恃便而傲人爲速歿之道
又豈特顏不疑當戒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顏成子入見曰夫子

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灰乎曰
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
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
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
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
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目遠矣

人生百事皆妄唯凝聚精神是爲實際假使身負
一世之盛名而遂以精神與馳逐則不但無益於
身且所喪甚多然名不關人由我意念方意念未
淨雖于蒸居山穴之中而齊國之衆以得覩爲榮

及其以自喪爲悲則身在几席之間而人且視爲
灰灰槁木始悲自喪隨復悲人旣代人悲還悲悲
者雖步步掃除而俱爲塵念唯息念靜觀則所悲
何事其後而日遠非塵情之日遠由心不起而念
槁灰也後數句脫出阿房宮賦

仲尼之楚楚人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
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
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
難解孫叔敖甘醢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
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

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辯東流大之至也聖人併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歿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况爲大乎夫爲大不是以爲大而况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市南宜僚祭酒而行古人乞言之禮仲尼聞不言

之言老子所謂不言之教也向未嘗以此與人言
而今言之宋與楚戰宜僚弄丸於軍前宋人觀弄
丸而不戰是解難者不在於解難也郢與楚戰孫
叔酺寢秉羽扇如不以戰爲意者郢人疑有備而
不戰是息戰者不在於戰也可見天下事不在有
爲故言亦不在多言言而無言則雖有喙三尺與
無喙同亦終不至於多言亂聽庸何傷莊子旣借
夫子以寄無言之意復自爲說曰如彼二子所爲
謂不道之道如夫子所稱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
雖多端而道止一致德爲道之所總奚事泛求言

者好辯而知有所限言付於知之所不知奚事該
博故道之至一者德用之而殊人但當聽其自
殊不必舍道外營以求德之同知不能知者辯遇
之而窮人但當常守其默不必強爲之知以舉所
不知之辯彼欲同所不能同舉所不能知此儒墨
家之爲名者名如儒墨而離道喪真宜其凶矣故
名之爲物不可務也大海受東流以成其大而非
有意邀東流之歸以自大但不辭之而已大人之
爲大人豈有意以爲之哉并包天地澤及天下此
尚不知誰氏之所爲生不以爵顯死不以謚美於

實不務積聚於名不務虛立若東海之受百川而
無辭若天地之爲覆載而無意夫良犬不善吠良
人不善言况爲大人者豈在有意而爲乎大備莫
如天地天地之道何事於求而後備知夫人性之
大備者不事外求唯不外求則未嘗得何有於失
未嘗取何有於棄吾不強同其所不同強舉其所
不能舉而以物易已也反之已則道嘗不窮循
之古人而實無摩彷彿此大人不道之道不言之言
反身而誠者也

子綦有入子陳諸前召九方歟曰爲我相吾子孰爲

祥九方歎曰相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相也
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
爲以至於此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
族而况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
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女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
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
嘗爲牧而祥生於輿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穴若勿怪
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
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
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

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
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
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
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刑之則易於是刑而
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子綦以履平爲福而非望所致深憂爲禍如酒肉
入口雖爲美味要得推其自來必當得者然後可
食今九方歎相梱之食肉終身便以爲福不度食
肉終身非其所宜有之事是夫求世俗之福者或
得世俗之償無因自致是怪事也使未嘗爲牧而

忽有祥生於室之西南隅未嘗好田而更有鶉生
於室之西北隅人豈有不駭怪者卒之梱使燕而
遇盜別然梱不應有世俗之償故不以食肉爲祥
亦不應有刑戮之償乃卒受別足之慘何也則命
之無可奈何者賢聖亦無如之何別而得安性命
無他馳逐亦梱之福也

晉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
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
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
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

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貪貪者噐是以一
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規蒲結切也夫堯知賢人
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
之矣

堯以許由爲賢欲讓天下此堯之仁也堯有爲仁
之名後世且相襲以迹其福必至於以人相食何
者愛利足以感人民心最易動移而欲愛之利之
其事必出於仁義世之人無心於仁義之名嘗捐
之而自然出爲愛利者寡有心務仁義之名嘗利
之而徼民之親且至者衆仁義之行且相率爲僞

是假貨禽者以弓矢之利器也信一己之仁出於

利人斷天下之為仁皆足以利人譬之於一規焉

瞥見之頃謂足盡物情而不知我之所不見者多

也今堯知賢人之愛利天下而不知有假仁義之

賢人且以自利而賊天下能不致於人相食乎夫

唯能外乎賢者捐仁義者也知無心於為仁則能

利之而有心為仁義者則賊之故不尚賢也

覲音別字

義云不詳貌正韻引莊子為證而以為割用郭子玄之說非也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權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

先生之言則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而

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彘是也擇䟽鬣自以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艸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蒸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踈抱德煬和以順

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

暖姝者人情喜炎暖而悅姝媚斯名誌自喜也濡
需者濡足於中不蚤決去誌貪溺也卷婁者卷攀
而偃僕誌局曲不自得也學一先生之言乃著述
家以立言自喜豈知未始有物之先何有於言而
乃暖暖姝姝自喜其言之得豕豨托安於豕體而
卒與俱焦與域俱進與域俱退不能拔足畏途故
爲濡需此倚權門殉富貴者流也羊羶而蟻慕舜
有羶行爲民所歸爲堯所舉不得休歸而以身勞
天下是卷婁而不舒暢者也是以神人惡有羶行

使衆至衆至則人各有趣向而不和不和則

神爲之調處於我殊不利故處衆不甚設說疎之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而無所忤此謂真人真人處世於蟻則棄知於魚則得計於羊則棄意夫蟻有知故知慕羶今不同煖姝者矜小知而自喜爲棄知也魚計出於遠逝故能遠害今不如濡需者爲豕蝨之俱焦爲得計也羊固有羶意故致蟻之慕今不同卷婁者使衆至而不比爲棄意也

童上
不生

五穀正洪
荒之世也

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

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

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

莖鳥頭也桔梗也雞靡芡實也豕零進學解所稱稀苓也是時為

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

種也能知亾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

故日鳴日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

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

與守河而何以為未始其櫻也特源而往者也故水

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日之

於明也始耳之於聰也始心之於殉也始凡能其於

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

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實不亦悲乎故有臣國

戮民無已音紀謹厥不知問是也故足之於地也踐

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

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即大

日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

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

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

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 繫 滑 滑 有

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推乎闔
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
大不惑

凡人之生也天與耳目心體以有生至其發爲視
聽思惟之用則多徇於外物失其耳目心思之本
體是謂益生而適所以喪其生也有能以目視目
以耳聽耳以心復心如其天之所以與我而無所
增益者乎若然者其平而無事也絕無私曲如繩
之直其變而應事也虛心以出唯理之循故古之
真人於耳目心思不敢輕爲用也以天待之不以

人入於天此真人之所以常不灰者也故一耳目
心思能以天待垂簾塞聽虛靜抱神得之以生而
失之則灰矣若以人人天將招召外好自劫家寶
得之以灰必失之而後生耳是數者養生之藥也
如實莖桔梗雞雁零有時用之爲主有時置之
不用是時爲帝者也必有大藥得之以生而常爲
帝者在只此數藥生人殺人用法不同何可勝言
如何踐棲於會稽一事也文種於此時能以身存
越而不能使越之終保其身是越得文種之藥以
生而文種身爲越藥灰何文種能知用於越而不

知用於身也故曰鴟目適於見夜鶴脰愁在解長
耳目心思之用亦貴得其適耳故口風過河有蕩
搖而河損日過河有曠暴而河損請之風日相守
以攫一河而河爲未始攫也恃源而往則雖損其
外不攫其內蓋凡物之攫吾內也其用功專而人
之應於物也易爲殉故水之守土影之守人外物
守內物而欲攫之俱無畧刻移而審耳目心思徇
於外物則聰明靈照之本體殆凡能于其府也無
源而見攫其藏能之府殆唯不能以目視目以耳
聽耳以心復心故殆也殆之成也成也成也隨至欲改

不給而禍且叢集欲返其危殆必須循漸之功與其成功證果必待積久之力夫耳目心思所以生人不能以天待之而危殆以成人尚以爲已寶不亦悲乎故世主信方士求神仙外有亡國戮民內有喪身亾已惟不知問是而昧天人生歿之幾也故足於地其所踐者少恃其所不蹶者而後善博人於知其所能知者少恃其所不知而後能知天蓋有不知則視聽心思不擾於物其天者全而庶契其天之所謂蓋天之所以謂非以覆幬萬物者卽謂之天有未始有物乃先天而爲我得生之源者

始謂之天若止欲知天則天道無窮知之難盡縱知之盡亦何益於生天有大一爲起化主宰有大陰爲收斂時候大目鑒觀大均賦與大方賦物有定大信時節應期大定禍福報應之不爽於此而能一一知之至矣不爲少矣又非徒能知之已也且能各解其所以致用者造化分陰陽大一實通之物生形骸爲之帝縣大陰收斂脫形骸而解之萬民殊行大目分善惡而視之萬物殊品大均因物以賦而緣之大方賦物飛潛動植不易其常大信循時晦明寒暑各得其候大定持報應作善作

惡不至於惑亂人欲言天則是數者盡有天焉而不屬於人若欲言知則循是數者已有照焉而不昏於識即使人置之於不知則天自於冥冥中用是數者爲樞紐不以人不知而遂樞紐解也如人以知之而謂天已盡則天於既始有物後方有彼數者而未始有物無有彼也如此知天夫豈是關要事其解之亦似不解之其知之亦似不知之爲於生處事中無用得處也蓋惟知之多故先天之原愈不可知必屏視聽斷思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泥形體而以有涯問亦不可舍形骸

而以無崖問其事極爲頡滑難於執持而產藥有源採藥有時乃實徵實候而非可虛言也問其候廣成有廣成之火候不得授於黃帝黃帝有黃帝

之火候不得傳於後人

語曰聖人傳藥不傳火從來火候少人知

古今

不相代若時刻少差則失喪天寶豈可虧也

入藥鏡曰

差毫釐不成丹是也

有斯大事可不爲大舉揚而推論之也

乎闔亦不問是而以惑者妄爲之也

張平叔曰任君聰慧過煩

闔不遇明師莫強求

第問者難得其人以待問者尤難得

其人待問者先於此事不惑而後可以解人之惑

明人授而明人受毫髮無差是尚大不惑莊子平

口嘗言道無問問無應獨於此事懃懃欲人叩問
想從來法門如此須憑口訣不用書傳揚摧漢書
揚摧古今註揚舉也摧引也舉而引之陳其趣也
許由逃堯是老子不尚賢之意終之曰夫唯外乎
賢者知之矣此是結語次節有暖姝者三句是起
語終之曰於蟻棄知三句是結語註家乃自許由
逃堯起至其變也循而止通爲一段自以目視目
至終篇俱爲生死大事欲得傳授乃截入於暖姝
者之下語意不貫而於其下一段懃懃接引之意
漑漑都作別解丁卯夏日偶爲分疏此篇因欲解

竟莊子俄攝德興又移攝安仁遂棄去戊辰冬自
安仁歸遂取三十三篇盡爲之詮解據見以陳自
爲頗不失其發言本意而未知果不失其本意否
也此篇則詮解所自始故記之

南華真經本義卷十四

雜篇

則陽第二十五

莊子每篇多一意爲終始獨此自則陽于進至靈
公得謚天人性命刑罰兵爭小大精粗無所不有
至龐雜無倫如丘里之言故篇終假少知問丘里
之言丘里之言何足盡道而道亦無不在是篇龐
雜無倫之言何一非道而又何足以盡道然則道
奚若篇中稱公而不私無思無爲者是矣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
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

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獨測角鼈於江

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

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

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

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

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

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

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

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

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

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
文曰待公閱休

則陽急於富貴因夷節求之而未得又欲因王果
王果砭其膏肓之病故稱公休閱夫公休閱冬夏
江山托以爲宅如此之人何知人間富貴若夫夷
節之爲人無德而有機知不自許愛重其身而但
以精神結交權勢固顛冥於富貴中不知自出者
如此人與之相處不能助我進德但益起奔競之
念相助消耳夫凍者不能逢春必假衣以爲春然
後可以解其凍暵者不得遇冬必反冬乎冷風庶

幾如冬而可以止其暘今則陽慕富貴如凍如暘
必得清恬冲退之士如彼公休閱者是凍之春衣
暘之冷風也彼楚王何如人而欲干之必佞如夷
節或可以佞撓正如公休閱或可以正撓故聖人
不欲人之動心富貴窮使家人忘貧達使王公忘
貴其於物也特一時與之爲娛而不以累心其於
人也亦樂其遇時之通而不欲其失已故或不言
而飲人和與人金立而使人化若父子一心而與
之相宜彼其人乎遇山之樊江之涘歸居之以爲
宅又何心於用世遇不得已而一間其所施爲當

必有蓋世之績焉而亦付之偶然其於人心超然
塵垢之外若是其遠而豈與顯冥富者同乎故曰
待公休闕待公休而解求富貴者之凍暍豈爲庶
楚王計也哉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
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
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
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
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
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

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
 安之亦無已性也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艸
 木之緝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
 十仞之臺縣玄衆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
 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
 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
 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况城切其
 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從
 師而不固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之名羸法得其兩

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
無外

聖人一心與天下後世不分爲二達於綢繆而周
盡爲一體不知其所以然而自然與爲一體性也
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此是天道聖人復命夫搖搖
動作之物使各歸其根合爲一體是以天爲師聖
人不知也人則命之曰聖人愛人聖人師天耳人
亦知人已一體但憂乎知之而不能愛乃行愛人
之事所行無幾時而輒止矣以愛不根性故也如
美者不必自知其美而已之可喜與人之喜而好

之寧有止時聖人不自知愛人而已之愛人與人
之蒙其愛而安之又寧有止時所以然者性分上
事與聞見外熏不同今舊國舊都聞見所熏而猶
望之暢然雖艸木蕪沒至十仞其九望之猶暢然
况性者見見聞聞之主宰非物慾所能蕪沒如以
十仞之臺懸於衆間往來大道無艸木之蕪沒豈
有暫行輒止之時古之冉相氏得其虛中之性隨
物與成達綑繆爲一體而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
時外則與物搖作日與物化內則師天復命一不
化者也曷嘗舍之而有不行之時乎彼憂乎知而

行者求師天而不得師天徒與物爲殉此特強爲
其事而與性不相合也若之何乃聖人則未始有
天而知其爲可師未始有人而知其爲不可不愛
未始有始而忽於一日內起師天愛人之念未始
有物而必得人而治以施師天愛人之功但與世
偕行焉而隨成一體我之愛人無已人之安之亦
無已不替也且其偕行者備極綢繆常人盡慮而
不到聖人俱盡於愛之之中而又不至與物爲殉
而溺于其中不洩也是聖性不求師天而已暗與
天合也若之何湯未嘗曰我將師天得調御之門

尹登以爲阿衡之位當時學焉而臣傳之也傳之也者師之也從師卽所以師天而不宥於師天之迹得其隨成於自然而湯有師天之名湯亦不知有其名而之名爲剽法湯見愛人之無已而已人但見安之無已而已得其兩見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而安焉者也性也至於仲尼無治人之責而與人盡慮立其教典與綢繆成其一體其盡慮處卽是其傳之傳天下後世之師天者天下之人後世之人盡在其慮中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而安焉者也性也彼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者

性體一刻有已卽全體不續內旣不能愛人無已
外亦豈能安之無已故容成氏曰歲者積日而成
除日無歲言缺其暫者累其久外者由於其內無
內無外言忘諸性者失諸人

魏瑩

瑩

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

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
讐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
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秩
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
旣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

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愧之
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
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
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
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
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
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
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
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
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

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辦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
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
曰夫吹堯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映而已矣堯舜人
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映也

田侯牟背約而魏瑩怒韓魏相侵而昭侯憂

事在讓王

篇

子華子取天下與韓魏較取兩臂之廢以與亡

生之憂較其言醒而切戴晉人稱上下四方之無
窮稱蝸牛角之微細而逞雄心者與同其微細戴
晉人之言曠而達此子華子所謂道而使魏王求
之者也有人言至今蠻觸之戰與楚漢之爭金存天

壤未知誰真誰偽誠然矣吹管者雖無音而有竅
故有嗃然之響吹劔者有環無竅僅如風過一峽
而已以堯舜揖讓之聖稱於戴晉人前將失其聲
稱猶一峽也揖讓之聖猶不足稱况於爭乎

蝸牛
戴殼

蜉蝣
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隣有夫妻臣妾登極者
子路曰是稷稷總何爲者耶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
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
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
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

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前徐無鬼篇言仲尼至楚市南宜寮爲祭酒行乞言之禮今又言宜寮與夫子俱趣兩人原不同時前後互異見爲寓言之意但說夫妻臣妾登極不言其所以然叙出當時光景令觀者自解緣夫子舍賣漿家與宜寮爲隣宜寮聞夫子來欲觀其爲人又不屑與接故舉家登屋楮而望極屋脊也宋

史許將以狀元使遼入幽燕境人皆升屋而觀宜
察在屋上望故夫子邊亦得見宜察是聖人僕者
聖人界限雖嚴中有圓通妙用宜察但知遵守界
限不能自作主張故爲聖人之僕自藏於邊畔不
以中正自居與世違矣猶處世間不違而違如無
水而沉故曰陸沉也宜察既望而知夫子之爲人
又知得夫子必識宜察之爲人故曰彼知丘之著
於已也夫子栖栖非佞爲宜察言不妨自居爲佞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
裂昔子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子芸

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去聲深其

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殮莊子聞之曰
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道其天
離其性滅其情亾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
之孽爲性九葦蕪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
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莊子欲絕聖棄知似極鹵莽滅裂乃其治形埋心
則又極細謂耕耘不得鹵莽滅裂爲政不得鹵莽
滅裂人之治形理心而可如封人之所謂道天離
性滅情亾神皆以鹵莽滅裂之衆爲使然鹵莽滅

裂雖云有衆爲其實只是欲惡兩端爲性中之害所當鋤去不去而使有萌孽如畱嘉禾中之萑葦蒹葭始焉厭足其嗜欲若可以扶助吾形尋以衆爲而拔擢吾性則血氣俱病將並潰漏發而不擇所出其潰漏而不擇所出何如如漂疽疥癰內熱洩膏者是也此治形理心鹵莽滅裂之報也

齊劑也耕耘之法也鹵莽遇剛鹵難耕之地而艸莽之也滅滅嘉禾而裂地土也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

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
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口莫爲盜莫爲殺人
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睹所爭今立人之
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
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
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
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
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
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
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於誰責而可乎

栢矩請遊孝子... 天下猶是也亦謂天下無
邪治治者皆身... 而強之者罪人委頓推
起而強勉扶寺... 失其形者以法有五
刑人犯其一... 為全人也

遽伯玉行年... 始於是之而卒
詘之以非也未知... 非五十九非也

言人當隨時變化不得狃於其所見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
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
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

乎

萬物有生而生之根不可見則生無其生也有出
而出之門莫可見則出無其出也欲知夫生根出
門而俱莫可見則知無其知也人不知其生之根
而知其生之自有根不知其出之門而知其出之
自有門如使人皆尊其知而必求知夫生之門出
之根則了不可得恃其所不知而冥之於無心則
根門見在是知反爲不知而無知乃爲有知大足
爲疑端倘於此悟得則妄情頓歇已乎已乎生不
必求根孰逃此無根之根出不必求門孰逃此無

門之門知不必求知孰逃此無知之知斯語然歟
或者其然乎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豨韋曰夫衛靈公飲酒
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
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
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
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
爲靈公也豨韋曰夫靈公也歿卜葬於故墓不吉卜
葬於沙丘而古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
焉曰不馮憑其子靈公奪而里一作埋之夫靈公之爲

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因是者因靈公之行有如夫子所稱故以靈謚也
博幣者不欲史鮪捧幣進御手自博取之欲免其
勞也又扶翼之省趨賒也不馮其子爲槨者自言
不得憑子以塋斯槨靈公奪而居里之也古稱塋
者之所爲蒿里大塋因是之言簡伯常騫取肅於
慢恕豨韋洗槨見銘名有先定見事皆先定其言
奇不奇不足以壓倒前二人之言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
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

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
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
而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人者有主而不
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
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
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
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
宐自歿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
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
謂之道足乎大公謂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出於萬

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昔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周禮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五家爲部五部爲里丘里者合十姓百名以爲風俗言人人殊然合而聽之則公故異可以爲同同中復有異聽言者但據其衆多而無私者以爲公是耳如馬之百體非馬而馬不出百體之間具在也故積卑爲丘山合水爲江河合併爲大人之公言之自外入者吾雖有

主於中而不自執其意恐執而失聽言之公也言之由中出者吾雖合理之正而不逆距人言恐距而失立言之公也四時殊氣天不私賜一時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庇一官故國治文武殊功人不私賜而偏於文偏於武故德備萬物剛柔是非殊理道不私於一物故大槩不散而無名無名又安所有爲無爲而無不爲矣不私而無名無爲自是道妙非言之所能盡也時運不停而有終有始世道升降而一變一化此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人不得以私意干之者禍福

至造物無心之公也不必得福而後爲福至有時
拂者反有宥禍亦有時而爲福也人之以利欲自
殉也各自一心如面之不同人心自謀之私也又
不必見失而後爲失有所正者反有所差得亦未
必不爲失也比於大澤大澤之百材同矣而百材
之大者小者長者短者皆當度宥而致用同中固
有異也觀乎大山大山之木石異矣木與石異而
木與木石與石又自有異然同以大山爲壇而居
合異以爲同也異同殊致而合之卽爲大同此謂
丘里之言夫十姓百名易私也合異爲同而成其

大公公可爲道乎丘里之言不足當道而特借道之名以名其言之合於公猶如名萬物者數豈止萬從其數之多者號而讀之爲萬故語形之大者必推天地語氣之大者必推陰陽語公之大者必推於道道爲之公丘里合併爲公因道爲公之大取以號丘里之言而讀之則可其實道妙於無既已有丘里之言將得比於至無者哉若以斯辯有與無迥不相及譬猶狗馬形似而大小頓異不及遠矣必因丘里之言而悟及不私無言之妙斯爲立馬之百體而見馬者也庶乎無名無爲而無不

爲矣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
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
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
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
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
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覩道之人不隨
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少知問物生之原此亦是要問大公調說萬物之
所由生極周悉無餘但除却太初不說太初者能

生物而不着於物知陰陽相照對待也相蓋交也
與蓋之所不及者也

相治刑併也不刑併則順而不生陰陽又分爲四

時相代運旋也相生發育也相殺收斂也不收斂

則不能發育此造化生物之原也以氣化而生者

也唯造化有相蓋相生則爲彼此之欲而就者造

化有相治相殺則爲彼此所惡而去者於是順

逆向背而運行爲之橋起橋起者通兩邊之往來

不絕斷也有陰陽則雌雄成片蠕動飛走居室男

女各以片合胎生卵生於是庸有而生類爲之不

絕此緬緼構精之生物也以形化而生者也人物

既生而人事亦從此生矣安危之相易禍福之相生緩急之相摩以是倏聚焉倏散焉人事之生出者紛錯無窮也此化生形生事生有名實之可紀理極精微可用書而志者陰陽四時有序而隨序以理其生欲其就橋起而橋運以使之生將窮焉則復反矣將終焉又復始矣此物之所有而自有天地以至今日其生未嘗一日息也者在人可得而言言之所盡亦極物而止道不以物而盡亦言之所不能盡也亦人人可得而知知之所至亦極物而止道非知之所能盡者亦知之所不

能至也故物生之終見以爲廢而道不與之俱廢
物生之始見以爲起而道不與之俱起觀道者聽
物自爲起廢而道不在是故不原其所起不隨其
所廢而議亦不在是此議之所以止然則少知今
日問萬物之所生烏起者亦不求其所起可也

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
其情孰偏於其理大公調曰鷄鳴犬吠是人之所知
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
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
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或使則實莫爲則虛

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
意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成不可徂一作死生非遠
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
往無窮吾求之未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
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
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
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
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
議其有極

少知又猶疑季真接子兩家之議生物一以爲莫

而爲一以爲或有所使不知孰正孰偏夫曷不觀於鷄鳴狗吠乎此目前之事人所知也至謂鷄鳴狗吠或使之而然則狗爲吠矣誰使之化爲吠之聲不同於鳴者鷄爲鳴矣誰使之化爲鳴之聲不混於吠者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也或使之說未可憑也如謂其莫之爲而然則鷄將鳴而莫有爲之鳴者將偶然爲吠奈何狗將吠而莫有爲之吠者又將偶然爲鳴奈何此又大知所不能意測其所將爲者也莫爲之說亦未可憑也凡物皆然雖細細如析薪者而分析之精極無倫大至

不可圍皆非二家之說所能盡二家之說未免圍
於物不得其正而終以爲過或使則過於實莫爲
則過於虛有名有實是物之現在所居者則然非
所以語於無物之先也故以或使而實之者過也
無名無實是物之已化而歸虛者則然非所以語
於有物之候也故以莫使而虛之者過也如有知
者謂可以言而讀其自化謂可以意而意其所求
爲此一偏測度之見將言而愈疏未生者不可忌
而禁之使不生已死者不可沮而徼之使不灰生
灰近身內事理尚不可覩而難於期必如此奈何

以或使莫爲妄測造物之原而假此以生疑乎吾
觀物於始生之本是方來也而其先之往者已無
窮本非其本吾所謂不原其所起者也吾觀於已
生之末將往也而繼今之將來者尚無止末不爲
末吾所謂不隨其所廢者也人但當聽其無窮聽
其無止一言不着庶幾同於物理矣謂之或使謂
之莫爲由此生出議論言之本也但當與物之居
者在于虛者相終始於道內而已矣道妙於無不
可爲有一着於有則不可爲無道原無名人特假
道之名以相稱謂彼或使莫爲全着名相在物一

曲而何有於道之大方吾前謂議之所止不欲開
言之端非無謂也使言足闡道則終日言而盡道
何爲不可唯言而不足闡道則終日言而盡物何
貴於言物非道也物之至極處是亦道也道物之
極不在有言不在無言全憑神悟而以議論求之
能要其極乎

道在太初無思無爲舉其散見則無所不在如是
篇龐雜無倫處大小精粗何者非道而欲名言其
所以爲道則又宵乎無端故中尋其生出根門而
歸於不知後又舉化生形生事生之原與或使莫

爲之說若欲審知生出根源而隨曰可言可意言
而愈疏欲人忘言思而默契在真源也

外物第二十六

雜篇

篇外物也而篇中言內養者甚悉欲人取外與
衡乃養生主之疏註外爲利而詩書發塚爲惡沂
刑者之過也外爲名而甘心蹈河爲善近名之累
也水火得調心有天游則緣督爲經之明效火傳
也不知其盡也彼墮然道盡者失緣督爲經之用
而水火不調故然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傑紂
臣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云流
於江萇弘歿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

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人情於名利不能頃刻放下然利名外物不可取
必龍逢比干箕子有賢聖名豈欲以此媒死而
以名成惡來傑紂厭於利欲豈欲以此邀名而
以利亾其所遭俱非其所必者也然此猶在外
至于君親之求忠臣孝子是自用已意又率疑也
棄孝而不能必其忠臣孝子之安全况臣子於君
父安能以我之忠孝而必其信且愛哉然則人之
憧憧名利者徒爲熱中而焚五內之和使生生道

盡耳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該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隳陳惇惇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腎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償頽然而道盡

陰符經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言五行也天一生水爲生物之源地二生火水得火以固濟然火性炎上難制五行之中皆有其火爲害最大陰符經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是也木爲火之母兩木相摩則生火而木焚金爲水之母火能尅金而相守

則金流水之母且見傷陰陽相生相尅原自有序
 錯行不順則天地之運大有結紆而不通於是陰
 陽二氣兩相擊搏有雷有霆水以尅火者亦且有
 火大槐之能生火者其焚燒不待言矣子母俱傷
 此五行之甚憂其能尅者與彼受尅者兩陷而無
 所逃雷霆蚤發則蟄伏俱出隨且殪成蠻蜉不得
 成蠻蜉者此又陰符所言天發殺機者是也人亦
 猶是五賊在心人心常常凝於氣穴以固水火之
 交心若以名利之故出而懸於天地之間則陰陽
 不交慰腎而鬱悶沉屯而結塞世間名利得失錯

雜膠結於心胷寧止於木與木相摩金與火相守而已乎利害相摩千頭萬緒生火甚多身中五臟受衆火銷鑠其焚和爲甚得無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者乎心在南方爲火爲日腎在北方爲水爲月今爲焚和則火烈上騰月不得火之固濟而受火之銷鑠水且立涸矣惡能勝火哉於是精神有儼然頽敗而生生之道且立盡者

離騷經註曰魄不受魂魂不載魄則魂游魄降而人灰矣故修鍊之士必使魂常附魄如日光之載月質魄常檢魂如月質之受日光則神不馳而魄

不灰遂能登仙去而上征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
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
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
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
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
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
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
如蚤索我於枯魚之肆

食身者取於贍生而不在多求一食之外皆西

之水此欲人不厚爲利也

任公子爲大鉤巨鎗五十犢

界

以爲餌蹲乎會稽投

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

鉤鎗

陷

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

伴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

昔

之自瀾

所

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

荃

才

評論
人才

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漑

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

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

世亦遠矣

經世者在無用而爲其大用王猷霸畧皆小說千

世之事此欲不急爲名也

巨緇大黑綸也
累小繩綸也

儒以詩禮發家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
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
於陵陂生不布施歿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顛諛儒
以金椎控其顛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用詩書而營名利皆發塚之儒也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
上而趨促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
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

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亾其畧弗及邪惠以歡爲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傑不如兩忘而閑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夫子之身長上而促下所謂腰以下不及禹三寸背則僂曲視而不見其耳目若營四海而隱然係一世之憂者弟子旣能覩貌識衷師又能聞言而

得其人老萊子欲去夫子之矜弱容知者以夫子之心分別是非欲救世之亂作此矜持有此容知不若都忘情而返於大道也夫欲救世之亂此不忍一世之傷人之神氣與天同久因救世而矜持耗損神氣此萬世之患可驚而輕邪將夫子命窶致然亾乃其思慮畧弗及此而遂輕重倒置夫惠能救世之患以爲歡輕萬世之患以爲驚此中民不識權衡者進於此蓋其所相引者以救世之虛名而實結一世亂之隱憂亦何爲者乎終日譽堯以望世之爲堯而不得終日非桀以禁世之爲桀

而亦不得固不若忘是非而閉其所譽夫此有非
譽彼亦反加以非譽豈能益我無非傷也非譽反
加若循之以動豈能合道無非邪也故聖人之事
若不得已然而躊躇以動無心於成功功每每成
矣今夫子奈何以救世爲事取而載之於身終身
矜持之不釋其如萬世之患何此特寄言老萊以
喚醒天下後世之徇外者然則患不爲一世而近
不忍舍一身之利者又何如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子自宰路之淵
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子元君覺使人

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
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
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
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
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
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
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
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鷓鴣去小知而大知明去
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凡能營心名利者皆知謀之人觀神龜神知有餘

不自救患故有智者不貴自用有至知而謀於萬人去善而自善者也魚畏鵜鶘失之網罟用小知而忘大知者也乃人之知不知係於所習習與名利人處則驚名利而昏習與有道人處則能藏用而知嬰兒之能言其與處者能言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

莊子稱無用之用非直置之於無用而卽爲用也

虛靜內養則形全精復還以相天此其所以爲大用也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不得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畱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豨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准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名利俱足以昏人知慮而名根尤爲難去人有能

遊者涉世而趨仕宦之路利厚似污不能遊者遁
世而爲岩穴之士名高近潔莊子此段又若抑此
伸彼者見爲名爲利其失均也不能遊者以已不
能涉世而遂卑視世間進趨之士不知已之品格
與彼不甚相遠進趨者涉亂世之末流而不能主
持爲流遜之志岩穴者存潔身之念而必於不出
爲決絕之行是均非至知厚德之所爲何者身決
絕之行則忘同羣之義雖舉世覆墜彼且長往而
不返切進趣之謀則有熱中之患其行若火馳嘗
甘心而不顧以已岩穴爲高以人仕進爲卑一清

一濁雖相與若君臣之不相及特一時如此易世
觀之則出而徇利與處而徇名者同是偏行何足
以相賤故至人不畱行焉彼隱處而不能涉世者
因尊古卑今謂今世非可仕之時此學者之見夫
世與時移雖以古人到今世安能不波故聖人亦
與世推移遊焉而不爲僻異外順乎人而內不失
已世俗所尚而教者我不學之彼之所致望於我
者又未嘗不承其意而不以彼哉外之也涉世不
染於世飄然在塵垢之外斯可以言逍遙遊矣老
子爲柱下史莊叟爲漆園吏皆所以遊世而不僻

者也後世謂莊子一意不為豈其情哉

目微為明耳微為聰鼻微為顛羶口微為甘心微為

知知微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跲女

切

跲則眾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

天之穿之日夜無降

降等漸衰也

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

閔心有天游室無空虛則婦姑勃溪心無天遊則六

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

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諛賢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

果乎眾宜春雨日時艸木怒生銚挑鑄耕於是乎始

修艸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

背城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
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駭駭天下
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駭世聖人未嘗過而
問焉君子所以駭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
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人之生也心神恃氣以得生氣息必神存而後養
神所以不存由耳目口鼻心知六根牽於外物則
神氣俱爲壅塞此息不能周通身內生之所以虧
也故六根俱欲通徹於內身不欲以外物爲壅目
不視而魂在肝則色不爲目壅徹而爲明耳不聽

而精在腎則聲不爲耳壅徹而爲聰鼻不嗅而魄
在肺則香不爲鼻壅徹而爲其舌不動而神在心
則味不爲口壅徹而爲其心不動而神常寂則外
物不爲虛明壅徹而爲知知者心之神也由徹得
知故神不昏壅得爲一身之主知徹而爲德凡道
豈欲有壅乎壅則聲色臭味之類必有一物常在
懸想如物之哽於喉中哽而不止則氣結滯不通
不能周行如足之跣是以跣疾不行則衆害將至
焉能避之夫物之有知者必寄生於息息有降
而不殷非天之罪天之氣與人穿身而轉氣穴雖

在下必穿而上當日午時夜子時陽與陰必一會
人顧以聲色臭味哽於內塞其升降之竇故有不
殷人身與天地相似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心腎
相去亦八寸四分中餘一寸二分空閑之地黃庭
經云黃庭內人服錦衣七蕤玉籥關兩扉重掩金
關密樞機玄泉幽關高崔嵬是重閭也參同契云
真人潛深淵浮游規中規者圓而爲天象當其浮
游規中不着物情爲之天游室無空虛則婦姑勃
僨相爭戾矣心無天游則壅哽爲患耳目口鼻此
六鑿者相擾亂矣清淨經云夫人神好清而心擾

之人心好靜而慾牽之雖在擾亂之頃心神依然
好靜人見大林丘山輒以爲善爲心神不勝世俗
之擾亂故見靜處而輒喜夫世俗之擾人多矣求
名者在立德則過爲矜持而德溢務名者喜暴揚
則過爲矜大而名溢事急則稽於謀爭起則用其
知柴柵於胷中而不化爲堅吾之所守也當官任
事而決行爲果於衆情之所宜也心神有一事則
不寧諸如此類叢集心內安有天游然心神雖擾
而天之穿之息未嘗不殷也春雨日時艸木怒生
此生物之自然者人之生息亦猶是也貴在知時

耳農人遇艸木怒生而方修鋤鐮則生機之到植者過半爲失時而不知其然人遇息生之候不知其然亦猶是也

屈原遠遊篇曰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一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一氣之和德曰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

天隱子曰法起冬至夜子時一陽始來或遲或蚤先須辯識氣來形候纔覺氣來運自己之氣適與天地之氣偕作次日復候此氣而消息之

此神仙至妙至精之術也

彼爲養生小術者謂靜然可以補病皆媵可以休

老

背病而不解可以
休息老年之人

寧可以止遽此勞者圖一時

之安便故出此佚者方心有天游神凝氣固豈過
而問此蓋神不得養則不勝世俗之累見大林丘
山而猶以爲善神完之後與天同體雖六合震動
而不入其心故聖人之所以馭天下神人未嘗過
而問焉猶之聖不問人馭世賢不問人馭國君子
不問人合時皆其所不屑問者也蓋馭世馭國止
於德名謀知柴守官宜之類豈其以神聖之儔而

營營于世俗名利之間乎

演踐門有親戚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處

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
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

狄因以陪赴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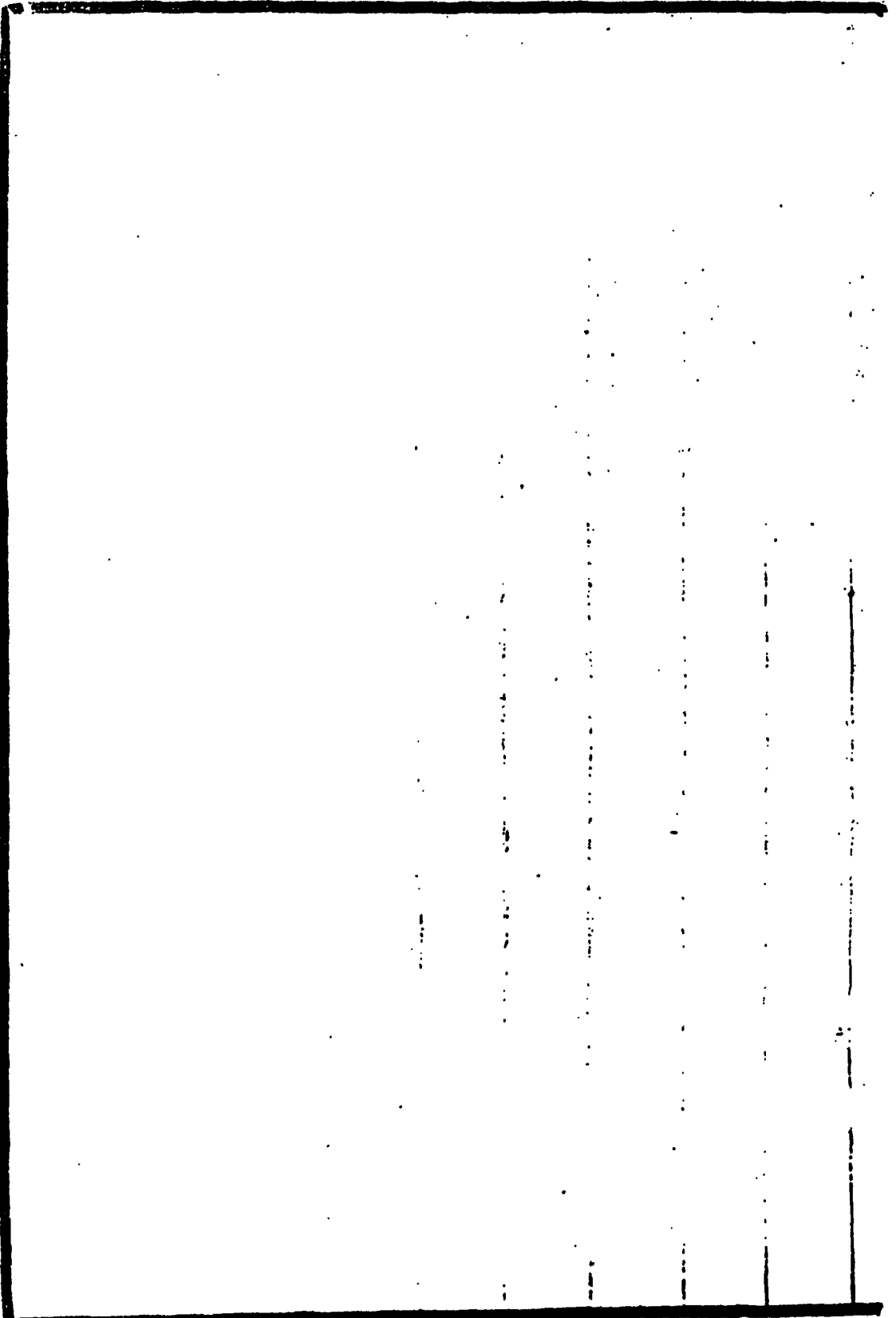
慕官師而毀處處於爲利慕務光而陪河處於爲
名雖有清濁同爲忘身於外物身之處矣邀名利
而誰享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
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

人而與之言哉

荃者香艸餌魚蹄者兔胃係足莊子之言多矣而云欲忘言以爲此篇所載猶爲秘密藏盡相吐露恐人以尋常言語視之而漫不加省故言欲忘言尤爲珍惜其所以言也

南華真經本義卷十四 終



南華真經本義卷十五

寓言第二十七

雜篇

寓言一篇乃齊物論之義疏因是之宗旨也言唯
取適而不與物爭然不然不可謂之卮言卮者
解也禮記疏註解者適也與物爭然可則不適因
物之然可爲然可則無不適所以然者我與萬物
同被天元之一氣不妄以異形而遂生異見故曰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唯不爭異見常自適
而養神年命自長故曰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因
物之然可是非而然可是非與時俱化終日言

常無言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
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然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
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
二同於已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
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言耆者
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
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
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
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

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
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不可
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
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
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莊子作書有寓言假於物名或假人名常十居其
九有重言借重於古人常十居其七至於取適之
卮言和於一氣初分之倪而不失天籟之本然則
日日出口雖寓言重言無非卮言也卽不爲寓言

重言以已意而言或平嘗應對未嘗載於書者之言無非卮言也寓言十九不以已言藉外論之此何故親父不媒譽子湏人也此其失在人好同己惡異己故吾不敢以已言取人之惡重言十七所以已爭也人爲耆艾敬承有素庶能已爭若年先而其人無經緯本末之定識但以期願之年稱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所以先人則又何關於人道不過陳舊人而已不足重也卮言日出和以天倪所以以之爲遊戲曼衍所以窮年而無中道死亡之患物理原自至一不言則齊有言卽不齊故曰言

無言所謂未嘗言未嘗不言者非真以有言不言
爲未嘗也吾唯不以已意而無端自發一然不然
不可不可之言如未嘗言亦未嘗不言者也何自而
然然於其然何自而不然不然於其不然至於可
不可亦猶是也人方執已見同於已則應不同於
已則不應不知物固各自有然有可無物不然亦
無物不可苟非扞言日出和以天倪則人執一已
之偏心將視物之然者皆爲不然可者皆爲不可
勞神明而費爭辯是自之速斃也孰得其久哉夫吹
萬異竅也皆噫氣之所被萬物異形也皆一氣之

所種形不同而真宰相禪未嘗不同始卒若環無一刻可斷之期倫緒紛紜無一言可齊之理言與齊不齊因以曼衍此謂天均均平也天均者天倪也一氣初分平而不偏未知其爲已乎爲物乎而彼此各適者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曰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

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誾

五各反

立定天下之定已

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書中重言出孔子爲多孔子之言曾不膠是非然
否於一定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
之惠子疑孔子勤志於學而服行其知恐中有定
操其是非未肯遽變不知孔子學至於化凡學者
服習勤行之事盡謝去之矣彼豈其未之有嘗言
乎孔子嘗言人受才於大本謂人俱於造化大本
源處受其真宰復靈以生不失真宰之源而和之
天倪是孔子渾全造化也故鳴而當律言而當法

利義陳乎前皆物之所自陳而好惡是非亦因物之所自有孔子言之直服人之口我無心也唯無心故人不但口服乃以心服無異趣而壺立者好惡是非本天下所自定孔子但因而定之焉耳已乎惠子此豈可以勤志服行而揣摩論量者乎是非好惡已化之孔子且得幾及之乎哉

曾了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十鍾不洎既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

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

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

一作

雀蚊虻相過乎前

也

曾子及親仕則三釜樂祿不泊親雖三千鍾猶悲是再仕而心再化也弟子猶嫌其未化在問若參者可謂無所縣乎疑其不免於縣也孔子果曰旣已有縣矣無所縣者哀樂不能入心彼視三釜三千鍾何與於已而因此興哀也夫人情之於利祿常樂多苦少曾子哀在於多其哀樂之故又不爲身而唯爲其親此真幾於化矣師友且嫌其縣者謂親不在而興哀哀之何益徒以恒神情而損天和爲不自適也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
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
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
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
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
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
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東郭子綦即南

郭子綦也

顏成子自聞東郭子綦吾喪我之言天籟之言一

年之內欲槁木其形而未能欲死灰其心而未能
但覺文彩俱失動不成章野矣至二年爲槁木得
槁木爲死灰能死灰其從也三年之後照之以天
是非利害生死之故其何所入而不通四年之後
幾於物化是非利害生死之故又更不知其何往
五年而天機煥發不知其所往者於是而復來六
年則來者更寂若鬼入而莫窺其迹也七年則入
者又出若天成而不藉于人也八年而生歟死歟
常一視而不知其異也九年則生可謂之死死可
謂之生可以生而不死可以死而復生大妙矣夫

既大妙則於死生人鬼似可定為畫一之說而要
唯不定然後能定天下之定而無乎不適人方其
生時神氣壯旺可以無所不為尚可呵神罵鬼死
者無能為也似生時適至死者與生者遇則厲鬼
往往能勸公以死如唐厠鬼勸李赤死之類

公者如秦

漢人自稱乃公者也

蓋死有自自溺者自雉頸者自虎偃者

各以其所自死勸人皆幽陰積結之所為而生則
陽氣自無而為有無自也何幽陰積結之有是以
生不能勸鬼死而鬼能勸乃公以死又似死時適
如此以言死生之理者其杲然乎謂生適而不免

受鬼勸謂死適而又不能以有爲適與不適果安
在邪推明死生人鬼之說在天則有歷數二氣五
行相禪而爲衰旺生尅在地則有人據人據二氣
五行而推求其衰旺生尅之期由是以求空可得
定說矣而定說者吾惡乎求而可得耶均是生也
其終時有不及歲月者有百十其歲月者有百十
其歲月而猶未見其終者非有命以命之何以同
生異終若是然均是受生之始也此何以定爲千
百此何以定爲十數彼何以定之不及十數果有
命以命之胡然而厚薄夭壽若是頓異耶人據歷

數以推見某日某鬼旺某日某鬼衰某日鬼神出
游何方某日可以祭祀是亦有相應者而見其說
之驗若之何無鬼邪亦有全不相應者而見其說
之不驗若之何有鬼邪此非卜度依倣之言也吾
蓋九年九化至於大鈔死生有無洞徹之矣但當
遇有與之言有而不執定爲無遇無與之言無而
不執定爲有此亦滑疑之耀所稱爲因是者乎不
然斷斷而爭有無不但物與我不相適而於有無
是非之理亦尚未爲冥契者也

龐居士蘊住無生庵作偈曰昔日在有時常被有

人欺種種生分別見聞多是非後來入無時又被
無人欺一向看心坐冥冥無所知有無俱是執何
處是無爲有無同一體諸相盡皆離心同虛空故
虛空無所依會得居士此偈者可以悉頽成子游
立言之意矣

衆問兩問於景

影

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

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

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蝸甲

也蛇虺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

豚

也陰與夜吾

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

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
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齊物論有罔兩問景此復有衆罔兩問景罔兩
問而所主之意異也前主在形景相待而若其不
相待此則重在俯仰被括坐起行止形狀頓殊景
無不與之爲同若使形爲俯而景爲仰形被髮而
景更括髮至坐起行止無不與形異不但景所不
能形得見之必且驚駭以爲怪事趣就陰以滅景
而波及罔兩寧得復相與屯火日之下爲強陽以
自適乎景之外有依稀淡景三四故言衆衆故於

火口下言屯軍屯必有代故於陰處無景時言代
強陽者形得造化之陽氣而跳梁不定也形強陽
故景亦與之爲強陽景強陽故衆罔兩亦隨之爲
強陽未句所謂強陽者指衆罔兩也罔兩隨景而
俯仰被拈坐起行止身在強陽中親與爲強陽之
事又何以有問乎彼指形也

况乎有待形又
有待於化也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
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
也陽子居不荅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屣戶外膝行而
前日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聞是以不敢今

間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雖灰盱盱吁而誰與居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楚楚子六然變容曰敬

問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

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老子見陽子居不能藏身於衆庶而翹然欲為天

下立是非然否之的是以我為白謂天下皆辱也

辱天下而獨為其白則白不能久是以我為盛德

天下皆不足也不足天下而獨居其盛其盛必不

能長故老子謂其睢睢盱盱言其瞻視間常有不

可一世之意人將望而畏之誰與為適而誰與之

爲親及陽子居一變其唯肝之狀至使向之迎將
執櫛避席避寵舍者與之爭席則天壤間無復有
一陽子居而溷溷然同爲衆庶大白而若辱矣盛
德而若不足矣南沛一往返之間頓換一人幾於
栩栩夢蝶而爲物化

讓王第二十八

雜篇

讓王篇歷唐虞三代訖春秋似小說家紀錄高行以風後世自堯至石戶之農凡四事讓天下也捐國土以全生則得太王王子搜韓昭侯三人事會不同賢聖殊品均之重吾生其困約不以適然之遇動其心自顏闔至陳蔡凡八事北人無擇而後有如周興二士乃更輕生以立節北人無擇卞隨務光三人者既不貪榮亦不關節更不重生一聞不入耳之言趣死而已彼其視生死如尋常行坐小不順情便可起而移一坐處世人介介分毫得

失視此何如篇中叙事或簡或煩造景必奇有情
必肖時立論案變化無端此千古奇文史記小論
所由昉人見其事多載呂覽遂疑莊文爲贗夫呂
覽族南莊列何止於此反贗莊文此何似予謂似
新莽竊傳國璽人見漢時所用反疑取之新莽不
過惑於蘓子瞻祠堂記語耳子瞻任一時已見謂
議王等四篇俱後人剽入如謂是篇爲後人贗作
則已先載呂覽如謂取諸呂覽特加詮次欲混莊
文則愚者不能知者不作子瞻明人暗語予有說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于子州支父子州
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
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
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托天下
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
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
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
善卷善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
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歛身足以休食日出
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

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
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
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
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四事皆讓天下讀之不見爲重復可厭者其用筆
參差有變化也堯讓許由許由不受一句推過一
人又却述子州支父不受之語曰以我爲天子猶
之可也此句丰致異常以雖然轉下幽憂之病方
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見不但天下不關其心併
讓天下亦全不出於有意子州支伯讓舜天下仍

用去父語省去首一句又更覺直截然語同而各見致者其論斷異也凡人作文必前簡後煩前淺後深今皆倒用善卷石戶之農俱不立論斷善卷纓纒發揮躬耕獨樂無取於有天下而之農以一句斷舜之爲人曰葆力之士也更不着他語于鈞大力

太王直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直父曰與人之兒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也爲

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
幾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太
王直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
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
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所用養土與民也
所養身也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
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
之以艾乘以王與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
乎若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
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

人之所欲得爲君者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

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

攫俱縛切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

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

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

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

又遠君固秋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

教寡人者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

重矣

莊子雖云寓言亦多實錄如接輿見論語大王見
 孟子宋元公夢龜見龜策傳王子搜載淮南子而
 名守異湯讓瞽光見韓非子而紀事異原憲居貧
 見家語列子諸事見本書南榮越師老子見賈大
 傳新書前善卷事宋羅勉道言今常德府武陵縣
 南有善卷壇近壇有墳至高士傳神仙傳所載則取諸莊子
 三段論斷俱用可謂云矣云一句起太王八句王
 子搜三句子華子止一句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
 聞苴布之衣而自斂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

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

側雅反

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

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
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
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
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扞心曰妾聞爲有
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
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
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
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顏闔論贊反覆二十餘句先以真惡富貴一句揭
過顏闔乃以道之用分作三等道豈有三等有道

真治身者自然及國家及天下爲道者用心不在
彼覺有等級耳由此觀之帝王之功非所以完身
養生乃莊子一生主意發此一句文勢已完乃復
感嘆世俗人且援引聖人爲世俗人設一輕重失
倫之喻方說開去又截然止住所以之與其所以
爲若無分別而有分別所以之是心之所向如上
殉物所以爲是身有營幹以求得其所向如上危
身棄生之事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
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

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
曰強上聲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
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
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
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
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
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
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
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
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

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效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楚昭王三次發賞口強之曰見之曰爲我延以三旌之位語約而體尊屠羊說三次辭賞先以失國反國平辭再以任罪任功深一步辭又再以畏難避寇剖露本心辭終乃取屠羊與富貴相衡而謂已不得貪富貴君不得爲妄施則據理益正理不可奪楚昭三語已極贊嘆故不再作論案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艸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

大馬中絀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
縱徒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
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
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
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隱與馬之
飾憲不忍爲也

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今世切病不意莊子世已有
此事又不意莊子如許聰明將千萬世人心底病
痛止用兩句說透華冠者冠裂如華也縱履曳履
也

曾子居魯緼袍無表顏色腫膾手足胼胝支三日
不舉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纒絕提衿而肘見納履
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
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志道
者忘心矣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平胡不仕乎顏回對曰
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餼粥郭內之
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瑟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
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口善哉回
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

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
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述記孔門三賢曾子用三句作論贊顏回卽借孔
子語作論贊原憲又卽用其自語作論贊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
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
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
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
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
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篇中皆輕棄富貴之事乃獨許魏公子牟之從神
蓋善醫者見病未可攻則不急攻之以傷元氣要
使病不爲人害而已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顏色甚
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
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木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
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柰弦歌鼓琴未嘗絕音
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
推吐當切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
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

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
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
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旣至霜雪旣降吾是
以知松栢之茂也陳蔡之隘厄於丘其幸乎孔子削
然反琴而弦歌子路乞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
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
樂非窮通也道得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
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恭伯得乎共首

司馬彪曰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賢人周厲王之難
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爲天子卽位十四年大早

屋焚卜於太陽兆曰厲王爲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於宗逍遙得意共山之首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具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卜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務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卜隨卜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

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
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灰湯又
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
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
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口非其義者不
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
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

廬一作水

北人無擇辭舜天下乃不列石戶之農之後從下
隨瞽光輕生類也其言亦過刻卞隨以強力忍垢
四字設伊尹雖不知聖人然此四字乃能寫任字

之神三人俱不作論贊想莊子於此亦微有權衡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
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干岐陽
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
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
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將祀盡敬而不祈
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洛與政爲政樂
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
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
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悅

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闢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言富貴非出於不義而苟可以無辭則必不賴高節戾行以自異於世今唯必不可以不辭故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表明二士之心非過於狹隘亦微見前三人

之从爲可已而不已者也

盜跖第二十九

莊子詔道貴在無爲故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若兩忘而化於道乃世人不能忘情善惡是非之分每每按事摘情互相詆毀使今有桀跖者出亦按事摘情以詆毀聖人何損於聖人聖人豈因桀跖之詆毀而遂爲變其生平聖人不因詆毀遂變生平桀跖又豈因衆人之詆毀而遂變其爲桀跖此盜跖篇所由作而後復用芻苟得之議論專於爲利以益暢盜跖之末

情用子樂之議論專於為名以標明儒者之界限
 用無約為精衷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
 從天之理然天下惟有道者能忘善忘惡而平等
 一視夫人之知道者有幾安知不因斯言以益小
 人之焰故終以知和曰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殫
 求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其示為惡之防
 至嚴也蘓子瞻不察此意真以盜跖篇為詆毀聖
 人思為莊子諱其作祠堂記欲去盜跖漁父讓王
 說劍四篇以為淺陋不入於道得其寓言之終陽
 子居事與列禦寇篇事兩者相類然後悟而笑曰

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味者勦之以入其
言爲不可不辯夫莊子之言相類者亦多卽在列
禦寇篇伯昏瞀人語列子曰汝非能使人保汝而
不能使人無保汝前應帝王篇壺子語列子曰爾
以道與世抗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意亦相類
又當是一章而謂中間二十許篇皆後人勦入者
邪自蘓子斯言出而後世讀莊子者皆服蘓子明
識以爲能分別真僞夫蘓子明識未能過太史公
太史公先蘓子千餘年去莊子近其於真僞當自
了然於列傳曰作漁父盜跖臧篋以詆訾孔子之

徒數篇出於莊子已有明證蘓子曰此知莊子之
粗者夫太史公不言詆訾孔子而曰詆訾孔子之
徒明以莊子詆訾不在孔子而後世學孔子者竊
其迹而希心利祿故詆訾及之至詆訾孔子者又
不用他人而獨借盜跖之口則莊子深意居然可
知蘓子何以不察而徒謂太史之知其粗至如漁
父篇則未嘗詆訾而相爲規誨論語中如漁父者
甚多謂莊陰助孔子實與而文不與夫時稱爲
子謂爲魯國中一人曰吾且不得及彼乎文又何
嘗不與也其論天下道術謂於墨翟諸家不列孔

子而見其尊之至不知莊子於孔子已該在天人
神聖之內何但不列於諸家且後復叙六經而幸
中國稱道之者尚有其人以爲斯道幸莊子之尊
信豈在後世諸儒下哉而煩爲之諱也若蘓子者
非其明識不足唯自恃明識讀時不深求而意所
偶觸信爲的然吾故曰蘓子用明人作暗語者此
也

焦弱侯曰子瞻辯莊子能尊孔子去讓王盜跖等
四篇謂寓言與列禦寇固是一章今按列子第二
篇首載列禦寇饋漿事而卽綴以楊朱爭席正與

子瞻之言合豈子瞻作記亦因此有悟邪夫以爭
席綴饋漿後此列子當日作書次第寓言終於爭
席歷讓王說劍盜跖漁父四篇而後及列子之饋
漿此兩事特爲莊子所引用莊子作書自有次第
安得以引用其言而謂次第遂一一與原書合果
一一脗合則前所指壺子言使人得而相汝又載
在饋漿之首又果合爲一章而自外篇駢拇起至
雜篇外物凡一十九篇俱勦入俱當刪去但取應
帝王與寓言列御寇合爲一章其可乎焦弱侯言
莊書之奇自非後世所能亂其文詞格制之不同

豈可望而知子謂讓王等四篇非後人所作其爲
莊子之書是固可望而知者也且莊子之書篇自
爲一意寓言有寓言一篇之意不得入於列御寇
列御寇有列御寇一篇之意不得合於寓言列御
寇之意在知道自晦不出異以感人使人得以富
貴爵祿羈其身故篇中多言取富貴者爲危機而
愚者恃其所見以入於人爲足悲也寓言之意在
不執已見而以卮言取適因物然否與時變化楊
朱之始於避舍終於爭席正與時變化而以自適
者也卽一罔兩問景耳其俯仰行止坐起披拓一

不自主而形景造化但相隨而自適者此寓言之
罔兩問景也其在齊物論則形景造化彼此相待
而若其不相待舉然與不然盡出於無心此爲齊
物論罔兩問景之意一事而異篇則意易胡可得
而一也子瞻知莊子未嘗詆訾孔子卽言其未嘗
詆訾孔子可矣彼一書之中可以據以發明此意
者不少何必誣其書之僞欲信已說僞其書而以
爲凡分章命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夫漁父
盜跖胙篋諸篇稱於太史公自秦漢來相傳俱然
樵子瞻但可果於自信豈可果於盡誣千古之人

哉近世孫月峯焦弱侯陸西星無不以子瞻之言
爲然子瞻之言已足移人視聽加諸名公又爲崇
信其言莊子諸篇胡得而不僞夫旣喜其書不欲
其人有詆訾聖人之名欲爲之辯亦何不深惟作
書本意而輕誣其僞重後世惑也莊子最信列子
凡列子書其引用已十二三列子載楊朱之言亦
歷詆羣聖以及孔子乃列子則心服孔子其稱之
者曰夫子能爲之而能不爲者也此一言也在道
家可謂能傳聖人之神使有學佛者欲評論吾夫
子予意謂亦當云然爾矣總之二家不得詆訾孔

子學二家而果有得於其道亦未有其心詆訾也
者其詆訾也特借聖人以發一往偏至之意而非
真以聖人之道尚有所不滿於其心更不煩後人
心護
作書次第蘇子或因
此觸發遂欲割袞莊子謂其意見因此而誤則可
謂其因此而悟則未可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之石盜切

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
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
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

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稅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

之陽膾人肝而鋪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
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謂者入通盜跖聞之
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
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
冠帶灰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
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
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
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鋪之膳孔子復通
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
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

其足案劍曠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願吾意
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
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
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
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
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
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
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
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
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

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
 夫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
 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
 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吾且聞之好
 而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告我以大城衆民是規
 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
 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
 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
 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
 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

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
其具居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處
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
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
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
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
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
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
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雖子以其辭說子
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

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
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
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
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無
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
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
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
而強上聲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上
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

塗鮑焦餓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
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
食又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
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惟名輕

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
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
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
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
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

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
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
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
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平有時之具而託於
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
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
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汲汲詐巧虛
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
門上車執轡三矢日茫然無見色若灰據軾低頭
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

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距邪孔子
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
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縑虎頭
幾不免虎口哉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
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
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
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
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
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平乎

人不能忘情是非契心大道則爲善爲惡雖所向不同而均之歸於爲利不得認爲善者乃所以爲名而常是爲惡者乃所以爲利而常非特借子張以發爲名者之情以子張曾問行而務外故也盍不爲行謂修行所以立名無名無行人不見信則莫肯任用不利孰甚焉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義所以修名行而致人信任者也又爲子張作一外貌語縱使除却名利不道只反之本心上士之爲行亦道理當然豈可一日而不爲滿苟得以爲人生總是爲利儒者乃顧惜廉恥內實好利

外間又說好義祇是欺瞞別人而爲不信惟其欺
瞞不信亦往往失却實利以致於一生沉滯不顯
吾見無恥者肯低頭忍事而富多信者心行如一
遇利必趨而顯名利之大幾在無恥而信又何取
於務義之虛名故觀名計利而信真是也若如子
之言除却名利不道只反之本心上則心上何曾
有一行字唯安逸受享是其天性士之爲行將獨
抱其天安逸一生足矣役役世間何爲者也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
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

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爲宰相日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蒲荀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日子不爲行卽將䟽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蒲荀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

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嫡周公殺兄長幼

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

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

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日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

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

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

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

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

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

比于剖心子胥抉決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

疾信之患也鮑子立乾于勝中子不自理燕之害也

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

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

權其思也

子張謂人分貴賤不在名位在行之美惡仍以聲

稱體貌上論蒲苻得言人之趨名驚利只論實事

不在虛稱從古聖賢口所擯棄者悖義之事而身

所親與者又多悖義之人故事何分美惡要在有

成就耳五紀者貌言視聽五事之紀也六位者六

爻貴賤遠近親疎之位也蒲苻得既據摘前古聖

人決變人道之紀綱又言爲名爲利者爾我俱欲
假作體面而虛爲好看之言曰須順於道須監於
理若是計名利之實只是名利而已何取順理而
監道也拘道理便失名利此又借滿苟得之口以
剔發兩邊人之心曲於是無約衷之曰爲利而徇
財是小人一邊人爲行而徇名是君子一邊人其
所以致於變情易性者一則以清高爲名之故一
則以汚下爲利之故果有異矣乃至棄其所當爲
之大道而徇其所不當爲之名利則無清濁無君
子小人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而殉汝之天乎財

胡足殉也無爲君子盍從爾天理乎名胡必從也
一枉一正用各有時相而天極而已何消何息而
觀四方與時宜之而已若是若非豈有一定執爾
圓機而已凡若此者豈殉名利乃獨成爾意與道
徘徊焉耳殉名者曰盍不爲行而欲轉爾之行曰
義真是也其如失爾之所當爲遠於大道何也殉
利者曰無恥者富而欲赴之多信者顯欲殉而成
之其如棄爾之天終於陷溺何也然小人殉利其
害易見君子殉名其害更深比干子胥不免殉忠
之名直躬尾生不免殉信之名鮑子勝子不勉殉

藤之名雖以孔子之聖猶與匡章同有義名之失
此古今所傳之事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唯恐
有玷於名故服其殃麗其患而身爲之殉也此言
又若重抑君子者莊子原望賢聖邊人爲善而無
爲之之心置是非於兩忘故重砭之若小人邊固
其所不致望者也

臧聚臧獲竊聚之人也

鮑子名焦汚時君不仕子貢諫遂棄蔬餓死勝
子音申或云申徒抱甕之河或曰申生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
人歸之歸則下之少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

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挾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

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追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

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
 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
 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其約養
 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
 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
 鐘鼓筦籥之聲口噍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
 忘其業可謂亂矣核 溺於馮句 氣若負重行而上
 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若則溺體
 濇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
 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

滿心戚醜焦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
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
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
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
概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驟意絕體而爭此不
亦惑乎

莊子固未嘗望小人能忘是非而契大道然不可
使其自信爲計得而盜之毒故用無足知和之言
議爲小人作一隄防只無足二字已說盡小人好
利之病不必知和之正議出而隄防立也無足謂

人所以興名就利而爲富乃長生樂意安體之道
今知和獨不爲將知力之不足抑將推行正道於
不怠故距不爲謂不爲富爲推正不怠便將不爲
富作絕俗過高之事故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
已生同時處同鄉一不爲富而以爲絕俗過高之
士焉是專無主心在內無正念在懷故識見如此
當淳古之時是非分明必不其然此所以覽古今
時變之不同是非得失之所分也在古以不爲富
者是而今世俗以爲非在古以興名就利者非而
今世俗以爲是將與俗爲羣見化於世棄去至重

至尊之道德而同與今世之人爲其所爲以求富
利此其所以論長生樂意安體之道不亦遠乎夫
爲富者於體有慘怛之疾不爲富者有恬愉之樂
今不監也爲富者於心有怵惕之恐不爲者有欣
懼之喜今亦不監也知爲爲以趨富利而不知所
以爲是以富貴不免於患豈所以爲長生安體樂
意之道哉無足乃盛誇富厚之勢力雖至人聖人
有所不及藉其資力則事事如意凡快意之事不
待學習而心自然與之樂不須像效而體自然與
之安此蓋出於人性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至今

人之艷慕富厚猶然如無足之見夫如無足之見
但期於適一己之欲乃知者之爲則動以百姓爲
心與百姓相安不違其度是以常足而不爭蓋富
厚原無分量足否只在一心無以富爲者故不求
富也心常不足故求之爭盡四處而猶不自以爲
貪心常有餘故辭之天下可棄而猶不自以爲廉
廉貪之實豈外有迫之使然唯監此心之度量度
量安者勢爲天子不驕人以貴富有天下不戲人
以財計富貴之有患慮驕人戲人者之有及報其
爲害於性故天下可辭而弗受也非以要名譽也

竟舜讓而非仁天下不以富貴之美害生也善為
許山不受天下而非虛辭讓不以天下之事害已
也此皆就其恬愉欣懼之利辭其慘怛怵惕之害
而天下稱賢天下加之以賢名則可以有之而彼
其讓之之心非以興名譽也無足以為讓富貴者
如此則所持專是空名而絕甘苦體如久病長阨
而不死至今人之厭惡貧賤猶如無足之見知和
謂享富貴者所得之利嘗不能償害利雖可其害
尤足畏今試數有財之害富人耳營於聲口賺於
味嗜慾感意正業遺忘可謂亂矣體肥佻如溺佻音

孩字義云非常貌子謂孩字不能自起必馮而後

從人從亥言人如豕之肥也行其氣之喘急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

而取慰一時貪權而力致殫竭靜居則體重難起

如溺體澤則行動須人故馮因孩溺於馮句難明故復自疏此二句

可謂疾矣我欲富利人人亦欲富就利故左右前

後之人滿若屬垣之耳堵垣也皆懷伺察竊取之心

此蕭牆之禍曾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寄身盜賊之

手可謂辱矣積財無用服膺不舍滿心皆戚焦之

念求益不止可謂苦矣內則疑劫請之盜外則畏

寇盜之害重樓內匪疏軒外望不敢獨行可謂畏

矣此六者天下之害盡遺忘之而不知省及患至財單始知平之爲福欲反於昔日之無故而不可得欲就富利而名利俱失乃繚繞於意念竭絕其肢體與人爭利豈不惑哉君子爲名小人爲利終言爲利者究至於失利以大懲小人之貪也

盜跖篇之作欲忘是非而以蒲苟得子張之言分別是非一則曰義真是也一則曰信真是也無約兩解之曰若是若非執而圓機善惡是非洵豈兩忘矣正謂圓機之士難得故知和聞無足之言而嘆曰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嘆今人以富

爲是而不審於是非之分者也。然則是非固有定
在，更不必重與今世爲無益之爭耳。莊子作此大
是苦心，近見解是篇者曰：皆膚淺鄙陋，不知記此
何爲。故謂非莊子手筆者，真知言哉！彼謂蘓子爲
知言而予獨謂爲此言者之不知言也。

南華真經本義卷十六

說劍第三十

雜篇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
於前夾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
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悅王之意止

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
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
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
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
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說大王而逆

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灰周尚安所事金乎使
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
然吾王所見唯劔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劔太子曰

然吾王所見劔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莫干反胡之纓

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

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劔服治劔服三日乃見

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

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

聞大王喜劔故以劔見王王曰子之劔何能禁制曰

臣之劔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

敵矣莊子曰夫爲劔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
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
戲請夫子王乃校劔士七日或傷者六十餘人得五
六人使奉劔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士敦劔
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
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劔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
王曰願聞三劔曰有天子劔有諸侯劔有庶人劔王
曰天子之劔何如曰天子之劔以燕谿石城爲鋒齊
岱爲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尋韓魏爲夾包以四夷
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

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
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
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
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
清庶士爲鏑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
士爲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
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
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
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
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

胡之纒短後之永曠日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
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
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
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
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
不齒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寓言也莊子之書寓言十九風雲河海昆蟲魚鳥
無不寓之以言莊子又輒以身等於昆蟲魚鳥風
雲河海而寓言見意其意云何欲已鬪也當時諸
侯好戰鬪而劍客重養千金之灰士迎屠沽爲上

客天下果敢負氣之人遂欲藉此自見屠腸抉面
爲人報仇世多刺客乃重之以美名曰劔俠至又
神其事而謂其能飛騰變化曰劔僊劔而可仙則
誰當不爲劔者劔術之去仙道尚遠至語其害如
莊子所稱斬頸領決肝肺命絕無異鬪雞者往往
而是人主好之如趙文王劔士夾門國衰見謀者
又往往而是其所以好劔士者不過欲快雄心於
天下與其事鬪而快雄心何如行大道用賢能
上可以混一六合下可威服四隣乃重劔客故莊
子特用已爲海若借趙文爲河伯闡揚大道銷化

雄心使千世之下讀之而喜技術者爲之短氣若
聖賢據理言之謂大道當行則曰今王一怒而安
天下之民是也謂劍士不足用則曰撫劍疾視此
匹夫之勇是也莊子故爲粧撰欲頓吐雄奇言其
所不爲之事若以之自雄者人言太史公好奇莊
子爲文好奇特甚如中庸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
斯亦足以發明道無不在矣莊子則曰在螻蟻在
稊稗必甚而曰在屎溺然後已唯文奇故歷千百
世而常傳至于奇奧處亦千百世而人不得解如
此篇者信蘓子之言輒以爲他人贗作信莊子之

深又以其事爲實然均非也莊子之寓言也後世
宋玉枚乘相如之作賦多若此矣

曼胡粗無文理也鍔劔刃也鐔劔口也鈇劔把也
孫月峰口後發先至是兵家要訣

漁父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

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
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
還報孔子孔子推吐雷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

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

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

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

聞咳唾

吐卧切

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

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

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

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

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
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
憂其事乃無所凌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
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
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
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
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
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
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
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

飭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太多事乎且人有八疵
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
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
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
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也佞口倫
拔其所欲謂之險此人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
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
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
下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
言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

教矣孔子愀然而嘆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
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推此
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
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
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
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
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
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
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
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

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啖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焉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憂湛於僞而晚聞大

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挈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抗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挈逆立而夫子曲要罄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

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嘆曰甚矣
由之難化也甚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
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
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
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
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
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
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或曰漁父篇多詆訾孔子之意識者以爲他人勦
入非莊子之言果非莊子之言歟曰不然也非莊

子不能有此胸襟見解有此胸襟見解當自作莊
子必不假莊子作莊子然則莊子果詆訾孔子者
歟曰不然也莊子嘗詆訾孔子矣借口盜跖歷詆
往聖負天下之至非者自應非天下之至是漁父
則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彼自以爲與孔子一氣
而何詆訾之有然則漁父之諄復於孔子者何爲
曰規也何規彼其彷彿丈人荷蕢之意以明潔身高
蹈之爲是滔滔變易之爲非且其中實有詆訾之
意寓焉而不盡露其所寓意詆訾者不在孔子在
後世之學孔子而不真者外若急急於拯世內實

與利祿以自私故曰謹脩而身慎守其真又曰真
在內者神動於外所以貴真也豈於孔子之身而
虞其有不真也哉詆訾學者而寓言孔子何爲莊
子生旣不同時凡其諄復於孔子者豈真爲孔子
哉以爲後來之學孔子者告彼唯尊信焉而欲矻
學者之失故寓意以諷不直露其旨也不特漁父
然也若老子若老萊子若溫伯雪子屬有所規誨
於孔子則必極摹夫子虛懷好善舍己下人之誠
雖及門之士形容親切豈有加此是則莊子所以
深服吾夫子而未嘗有詆訾之念存於中者也莊

予未嘗詆訾孔子然實與孔子異趣如莊子之道
亦可繇歟夫莊子立言奇偏理常圓會獨虞望之
而不能繇豈虞繇之不濟於用莊子時於佛道尚
未有聞也其見解已幾於佛氏昔王文成謂佛爲
自私自利佛非自私自利者也以世界爲五濁而
了性命於虛空三界衆生皆吾一體吾之性命了
而三界衆生性命已爲畢了莊老固曰吾無爲而
民自化我清淨而民自正是亦聖人盡性而參贊
之意但聖人不以吾之盡性默足以參贊而遂撤
其經綸天下之大功譬之家焉一人言物行恒自

足刑于內外然有家督之責切一體之情者豈忍
以家務爲煩瑣置一切於不問聖人雖視世界之
污濁不忍處身世外而坐俟其徐清寧以身入濁
世之中必求與之同清而後已故學佛者爲佛之
力量大而吾以爲聖人之力量大尤大噫安得世有
莊子而以吾之說請正於其前也哉

列御寇第三十二

雜篇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
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糞而五
糞先饋伯昏瞀人口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
不解形謀駢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
其所忠夫漿人持爲食羹之貨多餘之靡其爲利也
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
於困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
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
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

類
杖蹙之乎願立有間不言而出賓擯者以告列子

列子提屨蹠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
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
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
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木才一作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
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
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泚
若不擊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列御寇之驚於饋饗者以已內誠不解而形謀成
光故致於感人恐感國君遂貽已以事也形舉動

謀言詞也伯昏瞀人言凡感人而使之悅豫者必
是不能沉默出異以感人且搖動本性甚無意義
乃與遊者又止爲小言猷譽以毒害汝莫相誰何
以覺悟汝恐以知巧受憂勞所不免矣所以然者
由汝雖不使人保汝而不能使人無保汝能使人
無保者真人默化明者會心覺保者分量懸絕不
能盡用而徒保之無益故無保若後顏闔之無保
孔子者是也小言巧小相譽之言何相孰一意承
順無有詰難誰何之者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祗

支

三年而緩爲儒河潤

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子也闔胡嘗視其良旣爲秋栢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

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爲有以

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掙卒也故曰今

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

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闔胡同義忿語重沓也良字古

鄭緩三歲之儒未必內誠不解而濶里澤族豈止

五餐之饋出異何捷也卒使弟墨而父助以還殺

其身故見夢於父恨父不視其良而遂秋栢良子

夫緩豈真儒而爲儒之後猶濶里及族弟藉兄得墨不能濶兄而還殺兄其惡何如然天之正罪於人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翟之天是使翟爲墨者卽其兄是也故曰彼故使彼原情正罪緩與翟亦正等緩以已爲有異至歿而猶見夢出異以賤其親是緩與弟生同源歿同罪緩獨自擅其異如齊人之井飲者忘其井之源同出於河而以一井自擅有欲飲者與掙也自多其穿井之知而忘其本源之同今世多緩爲其自知而自異卒憂患及之自是有德者監焉欲冥於不知况有道者乎冥

於不知憂患莫及遁天之刑者也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泮平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亾

聖人常不自見異而安其所安至於見異則驚而不安其所不安如伯昏瞀人所言者可見也衆人侈然欲以表異於人而安其所不安人不我知則

急於有知而不安其所安卽爲緩者之徒可見也
於是莊子立一斷案曰知道易不言難知而不言
未嘗感豫出異以求爲人用所以之天也憂患所
不及者也知而言之自異賤人急於世用所以之
人也憂患所不免者也古之人天而不人免天刑
矣蓋知巧之人者不徒欲自用而又必於自用存
必用之心憂患所以叢也屠龍之技難成而無用
單千金之產三年以學者不安其所安而喜於出
異也然猶幸其無用使必於用則其禍豈特止於
無所試巧而已聖人於凡事有可取必者猶不必

之嘗無求於世故無兵而無憺毒衆人於凡事
不可取必者猶欲取必勿求多於世故多兵而多
憺毒兵莫憺於志鎖邪爲下順於兵者順其貪得
憺毒之志故多求恃之以叢憂患而亾矣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傲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
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
彼至人者歸精神手無始而其冥乎無何有之鄉亦
流乎無形發洩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
知大寧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
乘王說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

阨隘

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國者商之所惡也一悟

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

有病召醫破癰潰痊才何者得車一乘矢痔者得

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

之多也子行矣

夫知道而言之其近天刑而取憂患猶然况小夫

之知乎小夫之知不離苞苴而餽遺也竿牘而通

問也以是弭縫世主之間此游說者細務而妄言

我且兼濟道物舉有無而一視之若是其散精神

而迷也豈知至人之歸精神於無始而其實於無

何有之鄉如水之無形而太清何不照也此以毫
禾之知而求見大安寧之效豈有安寧之可與哉
用心知以出異與利祿如緩耳卑哉其求用也如
遇十簞而乞之者也此舐痔而得車莊子所以爲
曹商羞也形爲有物虛爲無形太一形虛舉有無
而合一之此小知之妄言也

形累受有物之累不
知太初忘無物之原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
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
目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
以上民彼反汝與

余

予願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

學爲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
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一作齒之
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
宵人之離惟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
夫免乎內外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聖人有大寧之術苟非其君所宜用猶未免致憂
患而使用之者近天刑但聖人能使人之無保已
以全其不用耳魯哀公欲貞幹仲尼而顏闔不保
也以魯君而用仲尼殆哉坂乎仲尼吾甚危之非
爲仲尼身危用仲尼而使一時多近刑者之足危

也以今世俗而欲用聖人文明之治如羽毛回文
物方且飾而畫之從事華詞以支離爲旨趣忍其
性之所不能以視乎民而期共效於文明之治曾
不知民之不我信但以聖人緒言受於心宰之以
神徒自爲勞擾夫何足以上民且仲尼亦知若之
性不出自然彼豈空汝而謂能終行其道歟予忍
性以用其道而內不相安寧得用此以自養歟當
此時惟悔貞幹之說爲誤而可矣欲民合其所自
能而學其所不能是離實學僞增長浮華非所以
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浮華無實難治也施

於人而不怠汲汲然笑功計效非天布於民自然
之道也天布於民各有常分一幕於文明則人皆
有衣冠禮樂之想不屑以身爲朴鄙之事遇商賈
而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不齒則誰爲商賈民用
得無缺乎推此言之凡敦朴質實之事又誰肯爲
此近刑者所以日衆也有外刑有內刑爲外刑者
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犯法離外刑
者金木訊之任治之人忍性視民多動與過陰陽
食之彼仲尼雖爲貞幹道行則行不行則止自不
近刑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彼真人能之耳用聖

人而僅足自免使上下交受天人內外之刑吾所謂殆哉坡乎仲尼者此也夫仲尼得顏闔之言可謂能使人無保以免於憂患者矣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

不肖有順一作儇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鈇早故

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粹然問焉

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

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正考父一命而偃
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
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儻三命而名諸父孰協
訖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
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出
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匹術反其所不爲者也

已出異而致人之知者近於非已出知而察人之
異者亦近於刑故仲尼以爲人之厚貌深情難也
難知而如君子持九徵之術以察人之隱亦所不
宜凡人當利祿之交自然各有常態如正考父三

命益恭豈虞其有不軌哉乃深情厚貌知而夫者
每命益增其侈豈其能為唐之許由哉而煩九徵
也九徵之行德有心而心有睫善惡大明探人
隱敗之 一耳目口鼻心五者之用皆為凶德

中德特甚為凶之首何謂中德乃有心有睫之
有以自好於中而察人之隱毗其所不為人孰

之呂鉅陳律呂鉅鍾以自樂也心有睫言心中

有目分別大明也毗訾也 貌隱而益下事俱相
正深情好貌之難知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

六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俠 鞅 困畏

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人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以凡人之情理論窮達有必然之應內外有相合之符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入者俱過人而窮以過人爲必然故窮也緣循儻俠困畏三者俱不若人而達以不若人爲必然故達也知慧在內爲外通之府而世務叢集勇動在內爲多怨之府而人懷不平仁義在內爲多責之府而望施者衆六者俱美德之形而恃其爲美德故外通而爲怨責府然此亦論理有當然至於人心之明達者則又不如

此無論達有三必卽八極三府孰不可以善用特
其所謂明達者分量有不同耳達生之情者任天
而動何窮何達何形何府倏然自放而已唯達於
知則爲知所役未免一一而肖如前所云也達大
命而通化始則隨窮隨達隨形隨府無入而不得
者也唯達小命而安目前之運數則或然或不然
在其所遭遇何如耳亦不必一一肖也夫窮達形
府在所必然而猶然有可必有不可必奈何以九
微之術爲必然欲操以探人之隱微哉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子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
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斷之夫千金之
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
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
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
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整粉夫

察人隱微而得如探驪龍領而得珠者也彼其所
察之人非負勢之奸雄卽南面之威主不寤而察
行則利祿至寤而察不行則天刑至危哉其求用
也是又如遇十餐而剽掠之乃整粉身命之道此

莊子爲得車於宋王之未寤者危也

或騁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
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
得乎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
棺槨以日月爲連壁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資送吾
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
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
此何其偏也

夫取利祿者早爲舐痔險探驪龍其於天刑憂患
均所不免故莊生雖不能使人無保而能自爲保

生必不爲犧牛歿必不求齋送比迹孤豚無意濶
河九里鳶蟻平付何煩見夢爭良可謂天而不人
善自免於憂患者矣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
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
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夫人所以未免染指利祿者本無大寧之術而自
謂大寧求平也無平之之術而以小知求平其平
也不平而已矣不得自然之徵而操九徵爲術求
徵也無徵之之神而以察隱求徵其徵也不徵而

已矣蓋小知小察知而言之遂自以爲明而爲明之所使故必於用巧而豈知神者其於平傾善否雖灼然先知猶且不言所以入之於天而物孰有能迺於天者其平傾善否明者悉心以計猶恐失之神者任其自然徵見而常付之無心明不勝神人之不勝天也而愚者恃其見入於人故強爲平強爲徵所謂以不必必之其功外也多兵而近刑不亦悲乎

天下第三十三

雜篇

堯曰咨爾舜直存道法不煩締構由堯舜至於湯
熱腸冷語爲之結構要而不繁至天下之治方術
者多矣洋洋纒纒幾千百言叙事不周盡不止說
意不曲暢不止文章家之瑰麗者也彼聖賢追承
其盛緒而此也畱慨於衰風自固不同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
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
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
之大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

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
 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
 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一作操為驗以稽為
 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
 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
 理也古之人其備乎

泰初無有一氣混淪未有神明之用也問神何由
 而降明何由而出乎其神降也為聖有所生以成
 其為內聖也其明出也為王有所成以起其為外
 也明者神之用也一氣混淪為道之宗聖與王

雖降賦而爲人矣皆原於一不離於宗人而未始
非天謂之天人大道窈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不
離於精與彼更生謂之神人不離於真審乎無假
謂之至人道原於天以天爲宗道得於人以德爲
本道有變化以道爲門而兆於變化此則爲之而
無以爲謂之聖人自堯舜而下以至孔子皆是也
立仁義制禮樂薰然慈仁此則爲之而有以爲謂
之君子三代之聖君賢相皆是內王外王之全者
也以法爲分至皆有以養民之理也莊子備言古
來治法如此一意循名責實略不放寬一着其刻

覈幾於名法家絕不似晉人之清談太史公謂申
韓之意本諸老子有以也

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
係於末度六通四辟開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

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
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
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
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
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
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

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
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
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
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
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
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
裂

古人之道術其全備如此明於本數是其大原係
於末度不遺庶務其明而在歷數御世者史書載
之二典三謨及三王之行事是也聖人不膺歷數

則道在六經鄒魯及門私淑之士縉紳先生多能
明之六經所道不同皆以明道學者雖或不能兼
通散於中國各有專門雖不在儒者之門別爲百
家之學亦時稱而道之以道術大明故也及天下
大亂道德旣衰人多專一偏之見而以自好譬如
人身各有所用而不能相通爲用猶百家衆技各
有所長而不能兼盡諸長故雖爲有用止名一曲
之士辨析道理察以古人之全見今人於天地之
美不備神人之容不稱是故內聖外王之道何所
藉以發明天下人各自爲方術悲夫道術爲天下

裂也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
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冒釐

聞其風而說

悅

之爲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爲非樂命

之曰節用生不歌歿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闢其

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

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

護文王有辟

磬

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

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
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歿不服桐槨三寸而無

鄒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
 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
 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轂恪使人憂
 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
 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
 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
 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
 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鳩雜天下之川腴無賸拔脛
 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
 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跋躑為服

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
是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
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墨
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忤之辭相應以巨
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
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
必自苦以腓無腴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
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
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不侈不靡不以度數爲暉華以繩墨自矯不妄費

而衣食有餘足以脩世之急此專務儉約而足用
古有以此爲道術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聖
使一遵其道猶恐失中况又爲之太過割絕情欲
大循其術而不恤情之所不堪作爲非樂之書命
之曰節用意在節儉故以名篇以尚同不異爲學
而又不同於先王歷來帝王皆有樂名墨子非其
樂從古喪禮皆有等制墨子薄其禮彼雖以兼愛
爲主而如其所爲於人已俱不被愛墨子之道特
未敗耳雖未敗然已遠於人情如歌哭樂情之所
不能無而俱非之是果於人情類乎其道大蔽者

言磽蔽寡瘠也遠人情不可以爲王道墨子所聞而悅之之道爲惡衣卑宮盡力溝洫其原出於禹故常稱大禹治水之勤勞而唯恐不似其徒以跂踰爲服跂卽屐木履也躡草履服用也五侯之徒諸侯子弟之學墨者南方學墨之人唯恐人之不齒已於墨苦欲已之獲見齒也若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又分門戶相爲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配合不作之辭相應和巨子者墨子之嫡道派也呂氏春秋載墨之黨時有吳起之難其弟子孟勝徐弱輩擁存巨子於宋之田襄家而

弟子歿者百八十人^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
尸者祭主欲爲巨子之主而紹承其後也既有別
墨不知爲巨子後者果屬於何人故至今不決也
後之墨者但相進於勤苦欲召亂則易亂之上欲
致治則難治之下雖然今天下俱爲偷安自利之
人有如墨子豈非真天下所共好求之今世豈可
得見雖其人枯槁磽齷華彩全乏所當收錄不毀
而可舍也人才難得如墨子真才士也夫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恃於衆願天下之
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

正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刑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

斗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

之曰心之行以膈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

見侮不辱救民之闕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

天下上說

稅

下教卹天下不取強

上

聒而不舍者也

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

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

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

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

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

欲寡淺爲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心不與俗相累情不爲物矯飾不肯飾情故不苟
合於人卽下文所謂別也不與俗累故不忤於衆
卽下文所謂宥也願安活生民而不求豐養人雖
不知其用心常欲如此故曰以此白心宋鉞尹文
獨悅其道而不忤於人亦不苟於俗作華山之冠
以自表於世華山上下均平其冠象之也接物以
別爲始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也以宥爲始不累於
俗不忤於衆也語心之寬宏而容物名之曰此心
之本行也不能容物者違心之行者也以和合權

以調海內請天下人俱置此道以爲之主雖天下
不取見厭而強求以自見置五升之飯人我之養
畢足而止弟子雖饑而曰我必得活未必真饑也
故不求豐也怪救世之士多務虛名自利圖用此
高傲之耳其言曰君子不肯察仍是宥也不以身
假於物仍是別也以爲凡事無益於天下而不足
以安活民命也者而猶講明之徒爲惑亂不如其
已也以禁攻寢兵其事係天下雖大乃其粗者外
也情欲寡淺其事在一心雖小乃其精者內也其
行適至是而止不能求多於此外也膈熟物而和

之也左傳宰夫胹熊蹯不熟此言和合人情也

公而不黨易異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

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

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

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

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

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

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冷零汰於物以爲道理曰

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譏髀無任而笑天

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惟追拍皖

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

後魏

危

然而已矣推

吐雷反

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

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

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

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

之物而已無川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

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

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聖人

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竅闕然惡可而言

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鯨視斷其所謂道非道而

所言之躧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
乎皆嘗有聞者也

無私無黨決然趣物而不生二意知慮不參隨物
俱往古有以是道行之者此必無爲之世結繩之
俗則可豈後世之所宐也彭蒙田駢慎到乃悅其
道而首以齊物爲務欲將聖賢庸凡知與不知一
視之而無容有意於其間也謂天地與道尚無全
能萬物殊量豈能皆可而更無不可唯不選則物
效其可而選之則不可者衆有不徧矣不教則物
自有可而教之則不能強所不可有不至矣能任

無爲之道則可否兼包而無遺物也故慎到棄有
覺之知去有已之念緣不得已而後動泠汰於物
澄清知慮以爲道理曰人有知有不知均貴冥之
於無知也知而有知於空明之內更增障翳不知
而知於純朴之中鑿其渾沌將薄知之而不深然
後鄰傷之而不切倘深知之必切傷之矣今俗言
譏譏髀髀謂輕佻喜動也譏髀而輕動者無敢任
之以事乃笑天下之尚賢笑其任譏髀喜動也繩
檢所以約束人倫縱脫於繩檢之外而未嘗爲修
飾之行乃非天下之大聖非其不縱脫而約束也

椎柏斲斷徐文長解椎是椎所以搗物柏鞠也鞠
怕性堅古人破爲臼用以搗鬱金斲是湊皮成毬
之義圓物也斷者易曰斷木爲杵杵亦斲無稜角
四字皆爲圓轉剗朴之義慎到用此法以與物宛
轉嘗巍然不動如風飄羽旋磨石間之物旋轉下
隧者皆屬無心故求其罪過嘗不可得何者彼其
同無知之物無自立意見之過無用知之累不見
其違理雖無譽而亦無咎也如其自同於人何
至由駢學於彭蒙其學不用知慮無用聖賢得不
教焉教以教其所不知今欲其安於不知故無用

教也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不致於有是非如風
之窶然過而無迹惡可而言夫人有是非而置之
不言常至於是非顛倒大反人情而曾不知聚衆
理以觀會通與之俱往未兌輓斷而圓轉於間無
真見者也故彭蒙田駢慎到雖有所聞爲不知道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
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
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
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
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忽乎若亾寂乎若清同

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
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
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
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
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
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致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
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道本於無而爲之精末見於有而爲之粗粗者可
積有積終歸於盡故不足唯虛極靜篤澹然獨與
神明居而已建無而主一不一不能爲無也濡弱

謙下出以應世虛空無物而能物物不毀物而淪於虛也關
尹之言曰在己無居虛空其本體形物自著遇空
而呈象若水若鏡若響若亾若清皆無居而物著
事也同焉者常與人和而不爭得焉者反以爲失
而不處故未嘗先人而嘗隨人此關尹之道也老
聃之言曰知雄守雌常弱而爲天下谿知白守辱
自晦以爲天下谷舍先取後若鈍而受天下垢舍
實取虛不積而其中有餘其有餘非空言也無藏
之藏歸然而見其有餘矣其行身舒徐而儉嗇其
處已尚無爲而笑利巧曲全免咎未嘗求福也凝

神守氣以深爲根儉視儉聽以約爲紀曰堅則毀
矣銳則挫矣非葆生養命之道也常寬容而不爲
尅削可謂至極其道不着於物而實無所不有古
之博大真人哉

笏寬無形變化無常歿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
苾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
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
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簡見之也以
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
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

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犴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諛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冥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闕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調適而上遊矣豁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玩苾乎昧乎未之盡者

莊子作書意在使人出離生歿故其叙占道術先說人世生歿變化與出離之大槩芴冥無形未生以先也變化無常生而復歿歿而復生也人之生歿與天地並而形骸不過暫時假托並天地而與

往者神明耳神明苾芴何之萬物畢羅何者足以
住足而爲神明之所歸要當有以超出之而後可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若廣成子黃帝之屬是已莊
子旣以此道自喜而復作書教天下後世以謬悠
荒唐無端崖之辭時縱恣而不儻同於人此特其
爲言與尋常異而於道術則以該括無遺不以觴
見之而失在一偏也以天下溺於萬生萬死之中
爲沉濁不可與莊語故以卮言適口者爲曼衍若
相遊戲然以借重古人之言爲真實以寄寓假托
之言爲廣肆書中精神獨與天地相往來雖高曠

若此而未嘗敖倪萬物不謫人之是非而與世俗
相安其書雖瓌瑋奇特而意實連犴婉轉與物無
傷也其辭雖參差不齊而諛詭怪譎之中精意可
觀如但以虛言相視則亦何益彼其於生歿性命
充實用功將見漸超漸出功惡可已上與造物游
而下與外歿生無終始者友道以本爲精其於本
也空諸所有不粘一物弘大而開闢深闕而廣肆
矣道以一爲宗其於宗也一之精守而弗失通極
於天倫可謂稠密順適上遂而合於天矣雖然不
離於宗者將以造物之先而應於化也將以去其

生歿之散而解於物也其精神與天同久往來不
蛻往來猶蛻是神理雖存而形骸猶謝尚在萬物
茫昧變化之內與乘白雲而遊帝鄉尚遜一籌此
爲未之盡者莊子旣以升舉自歎亦不拈起外上
之事其自叙不欲浮誇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_屋麻_屋物
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
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
方覲物方生方歿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
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

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
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
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
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
火不熱山出口輪不碾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
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杓飛鳥之景
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
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楯日取其
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
公孫龍辯者之徒飾入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

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
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
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
倚畸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

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偏爲萬物說說而不
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
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
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之能其猶一蚤一蚩之勞者
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
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

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道術須才有才可以進道乃謬用其才馳騁於辯而失其所宗如惠施者可惜也惠施博學多方集錄書策至五車之多惜其於道舛駁不純其言不中於理歷數萬物之意曰天地間庶品羣生皆原於一至大無外天地同原謂之大一至小無內秋毫異裏謂之小一大小異而不殊其名體殊而歸一無厚與有大爲異今但指無厚處爲無厚而表延廣濶不積而大有千里則無與有同也天地尊

卑異而一氣升降天交於地則卑於地山澤高深
異而一氣感通澤上於山則山與平日中畧不同
方其中之時已卽是其晷晷之時而竟不得異物
生死不同方其生之機已卽爲其方死之機而亦
竟不得異舉覆載間物其大致雖同而細核其中
又各自爲致大同而與小同異爲其有小一在也
此之謂小同異然統其大槩則無物不同無物不
異萬物畢同畢異爲其有大一在也此之謂大同
異唯其有同必異無異不同故南北方位時日先
後凡物成毀俱可顛倒以言雖極顛倒而亦不失

爲同以南方之無窮而指爲有窮卽有窮矣以乎
日之適越而稱爲昔來卽昔來矣連環不可解而
亦可解燕北越南非天下之中央而爲天下之中
央何也有窮無窮同此南方今來昔來同是適越
解與不解同解連環燕北越南同在天地之中央
未見正言者爲是顛倒言之者爲不是也正倒一
萬物皆一吾與萬物皆一吾當爲泥愛乎萬物有
身者不得引而自私天地物也天地一也天地之
體與吾亦一也吾當自愛此一體有天地者不徒
置而自外惠施以此爲太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

下辯者聞其大言快辯而樂之於是增益其說如
卵有毛至一尺之楯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凡二十
二事皆顛倒名實指異爲同以爲不離吾之大一
小一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和終身無窮桓團公
孫龍辯者之徒以其辯矯飾人之心變易人之意
變亂形名能服人之口於理不中不能服人之心
此辯者之固不能自出者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
之辯相爲怪異以傾人聽聞此其大抵也然惠施
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日天地得吾辯而世界爲加
闊萬物爲加親天地且增壯氣矣乎惠施徒存此

雄心而不知道術不能服人南方有畸人口黃綺者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蓋亦不服惠施之辯而特舉造化難窮者問也惠施不辭不慮漫然而對偏說萬物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是豈有精言要義能折服其心者哉以反於人情爲實欲以勝人爲名是以黃繚輩起而相爲詰難與衆不適也不用意於虛空無物之地爲弱於德究心於名實同異之間爲強於物其所由辯說之途皆人聞見所不及意想所不到亦云輿矣如惠施之用心說同說異勞神明爲

一豈不勤苦爲欲增壯氣於天地而由天地觀惠
施之能猶一蚤一蝨之勞毫無損益於間也何功
乎夫惠施知有所謂一充其貴一之心而進之尚
可夫道原於一使惠施曰今所愈貴者唯在於一
則將反於無物之宗於道幾矣惠子乃不能守一
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
之才既知有一足爲道術中人乃駘蕩而不得逐
物而不返是不知絕聲以息響止形以息影而與
聲窮響與影競走也悲夫

卵有毛以下皆天下辯者之辭今亦強存其解卵

種異而後來之毛色異爲有毛雞兩足而有行其

足者爲三足郢無天下天下皆如郢爲有天下馬

未出殼殼是卯丁子生尾尾爲掉字形也荀子曰

此說之難持也而郢析惠施能之註云鉤有鬚與尾類

熱寒太盛也山出口善答應也輪不踞地圓不定

也目不見見在心也指不至至須意也雖不至無

刻不隨意至蛇繞龜身龜長有餘矩規制方圓自

不方圓鑿不圍柎人爲鑿圍柎鳥影不動飛鳥自

動矢鏃雖疾此弦已離彼鳴未到此謂不止彼謂

不行狗犬異稱稱狗則非犬馬牛是二加黃黑成

三白黑無言言白狗黑則白爲黑狐駒無父誰與
母生駒孤駒無母然公孫之辯公子牟嘗自有解
在列子書